

文藝月刊

風 蕉

革新號

(總號第一四三期)



148



目錄

文藝理論

自然與詩人

文藝沙龍

借來的理論與技巧

英國文學漫談

散文·隨筆

過橋

囊中物

中年的感喟

哭罷，蠢男！

大姑和二姑

心園將蕪

野火

短篇小說

避風港

賭

湖上仙子

巴黎旅館的一夜

十月與六月

中篇小說（一期刊完）

百合花

陳紹鵬（四）

劉以鬯（十九）

思果（三十）

賽珍珠（十四）

錢歌川譯（二十）

徐速（二十二）

沈甸（三十一）

李輝英（四十二）

李素（五十八）

斌子（六十六）

郭嗣汾（九）

王敬義（十七）

楊彥譯（二十七）

陳森譯（四十四）

奧亨利（六十）

墨人（三十二）



蕉風月刊

號六二七NDK字准版出

期三四一第

號月九年四六九一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一九六九

The Chao Foon Press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承印者：

友聯印刷廠
九龍新山道三十一號立基大廈九樓
電話：六二五八八三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香港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No. 14 Dorset Crescent,
Kowloo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The Chao Foon Monthly

September 1964.

KDN 726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長篇小說(連載)

太陽下

孟瑤(七十二)

佳作評介

水滸人物散論

岳騫(五十)

薩林格的「法蘭妮與蘇益」

佚名(六十二)

詩

序

周鼎(十三)

孤獨

白鷗(十八)

羣讚

張默(二十四)

海·沙灘·女郎

大荒(二十九)

外外集

洛夫(四十三)

憂鬱

痲弦(五十四)

季末的恐音

梅新(五十九)

澈夜

王祿松(六十一)

冬季機場

葉珊(六十七)

傳記文學

熬煎

黃潤岳(五十三)

郁達夫別傳

溫梓川(五十五)

浮生總記

李金髮(六十八)

創作經驗

我怎樣寫「聖安的心」

康拉第(二十五)

作家書信

我的寫作態度

契訶夫(七十一)

作家印象

海明威與威士忌

列登納(六十五)

編者的話

(十六)

定價：

零售(每冊)：

馬幣五角

港幣一元

美金二角

半年(六冊)：

馬幣二元七角

港幣五元四角

美金一元

全年(十二冊)：

馬幣五元

港幣十元

美金二元

長期訂戶之平寄郵費包括在訂費之內
如須航空郵寄，按郵局實際郵資收費

定閱辦法：

大馬地區：

請將訂費購買 Money order 或同值之
角郵票，逕寄：

The Chao Foon Press,
P. O. Box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香港地區：

請將訂費逕寄：

Union Press Circulation Company,
No. 14, Dorset Crescent,
Kowloo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其他地區：

請將訂費逕寄：

The Chao Foon Press,
P. O. Box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In Our Life alone does Nature Live.”

一七九八年，華茲華斯和哥列利治出版「抒情歌謠」(Lyrical Ballads)。所謂浪漫復興運動(the “Romantic Revival”)就是由這個年代開始的。浪漫復興運動有人稱為「回復自然」運動(“Return to Nature”)，與自然詩歌有密切關係。

其實關於自然的詩歌，那個時代都有人寫。不過，因為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趣味，每個時代的詩人，也自有其特殊的感受，因此，反映在詩歌上面的，便有各種不同的特質。遠在十八世紀，便有不少歌頌自然的詩，可是，現在讀這類詩的人，實在是鳳毛麟角。

十八世紀的自然詩歌是模倣古典詩人的，大都是傳統的田園詩。這一類的詩裏最注意字句的琢磨。例如：「春風」叫做 vernal airs；「黎明」叫做 blushing dawns；「浪花」叫做 bloomy spray；「一串串的葡萄」叫做 the swelling clusters of the vine；「陽光」叫做 the sun's mild luster；「微風」叫做 gentle gales；「大海」叫做 the sounding main 等。這種純粹的文字琢磨，好比一個女人，任你裝得如何珠光寶氣，要是沒有美的本質，仍然是沒有用的。

到了十八世紀中葉以後，詩人們逐漸卸除了純粹琢磨的外飾，作樸實的描寫。自然詩人唐穆森 (James Thomson) 的「四季」(The Seasons)，可以說是第一部優秀的自然詩。十八世紀末葉的考伯 (William Cowper) 和克列布 (George Crabbe) 也是那個重要的自然詩人。但是，這個時期的作品大多太沉悶，缺乏動人心弦的情感。真正好的自然詩不但要能表現自然的美，而且要刻畫出自然美在人的心靈上所產生的微妙效果。這樣的自然詩，還是要在羅馬奧古斯督 (Augustus) 時代

——S. T. Coleridge

前後的作品中去找。中世紀的詩人，像喬叟 (Chaucer) 朗蘭德 (Langland) 和其他的抒情的詩人，才真正的帶我們去領略四季之中大自然的實在風光，以及在這種背景之下，男男女女的心靈感應。不過，他們那個時代的文字不易了解，就是引出來也不是一般讀者可以欣賞的。伊莉莎白時代的詩歌也有這種韻味，但是，當時的詩人們忽然對於希臘和拉丁的詩人重新感到興趣，因此爭相倣效，採用田園詩的格式。不過，他們的詩較之十八世紀的作品更能表現個性，也更有魔力。

伊莉莎白時代的詩歌，詠春的不知有多少首。波格瑞甫 (Palgrave) 編的「英詩金庫」(The Golden Treasury of the Best Songs and Lyrical Poem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開宗明義的第一篇「春」，至今讀起來仍有清新之感。

春

納許 (Thomas Nashe) 原作

春，可愛的春，一年之中的逍遙王！

這時候處處有花開，處處有少女手拉手，

跳成花環的形狀，

寒風再不會刺骨，美鳥同聲歡唱——

咕咕，唧唧，啾啾！

茱萸花、山楂花將田舍點綴得分外漂亮，
羊兒戲躍，牧童哥的笛聲鎮日高響，

我們總聽到鳥兒配合這調子歡唱——
咕咕，唧唧，啾啾！

雛菊吻着我們的腳，四野發散芬芳，
少年情侶相會，村婆坐着曬太陽，
這悅耳的歌聲響徹大街小巷——
咕咕，唧唧，啾啾！
春，可愛的春啊！

在莎士比亞的戲劇、詩歌、和十四行詩裏，處處可以聞到鄉村的氣息。
他在第一首詩歌「維納斯和美少年」(Venus and Adonis)裏描那隻山兔被人窮追時的神態，真是呼之欲出：

遠逃在一座小山上，
蹣跚前腿，豎着耳朵，
傾聽敵人是否仍在追蹤。

在另一首詩裏，他告訴我們：「在綠蔭的樹底」(Under the Greenwood Tree)有多大的樂趣：

在綠蔭的樹底，
誰愛伴我休憩，
將歡樂的音韻，
和上好鳥歌喉，
來此地，來此地，來此地，
這兒他遇
不到仇敵，
除卻冬寒凜冽。
誰欲避去名利，
愛在陽光卜居，
覓食物來充饑，
因獲得而歡喜，
來此地，來此地，來此地，
這兒他遇

不到仇敵，
除卻冬寒凜冽。

(柳無忌譯)

華茲華斯也有寫野兔的句子，但是，他筆下的那隻不是受驚的，而是愉快的：

那野兔在興高采烈的賽跑，
跑過積水的土地時，
它的腳將陣陣的水霧揚起；
水霧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一路之上，亦步亦趨。

雪萊在一首詩裏用短短的兩節詩，寫出一幅淒涼的圖畫：

棲在隆冬的枝頭上，
一隻新寡的鳥痛失所歡，
上面有寒風颼颼，
下面是冰凍的河川。
林裏的枝頭沒一片葉子，
地上也尋不到鮮花的踪影；
空中幾無絲毫動靜，
唯有磨石的響聲。

在現代詩人當中，有那個詩人，用極不尋常的筆法，來描寫自然。這兩個人便是勞倫斯(D. H. Lawrence)和摩爾女士(Marianne Moore)。勞倫斯筆下的鳥獸和花草有萬鈞之勢(他有一本詩集便題名為「鳥·獸·花」——("Birds, Beasts and Flowers")。譬如，他向火鷄說：

你頸下的垂肉有鋼渣的顏色，
本已燒得通紅，現正冷卻，
變成一種粉狀的，氧化的，淡天青色。

他描寫火雞突然兇狠的向前猛衝的姿態，有聲有色，極富創造性：

他那千萬片花瓣全都有古銅的光澤，
現在瓣瓣分開，露出急迫的情勢，
雖然這麼柔弱，
可是那古銅的風鈴突然叮噠作響。

勞倫斯能够使我们感到自然界的生活如何緊張，每個動物都是以自己的存在爲中心。但是摩爾女士卻生活在另一個天地。在她的天地中，每一個動物都有精確的、定型的動作。例如，在她的筆下，飛鼠（Jetho）是這樣找食的：

以五音程和七音程的拍子，
兩音長的躍動，
猶如吉卜賽笛吹出的
不規則的調子，
它不再在小椅輪上揀食吃了，
而以袋鼠的速度
留下羊齒種子形的腳印。

像這樣漂亮可愛的描寫實在是不勝枚舉，但是，這一類的主題看多了容易生厭。最上乘的自然詩應該能刻畫出外界現象和人類心靈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這一類的自然詩，有那個主要的派別：一派是以主觀的態度參與自然界的變化，像是華茲華斯和十九世紀初葉的另一些浪漫詩人，都是屬於這一派的；另一派是比喻式，或寓言式的自然詩。在這一類的詩裏，自然決不單獨的在詩裏出現，而成爲一個更大、更普遍的現象的一部份。華茲華斯現在已經是過時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爲近代物質文明極度發展，現在的鄉村生活已遠非浪漫詩人那個時代的生活。華茲華斯是個現身說法的詩人，他是將自己深切的內在經驗，一一告訴他的讀者。可是，他那種經驗並不易爲現代讀者了解。時至今日，要想和自然建立一種神秘的關係，實在是一個稀罕的事。人們到鄉下去住，完全是爲了要逃避都市的繁囂和污濁，可是，現在的鄉村照樣有煤屑和汽油的刺鼻臭味，有時候還像都市一樣的有鷄尾酒會。人們的生活已逐漸都市化了，浪漫詩人筆下

的山腳、湖畔、夜鶯、雲雀、杜鵑和西風，在現代人的眼中都是一些遙遠的、陌生的東西。

英國著名的幽默雜誌上有這樣一個笑話：一位老教授和一位詩人，在春暖花開的時候，一同在林中散步。詩人忽然靈機一動，想起這兩個名句：

「啊，杜鵑！我稱你爲鳥好呢？」

還是要稱你爲飄蕩的聲音？」

可是，教授這時候正是一腦門子的官司。原來，他正放慮明天考試時出些什麼題目好。於是，他馬上接下去，說道：

「試擇其一，

並說明理由。」

這雖然是一個笑話，卻說明了現代功利主義的生活方式和浪漫詩人的神秘天地有多大的距離。所以說，這笑話諷刺得也相當中肯。

可是華茲華斯爲首的那一派詩所顯示的並不是自然的奧秘，而是「人」的奧秘。巴森（Jacques Barzun）談起浪漫詩人時，曾經這樣說：「他實際上是一個戲劇家，用他的自身爲感光片。外界不論多細微的變化，這個感光片上都能顯出。」這樣一個詩人所給我們的特殊的刺激，或者我們現代生活中的迥然不同的刺激，我們不管能不能有反應，我們至少可以想像的方式，進入他們的天地。因爲，所激起的情感，則是人類共同的情感。那麼，這種情緒我們也可以領略。例如在「水仙」（Daffodils）那首詩裏，一個滿懷寂寞、空虛的詩人，由於突然看到湖畔的鮮花，便不知不覺的將自身融化在這個境界裏，產生了物我兩忘，宇宙和諧的效果：

我孤獨的漫遊，好像白雲，
高高的飄過幽谷與青山，
猛然望見奇花無數，
原來是一片金黃的水仙，
在樹下，在湖邊，
在微風裏，舞姿翩翩。

沿着湖的岸邊
水仙花長得綿延不斷；
猶如銀河上的繁星，
乍明乍滅，金光閃閃。

愉快的花朵迎風招搖，
放眼望去，何止千萬。

燦爛的波浪在一旁歡舞，
怎敵過水仙的雀躍。
和這樣愉快的花朵爲伍，
詩人能不開眼笑。
我對此佳景注視良久，
不知心中平添多少金銀財寶。

每當我躺在床上，
心靈空虛，或沉思，
水仙便霍然歷歷如在目前，
原來遐想就是寂寞時的慰安。
於是，我的心便充滿了歡快，
也隨着花朵歌舞翩翩。

(Wordworth: Daffodils)

華茲華斯筆下這種寧靜的境界，其他的浪漫詩人，無一人可以望其項背，但是，他們也一樣能夠洞察出人與自然界的和諧關係。譬如在濟慈的「夜鶯頌」(Ode to a Nightingale)裏由於聽到夜鶯的歌聲，心裏產生一種幻象，彷彿進入了一個永恆的境界。於是，他也有了像華茲華斯那樣和諧和寧靜的感覺。但是，這種極樂的境界，他只能把握片刻。到了末了，他的信心忽然動搖了。同時，他所用的方法也與華茲華斯的方法迥然不同。華茲華斯完全用一種毫不修飾的敘述方式，娓娓道出他的一段內心經驗。濟慈卻不然，他的每一節詩裏都滿是豐富的感覺和描寫。濟慈一開頭就告訴我們，夜鶯美妙的歌聲給他多少歡快。原先這種歡快摻雜着一些驚奇，可是到後來卻變成一種痛苦。
詩人起先聽到夜鶯的歌聲，彷彿服了鴉片，使他忘掉了人世間的煩惱，然後——

我看不見腳邊有些什麼花草，
也不知在這枝頭飄着什麼花香，
可是知道時令猜出是些什麼花草，
我可以在這暮色中看出些什麼花草，
我知道那是青草，那是叢林與野樹，
那是白山柎，那是田園詩中盛道的野玫瑰，
那是掩映在葉叢中的紫羅蘭，
和那五月中旬的龍兒。

那快要綻放的麝香薷，上面沾滿甘露，
那是夏夜裏嗡嗡的蚊蚋常到的地方。

那想像中的「馥郁的暗處」所產生的感官美 (Sensuous beauty) 後來漸漸消逝，終於變成一種對於死亡的渴望。這裏，詩人所渴求的並不是第三節裏所說的「那裏少年轉成蒼白，瘦得像鬼，終於死亡」，而是一種「安寧的死」。死的時候有夜鶯爲他奏安魂曲，死在百花叢中。

他聽着聽着，忽然想到，他這種苦樂摻雜的感覺並不是史無前例的。原來，古希臘和羅馬的「帝王和村夫」都曾聽到過這種歌聲；在猶太人的歷史上，露絲 (Ruth) 也曾「站在異鄉的穀田裏」噙着眼淚，傾聽過這種歌聲；還有在中世紀的浪漫故事裏，也許就是這種歌聲奪取了公主的芳心，害得她欲在魔堡的窗口，悵望着面前驚濤駭浪的大海，希望有一位騎士搭救她。

在這一剎那間，詩人不但將古今融爲一體，而且也將自身投入自然的懷抱。但是，這超絕的一瞬立刻過去了。詩人立刻又回到人間，意識到自己的存在。那美妙的歌聲如果按照華茲華斯的說法，可以將各種矛盾的因素化爲和諧。可是，在濟慈的筆下，這種聲音忽然消逝了。賸下來的只是一個矛盾的感覺：

那是幻覺，或是醒着做梦？
那歌聲沒了：——我是睡？是醒？

雪萊也是以同樣苦樂摻半的心情寫「西風頌」(Ode to the West Wind)。在這首頌歌的一開頭，雪萊將西風稱爲「破壞者」，同時也稱它爲「保護者」。它能吹散敗葉，同時也可以在春季裏吹出新生的號聲。但是，雪萊似乎將自己秋天似的憂鬱和西風化爲一體，好像西風就是他；他將春天大地的覺醒和他自己精神上的覺醒聯繫起來。

啊，預言的號角，
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在現代詩人羣中，恐怕只有托瑪斯 (Dylan Thomas) 一人能和浪漫詩人一樣的，和自然融爲一體。但是，他的看法是迥然不同的。在他的眼睛裏，人也是「生死循環」(The Life-death Cycle) 中的一部份，只有在這種意義上說，人和自然才是一體的。自然並不是一種精神，人類並不能藉着自然而超脫世俗的屏障。自然是一種力量，一種過程，人被它

那種冷酷無情法則所束縛，永遠不得脫身。所以，托瑪斯筆下的自然與其說是充滿了美，倒不如說是充滿了恐怖。他的詩既無華茲華斯那樣清晰，也無濟慈和雪萊那樣的瑰麗。他的詩非常有力，盡是一些複雜交錯的暗喻，所以也極晦澀。

現在讓我們看看這位現代詩人的自然詩，究竟如何：

那透過綠色導火線

也摧動花草的力

那摧毀樹根的力

也是我的熱星。

面對着彎腰的玫瑰

我啞口無言，

因為我的青春

也被同樣冬天的狂熱折彎。

那摧動泉水流過山澗的力

也摧動我殷紅的血；

將我的血化為枯竭的力

也將我的血化為蠟；

我不知如何把這秘密吹入我的血管，

那吮吸山泉的原來就是這張嘴。

將池水捲成漩渦的那隻手

也攪亂了流沙；

那牽引狂風的手

也扯起我的壽布帆；

我對那絞刑吏啞口無言，

因為我的肉體也是他的石灰構成的。

時光的唇像水蛭一樣吸着水源，

愛情的血滴下，又聚在一處，

但是滴下的血，

會鎮定她的創痛。

我不知如何向風說明：

時光已在星星的四週

滴嗒滴嗒的刻出一個天堂。

並且，我不知如何告訴愛人們的胎：

那同一隻邪惡的蟲。

也會向我的壽布上襲擊。

詩人同時感到有兩種不可抗拒的力量：一種是「生」的推進力；另一種是「死」的摧毀力。詩中再三用「我啞口無言」這個疊句來表示：只是用言語，不是以表達人類對於這種不可避免的劫數所感到的不安情緒，這種情緒已深藏在我們身體的每個細胞裏面。這種觀念是用一種非常凝縮的暗喻表達出來的。所謂「綠色的導火線」就是花梗。綠色的導火線將詩人自己的生命和「自然」熔合在一起；但是，這同一種導火線可以炸毀樹根，也可以炸毀他的青春。因此，這導火線是創造者，也是破壞者。所謂「冬天的狂熱」(“Winty fever”)是暗示當寒霜將玫瑰花梗折彎時的那股狂熱的力，也就是冷與熱兩種不可分解的混合力。

在第二節裏，詩人用摧動泉水和使水源乾涸的兩種反對力以及吮吸的嘴和傾吐的嘴來象徵生與死，創造與破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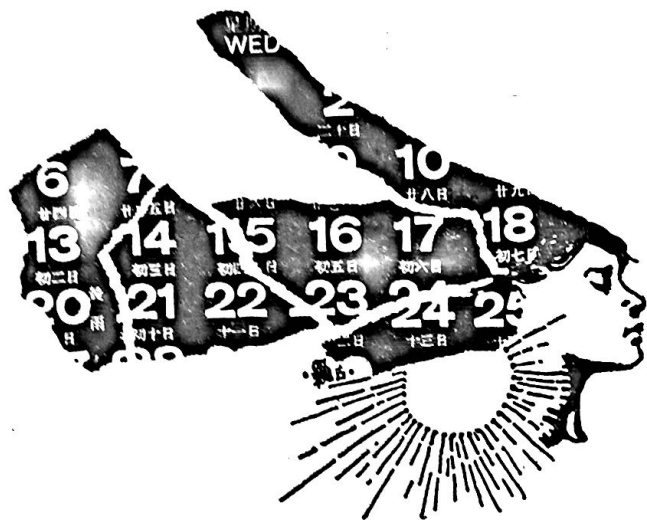
在第三節裏的那隻手具有聖經裏約伯記(The Book of Job)裏上帝手中的一切力量：「祂用祂的威力攪動大海」(“He Stirreth up the sea with his Power.”)但是，托瑪斯在這首詩裏並沒有像在以後的作品中那樣。他並沒有表現對上帝的懷然長敬的態度。這裏的「手」控制着水、空和陸地，同時，也控制着詩人自己生命的船隻，從風雨之中駛過。所謂「壽布帆」(“Shroud Sail”)是將裏屍的布和桅杆上用繩索扯的風帆同時夾進一個名詞，是現代派詩人慣用的筆法。然後，詩人便改用另外一個迥然不同的意象。原詩裏用Clay指「肉體」，雖然是活的，卻不斷產生一些廢物。這些廢物將來會變成生石灰，那些絞刑吏絞死的屍體將來就在這種生石灰中毀掉。

最末一節更複雜了。那種「力」現在變成「時光」了。時光是一個水蛭，它吮吸着生命的源泉，正如水蛭吮吸人體的血液。這裏的生命源泉是象徵「性」(Sex)。「愛」像人體被水蛭咬後流出的血，它滴下來，聚在一起。據說傷口的血滴出以後，有使傷口癒合的效果，這裏暗示性的鎮定效果。但是，「滴下來的血」自然也象徵死。死亡給人類帶來最後的「鎮靜」。這一節的末兩行意思很晦澀。作者是不是用「星星四週的天堂」來暗示愛是一個獨立的境界呢？

這首詩結尾的兩句，有畫龍點睛的作用，全詩的含義一語道破。讀了這首詩以後，我們都會感到裏面潛伏的意味很深長，並且每個字都有萬鈞之勢。不過，也許有人感覺到堆砌這樣多的暗喻，詩意豈不是難以自由發洩了嗎？其實，這正是現代詩的一個特徵呢。

避風港

· 汾嗣郭 ·



「人生沒有避風港，時間沒有際涯，它帶着我們匆匆而去。」——拉·馬爾丁

· 一 ·

參天的古樹，密密地生長在山上，一座山連一座山，匯成了一片樹海。白雲從峽谷裏升起來，悠悠地從樹林中流了過去；有的雲在樹林中停滯着，使人有着神秘和美好的感覺。

陳德天站在新闢的一個空場子的邊緣，望着下面的樹林出神。離他不遠的地方，有幾個工人正在用電鋸鋸一棵巨大的紅檜。電鋸發出滋滋的聲音，有些刺耳。不久後，一個工人高聲地叫了一聲，接着那棵紅檜發出了刺耳的折斷聲，像一個人臨死時的歎息。幾秒鐘後，它巨大的樹幹倒下了，許多小樹和大樹的枝幹都被它折壓了，一連串的樹枝折斷聲傳來，終於，它轟然發出了一聲巨響，倒在地上。

不知是爲那棵大樹感傷呢？還是爲了別的原因，陳德天忽然歎了一口氣。

他轉過身來，望着一架巨大的集材機出神，有一段兩丈多長兩三人合抱的大木正從山底下被拉上來。木材慢慢地朝上移動，一直被拉到空場子上來。然後，兩個工人用兩把大鐵鉤鉤住木料，另一個工人在裝起重機的吊車上發動了引擎，滑輪轉動，幾股粗鐵索把大木吊離地面，四平八穩地放在一輛巨大的黃色運材卡車上。那車上已經裝滿了木材，裝滿以後就要開下山去了。引擎聲很刺耳，很響，人們都用很大的聲音叫着說話。工人們都忙着又開始從下面吊另一段大木上來。

陳德天沒有工作，他穿的衣服也與衆不同。他穿着皮茄克、西褲，旁邊還放了一個小手提箱。環繞在他旁邊的三四個跟他一樣的年輕人，正

指手劃腳地和他講話。他們都穿着工作服，戴着一頂像鋼盔似的圓形帽。

陳德天身材不高，面貌長得很清秀，太陽把臉晒得很黑。嘴上剛生出一些疏朗的鬍鬚。那使他顯得成熟些。他好像有些憂悵，又像很漠然地望着運材車。

「陳德天，」一個瘦瘦的年輕人問：「你打算怎麼樣消磨這半個月的假期呢？」

「我不知道，」陳德天搖搖頭回答：「也許我在山底下住不太久，我會早一點回來。」

「別那樣想，去找于玲陪一個不是，大家都是同學，你們從前又是那麼要好。女孩子總愛佔上風的。」

這一個名字似乎給陳德天帶來一陣震顫，但是他長久時期來已經學會了怎樣抑制自己了，他也不願意讓別人看出他有異樣的表情。他點點頭，沒有說什麼。

另一個身材較矮的年輕人笑着說：

「我倒就心他下山以後不想回來呢。于玲實在是愛他的，只怪他……」

原來那一個說話的瘦瘦的年輕人打斷了他的話：

「不回來去那裏？誰教我們選了森林系？」

「我會回來的。」陳德天說：「我不會超過假期。」

「記得隨時寫信來，報告行踪嗎？需要錢，我們大家會支援的。」

「我會寫信的，有什麼事可以寄到我哥哥那裏。」

「把首都的新聞報告一點，最好寄一本全國小姐選舉的特刊來。」矮子說。

「陳德天不會對全國小姐有興趣的。」另一個說。

「一年多不到首都，恐怕我已經變得土包子了。」

「別人都叫我們山芭仔，不是土包子。」

運材車裝好了，司機掀了一聲喇叭。

仍然是第一個發言的那個年輕人替陳德天提起手提箱，送他到車上去，一面說：

「見到了于玲的時候，請替我問候。」

「我記得。」

「回去多努力一點吧，她還有一個月就大學畢業了，你再過一段時期也可以調到山下去工作了。我們老同學也可以吃一杯你們的喜酒啊。」

陳德天沒有回答，他只是苦笑了一下。然後，他向幾個送行的朋友們揚揚手，跳上了車。

車門關上了，司機發動了引擎，駛過空場，瞬間後，就消失在樹林中了。

· 二 ·

下午，陳德天到了首都。他坐在公路客車上，呆望着車窗外的都市風光。這都市變了許多，到處都是新建的高樓，像他在山上看到的樹海似的。他眞的感到，一年來沒下山到都市，他已變成十足的土包子了。

其實在這座都市裏，他不但陌生，實際上還住了很久。一年前，他在這裏戴上方帽子，走出大學之門。他有許多同學住在這裏。但是，他這一次回來，事先沒有通知任何人；所以，他也沒有決定該去看誰。

他決定先回到哥哥家裏去。

他哥哥名字叫做陳樂天，人跟名字一樣，一個標準的樂天派。他也是一個人單身住在這裏，

被一個工業機構所聘用，配給了一棟房屋給他。他的生活散漫放蕩，歡喜開玩笑和故意誇大。跟陳德天的個性完全相反。所以陳德天即使在讀書的時候，也很少跟他在一起。

這一天，陳德天突然到了，倒使得陳樂天十分驚奇，但是立刻就非常熱烈地拉他進去說：

「好小子，你怎麼突然來了？是不是受不了森林裏那份洋罪，開了小差？」

陳德天知道他哥哥的脾氣，他只是勉強裂開嘴，笑了一下說：

「我是臨時決定來的，我有半個月假期。」

「好極了，歡迎你回家。我現在幾乎是每天都在渡假期，我該好好請請你。我知道在山上的味道。」

這一份樂天派的態度對陳德天多少也有一份影響，他至少不好意思愁眉苦臉地對着哥哥了。

哥哥吩咐下女安置弟弟，那下女已經作了好幾年，對陳德天也很熟了。她一面替他收拾房間，一面嘮叨地問他在山上的生活。

當一切都弄好了的時候，陳德天掏出皮夾，拿錢請她買一包香煙，一張照片隨着落下來了。

下女替他拾起來，看了一下，笑着遞還他說：

「真漂亮，什麼時候結婚？」

他有點發急，一把搶了過來。下女笑着出去了。

他不會把照片放回皮夾去，卻輕輕地把它貼在臉上，照片給他發燙的臉帶來了一絲涼意。一會後，他拿開來注視着它：那是一張二吋照片，一個嬌豔甜美的臉孔正對他笑着。她的長髮梳得很整齊地披在肩後，臉上不施脂粉。頸上圍着一條紗巾，紗巾下面隱現着方格襯衫。照片一角寫着兩個英文字：「To You！」

對着照片，他凝視了許久。

這照片給他帶來了不少感觸和回憶。

于玲是他在大學裏的同學，她比他低一年。他們認識很早，當她剛踏入大學之門時，一個偶然的機會就把他們拉在一起了。

他記得很清楚，那時候，有一個文化代表團從香港來，學校派十位同學代表到飛機場去歡迎他們。陳德天是領隊。于玲是最小的一個，她還帶着高中學生那一份認真，和一頭沒有燙過的「清湯掛麵」式的頭髮。

這是他們認識的開始，他像大哥哥似的對待她，她很羞怯，一句話都不講。

後來，他們相互都有很好的印象。于玲告訴他，她是剛在一所女子中學畢業的，他是她進大學以後第一個對她講話的男同學。

· 三 ·

· 三 ·

陳樂天到房裏，剛好看到弟弟打開手提箱，把一個紙包拿出來。他問：

「那是什麼？」

「花瓶，」陳德天回答：「我自己用烏心石（註）刻的。」

他走過去打開來，高興地玩着說：

「好漂亮，是不是送給我的？」

陳德天慌張地想把它拿過來，他緊張得有點口吃說：

「不，是給一位朋友的。」

哥哥已經看出了他很緊張，也看到了花瓶上所刻的字。他已經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他把花瓶放下說：

「小子，別緊張，我不會搶走它的。誰是于

註：烏心石，一種堅實的木材名。

玲？是不是你那一位住在巴生的女朋友？」

關於于玲的事情，陳德天過去對他的哥哥說得很少。只是有一次，他送她回巴生時，在車站遇見了哥哥。後來哥哥問起他，他才簡單地透露了一點。

所以，此刻他只有點點頭。

樂天派接下去問：

「那麼，你等什麼？爲什麼不送給她？」

他只是勉強笑了一下，把花瓶鄭重地抱起來，然後他淡淡地說：

「我會送去的。」

樂天派沒有追問下去，他的習慣是談自己。這時他興高采烈地跟弟弟談起自己的近況，把自己生活着實嘲弄了一番。然後他說：

「剛才我把下女小姐也放假了，我們可以出去享受一番，我請你吃晚飯，喝咖啡，然後跳舞去。小子，你不反對吧？」

……

兩個人一起喝咖啡的時候，陳德天記得曾經隨于玲在這家喝過不少次咖啡的。可是，一切都過去了，連咖啡室的裝飾佈置都跟從前不一樣了。一切已經過去，抓不住，拾不起。唯一拾得回來的，只有記憶。

他記得，自從于玲認識以後，兩個人就經常見面了。彼此間，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陳德天是跟哥哥來到首都的，但是他不大跟哥哥合得來，多半時候住在學校宿舍裏。在課餘，自己做了一處家教，授課的收入勉強足以維持自己的零用錢。同時由於他的努力，每學期都有獎學金可拿，學費也用不着發愁了。

于玲比他幸運得多，她父親是一家銀行作經理，家住在巴生。她從小在溫暖的家庭中長大，沒有經過任何風浪。僅是考入大學以後，才搬入學校宿舍。她每到星期日上午回家去。在她的生

活中，幾乎沒有什麼缺憾了。

但是，儘管兩個人的一切都不相同，卻並沒有阻止兩個人的交往；他們的功課都很忙，不過在一天中總有些時間是屬於他們的。漸漸地，每天晚飯後，他都去女生宿舍門外等她，然後兩個人一起在校園中散步，或是找一個安靜地方坐下來聊天。到了星期天上午，他陪她到教堂裏作禮拜。她是一個虔誠的教徒，而他則是爲了陪她而去的。作完禮拜後，他送她回巴生。然後，他回哥哥的家裏。

兩人的情感隨着時間而進步，一年過去後，所有認識他們的同學都知道他們是一對很親密的情侶了。

可是，從第二年起，情形突然變化了。于玲似乎有些避免他，而他的脾氣也變得很暴躁，兩個人幾乎是在一起就會發生爭執。雖然每次爭吵以後，很快地又和好起來。但每一次的爭吵都留下一道陰影。到最後，這些陰影加起來，嚴重地損傷了雙方的情感。

終於，兩個人間決裂了，有兩個多月的時間，兩人不會在一起，即使在學校裏見了面，也有意互相躲開了。實際上，彼此都非常痛苦，尤其是陳德天簡直連寫畢業論文都沒有心思。後來，經過了第三者的疏解，在他離開學校前的一段日子裏，又和好了。

這是他們最後在一起，陳德天畢業以後，就到林場去服務了。

分別以後，開始還靠信件維持着情感，不過于玲的信愈來愈少，到半年之前，再也沒有來信了。

她在信上始終沒有表示過她不愛他，他也沒有從第三者口中聽到過是否另有所愛。不過，他自己內心明白他們間的愛情已經結束了。愛情不能勉強，也無法勉強。

他是一個非常要強的人，他不會向任何一個人透露過心底的痛苦，他只是一個人默默地忍受着。

他讓山上忙碌的工作支配和佔據着他的身心，在林場中，他的工作成績很受上峯的嘉許。不過，這些都不能代替、甚至也不能減輕他內心的寂寞空虛。在愛情的戰鬪中，他是失敗者！這一次，他悄然回到首都，他沒有通知于玲，也沒有勇氣寫信告訴她。他也不知道假使有機會見到她時，他將向她說些什麼？

……

陳樂天的笑聲打斷了他的回憶。不過樂天派忽然對他收斂了笑容說：

「小子，別瞞我，我看得出你有心事，說出來，也許我能爲你幫忙的。」

「謝謝你，哥哥，」陳德天說：「你不能幫我的忙，有些事不是第三者能幫忙的。」

「我明白，我勸你不要把昨天的憂傷，明天的負擔都壓在現在的肩頭，你肩頭雖然够實，也擔不起太重的擔子！我們去跳舞吧，享受一番……」

「哥哥，抱歉我打擾你的興緻，今天太累，我想早點休息，你去好不好？我要早點回去。」

陳樂天注視了很久，那眼光裏充滿了憐憫與同情。最後他點點頭說：

「你靜一下也許好一點，你該在家裏安靜休息幾天。」

· 四 ·

早上，他睡不着，他聽不到鳥聲蟬聲，以及工人們粗獷的叫罵聲。他聽到的是汽車喇叭聲，小販叫賣聲，和無線電中的音樂。這些使他感到

不習慣。

他起床，推開窗，看到街頭的人羣與車輛，匆忙而又緊張。他幾乎已忘記這樣的生活了。

他知道哥哥星期天起床很晚，他不想叫醒他。他在窗前站了許久，然後，他打開紙包，拿出花瓶來。

那是他費了不少功夫製成的，那時候，他初到山上不久。他準備把它送給于玲，但由於她對她一天比一天冷淡，使得他沒有勇氣在信裏向她提起了。

此刻，他一直在猶豫着，該不該把它送給她。他考慮了很久，終於他想無論如何，他應該把這件禮物送給她。也許這不能代表什麼意義，他只是覺得既然他爲這禮物費了不少功夫，而且已經刻上了于玲的名字，這禮物應該送到她手裏的。

但是，他怎麼樣送去呢？他想，假使于玲仍然每個星期天都去教堂的話，那麼，他可以在教堂裏找到她。他決定去教堂，他包好了花瓶，坐了車到教堂去。

到了教堂，他卻不敢進去。他站在外面，聽着裏面正在進行的莊嚴的大合唱。這使他興起了一份虔敬的感覺。過去，他每次來這裏都是爲了陪于玲來，然而在這一次卻使他有了不同的感受。他明白自己心靈中需要的東西太多，尤其需要有所依附。

他沒有勇氣進去，他不知道于玲是不是在裏面？也不知道她是否仍然是一個人？他決定等到作完禮拜以後看看她是否在？假如有另一個年輕人陪在她身旁，那麼他就悄然走開，不必再去討沒趣了。

禮拜的儀式終於完了，他覺得心忽然劇烈地跳了起來，因爲他看到了于玲，她正隨着人羣從教堂裏出來。他躲在一家商店的橫枱旁看着她，她還是一年多前的打扮，樣子一點也沒有改變，頭髮長長地披在肩後。還是穿一條她最喜歡的紫色的花裙。

她一個人走出教堂，沒有人伴着她。他鼓着勇氣從商店裏走出來，但卻沒有勇氣走上前去叫她，他默默地跟在她身後。直到她走到一條十字馬路口，她停下來等公共汽車，他才趕上一步，用着顫抖的聲音叫：

「于玲！」

她回頭了，看到他突然在她身旁出現，似乎感到十分詫異；但是，這一份驚異的表情很快就消失了。她望着他，應了一聲：

「啊！」

聲音中沒有驚喜，沒有憎惡；像很漠然，看到了一個不相干的人似的。

陳德天向她走近了兩步，準備把手中的禮物送給她，他忽想到這樣也許太突然。他接着說：

「我剛從山上下來，特地來看看你。」

他剛說到這裏，一輛汽車停下來，車很空，只有兩三個人上車，她望着他說：

「謝謝你，我要上車了。」

她說完，跳上了車，沒有示意他上去。車開走了，他呆呆地站在那裏，他被她冷淡的禮貌凍住了。好一會，他才從迷惘中醒來，車已經開遠了。

另一輛車到了，他上了車，開到了車站。他踽踽獨行，步子很沉重，很慢。這時正有一列火車鳴着汽笛開出車站。他知道于玲一定是搭這一列車回家的。從前他總是陪着她搭這一列車的。

他並不想再去找她碰釘子，但是他卻不知不覺地坐上了開往巴生的長途巴士。從前當他們趕不上那一班火車時，也常常搭巴士去巴生的。然而，這一次他再到巴生去有什麼意義呢？

到巴生後，他信步走過市區，到了山邊，他爬到半山坐下來。有一次，他曾經跟于玲坐在這裏，俯瞰港中的一艘灰色的巡洋艦。那一次，他們遇上了大雨，淋得一身濕，跑回市區。

此刻，沒有下雨，港中卻換了兩三艘貨輪在卸貨，亂成一團，完全不像上次那樣安靜了。那一次，軍艦上的水手穿着紅襯衫，悠閒地在甲板上踱方步，吹口哨，還有于玲讀幾句拉瑪爾丁的詩句：

「讓我們享受這易逝的時光。人生沒有避風港，時間沒有際涯，它帶着我們匆匆而去。」

此刻，這幾句話再回到他的腦際時，他不禁泣然淚下！他真正懂得這些詩句的意義，一切都已過去，不再回轉。他也失去一切了。

五.

的確，他對過去的一切都有着「欲說還休」的感覺了。他想到這一次休假，不是享受，僅只是對過去的一切告別。重逢只增加了痛苦，證實了已經絕望。不過絕望並沒有爲他帶來太多的痛苦，他似乎感到自己內心已經麻木不仁了。

他回到家裏，陳樂天沒有出去，見面就說：

「我以爲你會回來吃飯，我曾等了一會。」

「我已經吃過了。」

「跟女朋友？」

陳德天搖搖頭，沒有說什麼。

樂天派看到他手中的紙包，他明白了，他改變了平日嘻笑的態度，誠懇地說：

「老弟，我明明不能幫你的忙，但是，假如你能够把你的事情告訴我，也許你心裏會感到好受些。」

陳德天仍然搖搖頭，他覺得沒有什麼好說的。反正，一切已成過去了，他說：

「哥哥，我想抽一支煙。」

哥哥遞了香煙給他，又用打火機給他點燃。然後說：

「老弟，我知道你很痛苦，我本來不想洩你的氣，但是，我勸你最好還是忘了她吧。別勉強，勉強只會為你帶來更多苦惱的。」

「我明白，也但願我能忘記她。」

「我的勸告不會錯，也許在這方面，我比你懂得多些，因為我是過來人。我愛過，也被愛過，但是到今天還是一個人，就因為我太重視愛。但是我也不希望你走我這條路，玩世是怯懦的表現。一個男人除了愛情而外，還有事業，你該記得這一點。」

陳德天有些愕然，他想不到這位玩世不恭的哥哥也懂得愛和愛過。他不禁問：

「你能忘記你愛過的人？」

陳樂天笑了一下說：

「女人愛我們的時候，她們寬容我們一切，甚至我們的過錯，當她不愛我們的時候，對我們什麼也瞧不起，甚至我們的德行。」

「哥哥，你不覺得這種理論太偏激了麼？這是你的經驗之談？」

「是巴爾札克的經驗之談。老弟，這不是偏激之論，這是真理。」

陳德天不想和他辯論，他想哥哥也許對，但是，即使所有女人都像巴爾札克所說的那樣，于玲在他心中也始終是完美的，即使她拋棄了他，那也不是她的錯，她一定有原因。

不過，他也找不出理由可以駁斥這種理論，只好說：

「也許你對，但我不願意這樣想；不過不管我怎麼想，我都會感激你的好意。」

六

陳德天在首都一共只住了三天，他不想再住下去，他決定提前回到山上。他覺得對首都已經無所留戀，他忽然對於山上的原始森林，對於整天在一起工作的夥伴，都興起了無限的好感，他需要回到他們一起。

不過，他不想把花瓶再帶到山上去，他不需要再陷入回憶，回憶只會徒然增加他的痛苦。但他也不能把它送給別人，因為他覺得它應該是屬於于玲的。

但是，他很為難，他怎麼送給她呢？他不想再去見她，碰第二次釘子。他也不願意寫信給她，或什麼也不寫把花瓶寄給她。

後來，是陳樂天無意中提醒了他。他無精打彩地躺在床上發愁時，哥哥又以玩世不恭的口吻對他說：

「老弟，我勸你信仰上帝吧，你必須找到依皈。你把一顆完整的心交給女人，她會弄碎它；你把破碎的心交給上帝，祂會使它完整。」

他搖搖頭。

「為什麼？你仍然想試？」

「不，」他說：「我把自已交給工作，我會為未來的事業奮鬥。」

「那並不衝突，你把全部精神寄託在工作上，把心交給上帝。」

「也許我以後會的。但是我不想在目前，在我心中還有需求的時候。我不能因為要求庇蔭而去皈依宗教。」

「也許你對，不過我希望你別走我的路。」

「哥哥，我不會也不能，我們的個性本來就有極大差異的。」

哥哥點點頭。他最後說：

「其實我已經厭倦於這種生活了。我可能最近找宗教來寄託心靈的。我知道你過去常到那一家教堂去，我也認識那位胡神父。」

陳德天跟哥哥握別了，他忽然覺得對哥哥同情起來。過去，他不贊同哥哥的生活，卻不會了解哥哥的內心，而這一次，他發覺哥哥的玩世只是一種逃避的手段，那使他不禁對哥哥深深同情起來了。

他決定把花瓶送給胡神父去。他想請老神父轉送給于玲。假如她再不肯收，就讓老神父留在身邊作一個紀念。這樣，他總算是把應該送的禮物送出去了。也算是對過去這一段生活告別了。他相信自己不會再頹廢和傷感。他會堅強起來。他更相信，山上忙碌的生活雖然不能使他破碎的心靈重新歸於完整，但總可以使他空虛的心靈重新充實的。

想到這裏，他不禁強烈地想念山上的生活和那些夥伴們了。

序

· 周鼎 ·

如果站或坐的姿勢

可以修飾一個人的靈魂，我承認

你是比我高級的動物

你是很押韻的。所以不懂我的詩

所以我否定你所信仰的神

在解剖刀下，血的顏色不能證明我們是同類

南山之外還有南山。當然我也承認

我患着現代的香港腳



過

橋

賽珍珠著

陳一德譯

清早五點鐘在東京一家旅館裏，我張開了眼睛，非常清醒，完全知道得清楚。剛剛有人以某種方式召喚我——不是由什麼聲音，至少我並沒有聽見聲音。我躺在床上動也不動，靜聽等待，覺得有人想接近我。

六點差一刻，電話鈴響了。我馬上知道會有怎麼樣的訊息。「越洋電話，請準備，」一個聲音說道。「從美國，賓夕凡尼亞州打來。你預備好了嗎？」

我女兒的聲音越過幾千哩的海洋和陸地到我耳中。「是媽媽嗎？」

「是的，親愛的。」

「媽，我得告訴你一件事，」她那稚嫩的聲音抖擻一下。然後決心說下去。「媽媽，爹今早在睡眠中離開我們了。」

「我想這正是你非告訴我不可能的事。」

「你怎麼會知道？」

「我知道就是了。」

「請回家好嗎？」

「今天——就坐第一班噴射機。」

我們談了幾句私話，心對着心說話，然後掛上電話。我所害怕的那一天來臨了，最終的寂寞在這裏了。

有一會功夫我祇是這麼想——哦，要是我沒有離開他多好，哦，他走時我原可以在他身旁的。我把這想頭扔到一邊。我跟我們的醫師徹底討論過這一刻。幾個星期以前，我被邀去日本替我寫的「大風浪」那本書拍成電影而工作。可是我能够，我應該在這種時候走開嗎？

「去吧，」醫師說。「這種事可能會在多年後，也可能就在明天，你一定要完全照常生活。當它來臨時，不論怎樣來臨，你都是無法防止的。」

七年前，在他第一次疾病的侵襲後，這個我所深知的人，這個溫和的丈夫，聰慧的伴侶，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一個要靠人的孩子，一個無助的嬰兒。雖然他仍像經常一樣可愛而且有耐性，可是我們間卻

慢慢地沒有了連繫。口不能言目不能觀，頭腦也祇在昏迷中活着。

噴射機午夜從東京起飛。朋友們整天跟我在一起，他們的善意和關切一直圍繞着我。現在，從早上起，我頭一次又再孤獨了。哀傷是不能寬慰的，但是多年前我學會了接受的技巧。第一步很簡單的是對環境讓步。這是精神上的過程，可是卻要從身體開始。就在這裏，綁在我的座位上，我有意地放鬆我的身體，一塊肌肉接一塊，一根骨頭接一根。我不再抵抗；我不再掙扎。

讓要來的事來吧，已經發生的事，我是無法加以改變的。

我想起二十五前在蒙特里碰見理查·華爾希的那天。他是我的出版人，而我剛來自中國。雖然由他的信我多少知道點他——他寫的信是我見過的信中最迷人和最清楚明白的——我還是在蒙特里車站第一次看見他，皮膚給太陽晒成棕黃色，眼睛是令人驚異的藍色。由於習

慣性的羞怯，我說不出話來，他卻跟一向在任何地方任何人一樣，非常自在。

真不能相信，我現在想，怎麼在我整個生命的前半部中，竟不知道他的存在。我們碰見時，都已過了初期的年青時代，彼此都經過失意的婚姻因而自以為此生已休。同時，彼此在各自的那一行裏也都有名。在紐約、斯德哥爾摩、倫敦、巴黎和威尼斯，我都堅決地拒絕了他的求婚，然後乘船回到中國的家。可是次年春天回到紐約，我卻取消前言，於那年五月裏和他結婚。我看錶，清早三點鐘。我的心還不能面對我生命當中深重的變化，卻探索着永恆的意義。如果死亡只是一種改變，那麼，是什麼樣的改變呢？他知道。可是我不知道他在睡眠中的某一瞬間就長眠了。前一瞬間他還活着，下一瞬間卻死了。這變化來得多麼快？

你在那裏？你知道我在這裏，高高的在大地之上嗎？還是住在大地

氣團外的太空中呢？

我問這個問題，一直問到黑夜，又痛苦地收回。我實在不願意知道這些真象。如果他還存在，那將使孤獨的等待難以捱受。我知道他不再存在，可是這種知道，使我受不了。還是等着我自己發現的時候吧。如果是我對，如果我們都會存在，而不是不存在，那末在我跨過去以後，我對他說的第一句話，將是充滿愛和勝利的。「我來了。我們現在知道了。」

× × ×

那些透入噴射機的曙光真是美得不可思議。我們朝日出那兒飛去，飛入昇自地球弧形邊緣如泉湧的曙光中。一個整潔的空中小姐已端來水果汁。

飲食和漱洗穿衣的需要給人帶來一種既虛浮又實在的舒適。當我對鏡而立時我好像已經不再在乎自己是個什麼樣子，因為我再也聽不到他讚美和重視的話語。（當然，我從來不相信我就像他所講的那樣，然而身為女人，我還喜歡聽他講的。）

跟平常一樣，我把長頭髮梳上去。這頭髮是我的大害！小時候我母親做成許多金黃的髻，然後編起來。我盼望長大成人，好把它全剪掉。一旦到了能剪時，我真的全剪了。可是後來我又蓄起來，因為他要那樣長長的。現在他既不會看到，我又可以剪掉了——然而我同時

又曉得我永遠不會這麼做，儘管以往的金黃，現在已為灰白所代替。

飛機上的人這時都醒了。我們遲早總會談起來的。然而我知道不論我周遭有多少人，我的內心從今以後將只有永恒的孤寂。旅行一向是我們的快事。他是個可愛的旅伴。他一向總知道可看和可去之地，而我也以無憂無慮的快樂跟着他走。

過去是多麼有趣，共處的那許多年是多麼令人滿足。我們在紐約抱來我們頭兩個嬰兒，開始過父母的生活。他一直希望有個大家庭，而我們多麼以逐漸加多的三男六女為樂——最小的那個半美國種的女兒，是十一年前從日本來到我們家裏的。我們想住鄉下的夢想，不久變成了必需。我們搬進一幢在賓夕凡尼亞州的農舍裏，他在那裏教孩子們打網球、棒球、高爾夫球，和騎馬與游泳。我把頭向後靠在椅背上，想起這一切，不覺笑了起來。一種奇異的安寧，溫暖而生動，好像流遍我全身。

× × ×

機艙擴音器裏的聲音宣告我們開始朝紐約降落。現在又得和朋友們及家人們見面了——我有一會很害怕。這裏在一羣完全不知道我的人們庇護之下，我比較安心一點。機場上我兩個已長大的女兒等着我。我審視她倆的面孔，我所害怕的，不管是怕什麼，都漸漸消失了。

跟你所愛而也愛你的人在一起，真是好呀。

同賓夕凡尼亞州家裏的一路上，我靜聽着結了婚的女兒訴說。直到兩天以前，他還是那樣。那天她早上探問時，還從家裏帶着她的三個小孩渡過小溪。小孩們爬上他床上去親他，然後又跑開了。等到一會兒再同時，他已經去了。這個故事很簡單，我不能聽它講完，不至於受不了。

車子終於開上熟悉的車道。幫我看顧房子，辦公廳和庭園那些仁慈的人們都在等候——此外還有從四方聚集而來，我們所有的孩子。他躺在一張長椅上，眼睛闔上，雙手鬆散地攤在身旁。穿着他喜歡的那件蘇格蘭呢裝，一件藍灰色的，還有那條深藍色的領帶，是我上個聖誕節送給他的。他的頭髮，還只白了一部份，從前額往後梳去。他的臉恢復青春，細紋消失，嘴唇也平靜了。我碰碰他那一向溫暖而反應敏捷的手。可是這時肌肉業已僵冷了。

第二天我們在書房裏，在他喜歡的書籍之中，舉行一個簡單的禮拜。那是孩子們計劃的。隨後就是漫長的車程運回紐約的家族墳地裏去，那兒葬着他的雙親。

我寫到這裏，停頓下來，來回想一下，記起什麼呢？這個：在坐那趟悲痛的車程中，每一瞬間都有如許濃重的苦悶，使我每根骨頭都

發痛。途中碰巧我從後窗看到那一輛輛黑汽車漫長的、緩慢的行程，末尾跟着兩部旅行車，全像救火車那樣紅。

我馬上認出一部是我第二個兒子的，另一部是我那同樣年青的女婿的。在我赴日本前，他們得意地開到我面前來給我看，我嚇了一跳，可是鼓起勇氣來稱讚一番。現在這兩輛車子又在這兒，鮮明、活躍於陽光下。我知道它們為什麼到了這兒——我的心又在淚水和歡笑中溶化了。多糟糕、多可憐，他看不見這兩部亮紅的旅行車，在這種場合向他致敬——如果他看見他會笑成什麼樣子！

為什麼我說「會」？你可能在某地方笑呢。這仍舊是可能的。我要一直作這種看法，直到……

我們的牧師講了最後幾句平安和接納的話。我的兒子們和他的前妻所生的兒子站在我身旁。我的女兒們陪着我走向車內。噢！這寂靜的最後一剎那，把他丟在這裏，而我卻回到家，現在業已空虛的家。關於這一切我沒話可說。對其他同樣遭遇的婦女們，我只能說這種時刻是逃避不了的。我們必須經過這種時刻，不僅一次，而且許多次。一個守寡的朋友警告我：「這是沒有用的，而且更糟。」我每次離家之後回來，總把家當作一個安息所，可是這回卻不同了，也永遠不會相同了。說一個人從來不會獨行踽踽

，這句話是不對的。

× × ×

幾星期以後，我專心來寫東西，卻寫不出。我的心思迷失於追憶，思索和疑問中，根本就不肯去創造別人的生活。我需要找個非做不可的工作。那種逼我起早趕到指定地點的工作。我決定回日本，回到那個漁村，去重新加入那羣拍攝我的小說的人們。

我們在那裏的日子有固定方式

在廣大讀者和支持下，本刊終於實現了擴大篇幅、提高水準的計劃。我們已經跨越了一個里程碑，走上一條新的道路，我們雖然感到興奮和歡悅，然而，決不敢自滿自足，我們仍有更高的理想和更遠的目標，等待着去追求和實現。當然，我們依然需要讀者和作者們繼續支持和鼓勵。

由於我們邀約撰稿的作者散居全球各國，書信往返極感不便，以致有些作者已答應為本刊革新號撰稿，卻無法依時將作品寄到，謹向讀者諸君致歉。

本刊雖已擴大篇幅，因作者紛紛賜寄作品，使編者又感到篇幅仍不够使用，有些作品要在三、四期才能刊出，盼作者諸君見諒！

對馬來西亞地區的讀者來說，本期有數位作者是大家感到陌生，譬如研究英詩的名學者陳紹鵬教授，得過奧國一間出版社的詭譎小說獎的墨人先生，五四運動的健將李金髮先生，名小說家岳鵬先生、執教南洋大學的孟瑤女士、名小說家郭嗣汾先生……等等；其實，上述

。每早有一個鐘頭的時間準備當天要拍的場景，那時候用不着我，就在那時，我沿着沙灘走過石砌的防波堤，到一座陡峻的小山腳下。一級級的石階蜿蜒上山，頂上有座空無一物的小石頭廟，過去曾是神廟堂。廟外環繞着一堵矮牆，景緻就是海水，羣山和蒼空。

在廟後我找到安置自己的地方。高崖的邊緣有個空處。我每早都跑到那裏去，躺下休息，有如躺在

各位作者早在華文壇享有盛名，作品久已為人讚譽。

以往，我們每一期均附有一小冊中篇小說選，自本期開始，這種小冊子取消了，但本刊仍登有一篇兩萬字的中篇，一次刊完，愛好中篇小說的讀者不必失望。本期發表的中篇是墨人先生的「百合花」，百合花是山野幽谷的清雅、高潔的奇花，看了這篇「百合花」，我們對它也會產生一種特別的喜愛。

編者的話

「太陽下」是孟瑤女士南來兩年的唯一作品，刻劃細膩，描寫生動，當能吸引讀者。本期由於稿擠，只能先刊出一萬字，以後當設法多登一些。

李金髮先生是「五四」時期的詩壇健將，「浮生總記」是他的自傳，其中不乏珍貴的文壇史料。

「巴黎旅館的一夜」的作者 Sacy Ounier，是我們感到陌生的，美國「現代文庫

他的手臂中休息。他從來沒跟我一起來過這裏。我們之間現在也沒有聯繫了——我不能假裝聽到他的聲音，或察覺他的存在。日子一天天過去，漸漸產生一股深沉的平靜。我躺的那個溫暖的岩床，那從海面升起的涼風，那深藍的天空和雄渾的白雲，那盤結彎曲在我頭上的松樹——我成了所有這一切的一部分。隨後我發現每天的寧靜還有一些可以保留到晚間。我日漸強壯起

來。我還知道，我是怎樣治好的。我沒有禱告過，如果祈禱是說話或懇請或尋求。這過程要是解釋起來，只是我將自己奉獻給宇宙，一個我並不了解的宇宙，可是我知道它的廣大和美麗，超出我的理解力。一天晚上，我們開窗戶用我的愛向太空送出一截秘密的訊息。不管他在那裏，他會聽到，或者我夢想他會聽到，因為極大的安慰已降臨到我心裏。

「的主編說這是一件十分惋惜的事，他認為奧氏的許多作品都是第一流的，比一般熟知的現代英國作家要好得多。我們看了這一篇小說，必然會覺得他的批評是正確的。」

在此時此地，文藝作品受盡了歧視與冷落，不少作家在環境的壓迫下只得改行，能堅守崗位的實在不多。根據我們的瞭解，文藝作品並非沒有讀者，而是讀者難得看到優秀的文藝作品；如果，文藝作者能够拿出真貨色，而這些貨色能够送達廣大讀者的面前，文藝作品當會獲得其應得的地位。

讀者們對革新後的本刊，一定有不少意見；不管是讚揚或批評，都希望大家坦率的告訴我們。

本刊原訂價每期每冊售價馬幣三角（港幣六角），現本刊較前增加兩倍篇幅，不得不提高售價為馬幣五角（港幣一元）。增加了讀者的負擔，深使我們感到不安，不過，和其他的文藝雜誌比較，本刊是篇幅最多、定價最廉的一種，足見我們對讀者的照顧是相當盡力的。

賭

· 義敬王 ·



每天，一離開辦公室，我們就賭錢。我們一共四個人：老吳、老胡、老楊、還有我。四個人剛好湊成一局，如果是三個人就賭不起勁了，老吳時常心懷感激的這樣說。老吳是我們四人年齡最長的一個，在學校中，職位也屬他最高——他是教務主任。老胡很少講話，尤其是在賭錢時；我們賭「梭哈」，輸贏上落很大，老胡總是全神貫注在紙牌上，只偶爾抬起眼皮，觀察局中人的氣色。老胡不是教員，是教務處的職員。只有老楊和我是教員，我們兩人都才從大學畢業不久，老楊教歷史，我教英文。老楊是一個非常自我欣賞的人，他大言不慚的稱自己為歷史學家；他房間內掛着一張他寫的草書，上款是他的本名，下款是他的號。

我們教書的學校是一間女校，教職員以女性佔大多數，男性只有我們四個。我們的學校在郊區，去市內要搭四十分鐘的「巴士」，不僅花車錢，還費時間，因此，除非有必要的事，我們寧肯留在學校中賭錢。

我已經記不起我們的賭局是哪一天正式開始的了。在我大學畢業，接到那間女中的聘書時，我會經發奮讀文法、編講義、……一心一意想要做個好教師，雖然我的同班同學都羨慕我能進女中教書，認為那是同中了獎券一樣。我會經費了很多時間改進自己的口吃毛病，但在上第一堂課時，舊毛病復發，並且羞窘得不敢抬頭直視。儘管如此，我還是逐漸克服了這些困難，成為學生心目中的「好老師」。同時，靠了怕羞這個毛病之賜，我也沒有鬧出戀愛事件來。老吳見到女學生包圍我，常在事後打趣我，對我說：「小伙子，當心啊！情形不簡單！」而我總是一笑置之。老楊不打趣我，他用手帕按在嘴上怪聲怪氣的笑，好像我是甚麼傳染病菌似的。老胡保持君子作風，對別人的事不看不睬不問——其實在眼皮抬起

的那一剎間已將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不知爲甚麼，他們三人之中，我最不喜歡老胡。有一次我在教務處命題，老吳不在，他對我數落老吳的不是，我只有唯唯諾諾的敷衍他，但他竟進一步批評起老吳的資歷同學歷，說他「根本沒有做主任的資格」。以後我一直疏遠他。而老楊和我，卻因年齡相近，很快的熟絡起來；一起去看過電影，吃過小館。當他拉我賭「梭哈」時，我記得自己回絕了他，不巧的是老胡在旁邊，老胡一開口，我很難再堅持，我參加了他們。像一切這一類的事一樣，第一天，我就贏了錢，於是無法再退出來了。

四個人都沒有成家，因此難在牌桌上的幾乎便是我們的全部薪水。這些紙幣時常在某一個人的身前堆成很高一疊，半小時後，高度沒有改變，但已換了主人了。這些紙幣攤在牌桌上時情形如此，塞進我們的褲袋中後情形亦然。一次，領薪水時，我在紙幣上用紅色原子筆做了記號，然後我看到那帶有記號的紙幣輪流從老吳、老胡和老楊的褲袋中出現。我看到老吳用帶有記號的紙幣請的理髮；老胡，請我喝啤酒；老楊，請我吃館子。而到月底的時候，我發現那帶有記號的紙幣只剩下少而又少的幾張了。到了那個時候，牌桌上的紙幣也只剩下少而又少的幾張了。大家賭得無精打采；我們用火柴棍充籌碼，但還是覺得無精打采。然後又發薪了，賭桌上又攤滿新舊舊的紙幣，煩悶的日子過去，好日子又回來了。

我們的日子過得很快，夏天時我們集中所有的電風扇在房間裏賭，冬天我們插上電爐。我們同紙牌變得非常熟悉，老K、老Q、小J……他們好像已成了我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成了我們最要好的朋友，如果一天老吳去市內探望生病的親戚、老胡去洗衣房取衣服，或者老楊去裱糊他的草書，日子就變得非常單調寂寞了。

在不賭錢的時刻，我常能隱隱約約的聽到紙牌呼喚我的聲音，老K的粗粗的喉嚨、老Q的充滿母性的聲音、小J的尖細的嗓子……。他們有時也出現在我的夢中：有一次我看到四個老K氣度昂然的排成一排，又有一次我看到二個老Q散步，身後跟着三個小J。我不知道老吳、老胡和老楊是否也聽到我聽到的聲音、夢到我所夢到的夢，但我知道：如非萬不得已，他們絕不肯讓牌桌冷落，他們總是要把它弄得熱鬧開闢，他們會爲它吸很多煙、流很多汗、死很多腦細胞……。然後，忽然有一天，老吳獨自到我房間來，他告訴我他負債的數目，搖着頭，人好像比平時老了十年。而我發現他髮中有花白的頭髮。然後是老胡，他一股兒的對我表白，他說別人都說他贏了錢，事實上他不過只保住本錢罷了。又說自己煙吸得太多，熬夜太辛苦，（他本來有些禿頂，）現在頭髮脫得更厲害了。最後到我房間來的是老楊。他帶了紙牌來，向我討火柴，說要燒掉它們。他說他本來存一點錢，預備繼續存下去，將來可以安心寫一部大書，寫一部本國史綱。但自從開始賭錢之後，不僅無錢可存，連早先的儲蓄也輸得一乾二淨了。他吵着嚷着要戒賭，我給了他火柴，他就在我房門口燒那些紙牌，那些老K老Q和小J全讓他燒成一堆模糊難辨的紙灰了。他洩憤之後，揚長而去，剩下我單獨對着那堆紙灰時，我便想起我的講義和荒疏已久的文法。

再上課的時候，我竭力振作自己：揚高了講書聲音，不厭其詳的講解、用盡心機舉例比喻：但我發現學生都很安靜、臉上有一種迷惑、眼中有一種仇恨、……而在他們的靜默中，我感到自己正在下沉，湖水很深、很黑、很涼、……我彷彿又看見那些有記號的紙幣，看見那些我熟悉萬分的老K、老Q、小J……。我彷彿看到很多

日子都變成了紙幣和紙牌，它們匯合成一道水流，而在那水流中涵泳着。然後我發現自己已經沉到湖底，湖水漸漸在我頭頂上方閉攏，而在岸邊上，那些女學生靜靜的站着，臉上有一種迷惑、眼中有一種仇恨，他們伸出手，向我索討被我浪費掉的他們的時間……。

老楊燒掉了紙牌，再過半個多月，學校便放暑假了。大家既然都贊成戒賭，牌局便湊不起來。暑假開始時，老吳三天二天往市內跑；老胡忙着買衣料、縫西裝，像在準備禮婚；老楊關在房間裏練草書，我則繼續編講義、讀文法。暑假過了一半，校長新聘的高中國文教員來了，他身高將近六呎，肩膀寬、胳膊粗，像是一個體育教員似的。我們叫他老張。老張的衣箱裏有二付嶄新紙牌，於是，賭風在一夜之間恢復了昔日的旺盛，牌局又日復一日的繼續下去，風扇也再度集中到那個有牌的房間中去。

不過我沒有參加他們；我把參考書在書桌上高高的堆起，好像一座城堡。躲在城堡後面，我時常想起老吳花白的髮髮、老胡禿的頭頂、老楊沒有開始的本國史綱。儘管如此，牌桌上發出一陣哄笑，仍能令我半天讀不進一個字；一陣風吹來那房間裏的香煙味道，也會使我久久坐之不安。夏日炎炎，午飯後瞌睡便來了，睡意正濃之際，有時竟會見到老K、老Q的幽魂排成壯觀的隊堂而皇之的朝我開來；遇到那種時刻，我只有連午睡也放棄，站起身，朝他們怒喝一聲：「滾開！」暑假中我盼望早日開學，到了開學的日子，我的城堡已經堆起得很高了。老K、老Q、小J……他們很少再在我的夢中出現，我的夢境的確平淡了不少，但走進教室之後，我也不再有溺死的感覺。而我知道，有那麼一天，老吳又會突然跑到我房中來，還有老胡、老楊、老張、……我在抽斗中準備了滿滿一大盒安全火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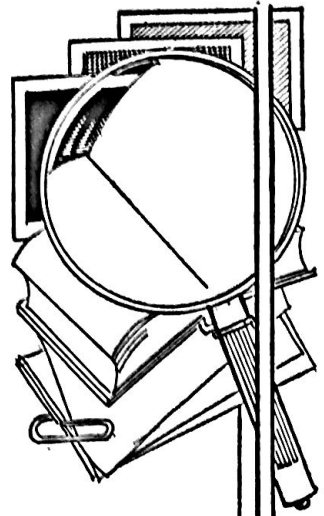
孤獨 (外一首) 白鷗

一片空白，
一片曠野，
舒幽幽而影，
在羅馬教皇底加冕禮；
和紐約聖誕夜的杯中，
幢幢地擴大飄飄然升起！

落日照在我銀鐺的項鍊上，
是哭泣掩住了喧囂？
抑是塵埃窒息了哭泣？
而淚在墨水裏昇華！
而笑響徹海角石峰，
於是晨星們在那空白上慘笑！
笑聲使而影在曠野裏加深。

四月

非霧的隱泣可以留住的，
沉鬱以雲低低地翳我，
飾環邊的髮髮飛颺；
四月的靈感我以成熟的夢，
憶麥穗泛花的原野；
麥芒柔如盈盈綢浪，
佩薔薇於聖泛泰倫的雙頰，
雨弦奏不出子規的變調了！



借來的理論與技巧

· 劉以鬯 ·



本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書」，對中國新文學，有這樣一段相當客觀的評介：

「作家們很自由地借用了歐美的理論與技巧，其中一部分作家會留學歐美。西方文學的趨勢，普遍地反映在中國的，都是幾十年前的東西。曹錕的『雷雨』顯示着易卜生的影響；茅盾的『子夜』則顯示着左拉與托爾斯泰的影響……」

這一段文字很直率地指出：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運動是一種「革」而不「新」的運動，切斷了優秀傳統的持續；同時還「自由地」，雖然不是盲目地借用了歐美的理論與技巧。事實上，在曹錕的作品中，除了易卜生的影子，我們還可以很清楚地找出優力辟狄斯的作用方法。如果拿「原野」與尤金·奧尼爾的「瓊斯皇帝」比較一下，兩者

之間的相似，顯示着蓄意的摹仿。至於茅盾的作品，「大英百科全書」說是受了「左拉與托爾斯泰」的影響，只說對了一部分，以我看來，茅盾受U·辛克萊的影響似乎更多。

「借用」歐美的理論與技巧，固然可以革掉舊文學的命，卻不能產生高水準的、民族意識極強的、能够發揚固有文學精神的作品。「阿Q正傳」之所以被視作「中國新文學的古典作品」，完全因為作者繼承了傳統！同時又吸收了西洋文學的精髓，創造出一種新的文體。「吸收」不是「借用」。「借用」可以採用「囫圇吞棗」的方式，吞了下去，不必深究利弊。其情形，與向別人借錢是一樣的，雖然可以堂而皇之的放在自己的袋裏，歸根結蒂仍是別人的錢。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不能有超水準的作品產生

，這是一個重要的關鍵。抗戰時期，「文藝陣地」曾經喊出過「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口號，算是有覺醒了；但是這覺醒猶如曇花一現，甫現即謝。時至今日，新文學在本質上依舊依靠借來的理論與技巧支持着它的持續，正因為那一次的覺醒並不是真正的覺醒。數十年來，我們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現在，應該客觀地、冷靜地看看自己了。新文學引以自傲的作品，像「子夜」、「像『雷雨』」，已被指出是摹仿他人的、借用歐美理論與技巧的作品，缺乏第一流作品應有的獨創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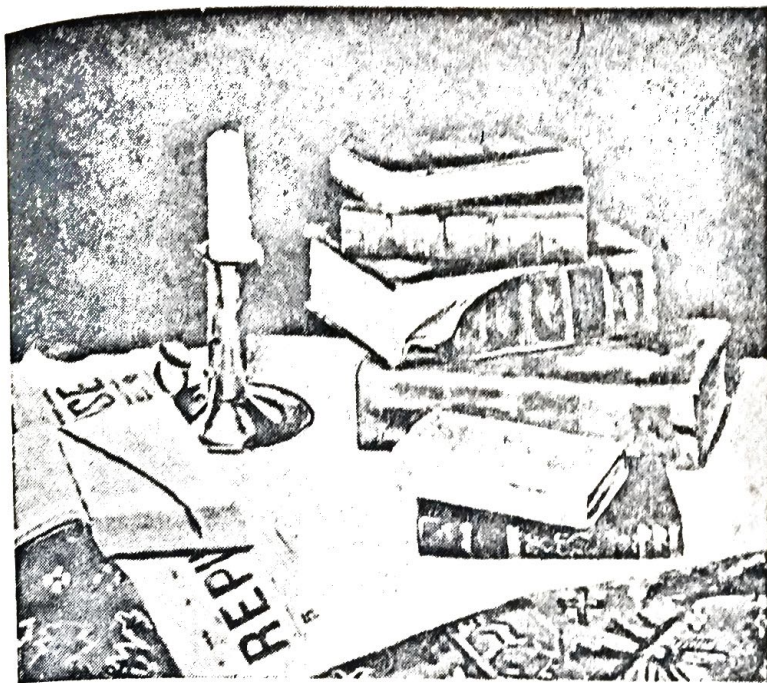
摹仿並不是壞事；借用歐美理論也不見得有害，問題是：碑帖的臨摹者，縱或以一輩子的時間去臨摹，如果完全放棄自己的個性，就不可能超越被臨摹者已經達到的成就了。除非臨摹者有勇氣去擺脫被臨摹者的影響；同時創造屬於他自己的藝術，否則，不可能有偉大作品。屈己從人，究竟不是藝術家應取的態度。

五四文化運動的產生，是有其歷史的必然性的，但是這個「新文學主義」，雖有勇氣「除舊」，卻未能澈底「佈新」。換一句話說：這個「新文學主義」並不是積極的文學革命。開闢道路者急於有所表現，手上缺乏開路工具，倉卒間只好向外國借用器材了。這原是不但才出此的，可是一直因循下來，不但失去佈「新」的意義，而且是一種不正確的引導。這個「新」，在中國是「新」的；在歐美，卻是很舊的東西了。

今天，我們仍在摹仿十九世紀的「寫實主義」名著。有些人還固

囊中物

G. K. Chesterton 作
錢歌川 譯



我在很小的時候，有一次遇見了一位建設這帝國的人——一位穿着阿斯脫刺罕（astracan）羊皮大氅，帶着阿斯脫刺罕羊毛鬍髭的人——那是一種緊密、濃黑而捲曲的鬍髭。他帶上那樣的鬍髭是爲着要配合他的大髻呢，還是他那拿破崙一般的堅強的意志，使得他不僅在通常的地方帶着鬍髭，而且要在他的衣服上都帶着那種小髭，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只記得他對我說過下面那樣的一句話：「現今一個人是不能夠把他的手放在他的衣袋裏閒蕩度日的。」我顯明是十分信口雌黃地回答他說，也許一個人能夠把他的手放在別人的衣袋裏度日吧；於是他便開始談論到道德的進化問題，所以我想我所說的是有幾分真理在裏面的。但是那個事件現在又回到我腦中來了，使我聯想到另外一個事件——如果你可以把它叫作一個事件的話——那就是前兩天我剛遇見的。

我平生只扒過一次衣袋，而那時所扒的（也許是由於心不在焉的關係）卻是我自己的衣袋。我那行爲很有理由地真可以這樣來描寫。因為從自己的衣袋裏扒東西出來，至少我有比扒手更爲緊張而顫抖的一種心情；我在那衣袋裏會找到什麼東西我完全不曉得，自不免要抱着很大的好奇心。說我是一個好整潔的人，也許稱讚未免過份。但是我對於自己所有的一切東西，卻始終能夠說得很清楚的。我始終能說出那些東西放在什麼地方，我是怎樣處置它們的，只要我不把它們放在衣袋裏的話。如果有什麼東西一度落到那些無名的深淵中去了，我就得跟它永遠訣別。我想我把它投入我衣袋裏的東西，是仍然在那裏的；同樣的假定也可以應用到我把它投入海中的東西。不過我對於貯藏在這兩種無底洞中的財富，同樣地一無所知。據說到了世界末日，海裏會把它所有的死者放棄的，我想在那同樣的場合，便有長串長串稀見的東西，會從我的衣袋裏跑出來的。不過我已經忘記了我衣袋裏有些什麼東西；除了錢以外，再沒有一點什麼我找到時會感到驚訝的。

這至少是我到現在爲止的愚昧無知的狀態。我在這

執地認爲：唯有摹仿寫實主義的作品才是正統的文學作品。

其實，這種觀念完全失去了文學革命的積極意義。「單靠摹仿，不會獲得成就。」這是亞瑟·保維對青年喬艾斯說的話。

現在讓我舉一個實例出來。喬艾斯在十八歲的時候，就知道自己對文學應該做些什麼了。一九〇〇年，在發表於「半月評論」上的那篇「易卜生的新劇本」中，他對易卜生的「當我們醒着死亡」一劇，推崇備至。從那時候起，他就下決心要追上甚至超越易卜生了。當他十九歲的時候，他對自己將來的成就已無懷疑。但是，熱誠並不能代替成熟。他寫了一個摹仿易卜生手法的劇本，企圖爲人類的一些基本問題找到答案。這個劇本早已失傳，據說是一個失敗之作。後來，喬艾斯對法國的諷刺文字極爲醉心，有意將這種諷刺文字當作碑帖來臨摹。他的朋友亞瑟·保維對他說：「單靠摹仿，你不會獲得成就。你是一個愛爾蘭人，必須依照愛爾蘭的傳統寫作。借來的文體是沒有用的。你應該將你血液裏的東西寫出來；毋需寫你腦子裏所想的東西。」這一番話，對青年喬艾斯有着巨大的影響。喬艾斯知道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是純粹俄國的；但是這純粹俄國的作品卻使屠格涅夫變成了一個國際性的文學巨匠。喬艾斯對他的天才從未有過懷疑。

裏只願簡單地回到那個特殊而異常的，前此無匹的情景，那使我冷酷無情而心理健全地，掏出了我的衣袋。我被關在一間三等車廂中，去作一個相當長的旅行。那時快到黃昏了，但也許是在別的任何時候，因為一切類似天地或明暗的東西，儼然是一枝巨大無比的水筆，都被塗上了茫茫一片完全無色的雨。我手邊又沒有一點類書報可看。我甚至連一枝鉛筆，一塊紙片都沒有，無法來寫出一篇宗教的敘事詩。車廂的壁上又沒有一點廣告，要有的話我便將埋頭去研究那些廣告，因為任何一篇印出的文字，都很足以誘發無限複雜的心機。當我面對着那一「日光皂」三個廣告文字時，我在想到關於肥皂的那個不大愉快的題目之前，便要把太陽崇拜，希臘的太陽神，以及關於夏季的詩歌那一切的光景想個透徹，發揮無餘。但是此外任何地方都沒有印刷的文字或圖畫；除了車廂內空白的木板，車廂外空白的雨天之外，什麼也沒有。現在我特別用力地否認說任何東西都不足以引起興味的。所以我注視了板壁和座位的接縫，而開始竭力地想着那關於木頭的迷人的題目。正當我開始悟到基督爲什麼不做泥水匠，不做烘麪包的人，或是其他任何職業，而要做木匠的那個理由的時候，我突然跳立起來，而想到了我的衣袋。我隨身帶着一個未知的寶庫到處走着。我蒐集了無數未知的古玩，在各種不同的地方，掛滿了我的一身。我開始把那些東西取出來。

我所遇到的第一件東西，便是大堆的巴脫西地方的電車票。那多得足夠供給一個撒紙競走的遊戲。它們像彩色碎紙片一陣陣地洒落下來。當然，在最初，它們觸動了我愛國的感情，使我爲之下淚；它們又供給了我所要求的印刷品，因為我在它們的背面發現了關於某種丸藥的，一些短篇動人的科學小品。比較地，就在我當時的貧乏中，這些電車票便可以視爲一個小巧精選的科學圖書館。如是我鐵路旅行要再繼續幾個月久的話（在那時看去好像是可能的），我便要讓我自己對於丸藥的情形加以辯論一番，利用我所有的資料，來擬就贊成與反對的答覆和反駁。但是畢竟最使我感動的，還是那些車票的象徵的性質。因為他和聖喬治的十字架意指愛英格蘭的熱忱一樣地確實，這些零星紙片就意指我們愛這城市的熱忱，那個也許是現在英倫最大的希望呢。其次我所取出來的東西便是一把懷中的小刀。用不着我說，一把懷中小刀，單就它本身而論，就可以寫出一部很厚的書，充滿着道德的默想。一把小刀代表着最原始的實用的起源，所有我們人類的文明，都是基於那低而厚的枕頭上，同樣地也是基於這小刀上的。金屬，那喚作鐵的東西，和喚作鋼的東西的神秘，把我帶到半昏迷的夢中了。我看見了那陰暗潮濕的森林的內部，那它最初的人類從所有普通的石頭中，找到了那塊奇異的石頭。我又看見了一個漠然而激烈的戰圖，在那場戰圖中，對抗着一個決死者手中的嶄新發亮的東西，石斧破了，石刀也被擊得粉碎了。我聽到了地球上所有的鐵砧上打鐵鍊鋼的聲音。我看見了封建戰爭中所有的寶劍，和工業戰爭中所有的福利。因爲小刀只是一把短劍，而懷中小刀便是一把秘密的劍。我把它打開來，望着那我們叫作刀身的雪亮而可怕的舌頭，我想也許這就是人類最初所需要的東西的象徵吧。隨即我就發覺我是錯了；因爲從我衣袋裏出來的其次的東西，便是一盒火柴。於是我看見了火，那甚至比鋼還要強，那老而兇惡的女性物，那東西是我們大家都愛的，但誰也不敢去觸它。

再次我所找到的是一枝粉筆；而我在那裏面看見了世界上所有的藝術和所有的壁畫。再其次找到的就是一個價值很小的錢幣；而我在那裏面不僅看見了我們國王的像和題記，而且看見了從世界開闢以來的政府和秩序。但是我沒有篇幅來把我衣袋中傾瀉出來的，有詩意的光輝燦爛的長行列中的細目一一脫出了。我不能告訴你，在我衣袋裏的所有的東西。雖然，我卻能够告訴你在我衣袋裏我不能找到的一件東西。我所指的就是我的火車票。

，有了這樣的認識後，他的作品題材就不再越出「杜伯林」。

從這裏，我們就可以找出正確的道路來了。放棄摹仿，當然不是復古。我們必須建立自己的理論與自己的技巧，不開倒車、不抱着屍體狂吻；作品中儘量保持民族氣派與民族芬芳。我們可以有條件的接受傳統，只接受傳統中的優良法則。然後站在新的角度去認識傳統，賦以新的意義；解除傳統的束縛，創造進步的、站在時代尖端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必須具有獨特的風格、精神、形式與內容。

從事新文學工作的人，如果不加選擇地將所有的古典作品當作廢物，不但愚蠢；而且是一種巨大的、無可彌補的損失。

不過，借來的理論與技巧也不是阻力，相反地，倘能消化，還是有幫助的。然而一味摹仿，尤其是過分積極地追蹤「幾十年前的舊東西」，不僅徒費氣力；而且會與時代背道而馳，那就不是正確的途徑了。

新文學的發展軌跡，一直是混亂的。唯一「洋」主義者所追求的最終目的，可能是用外國文字寫中國文章；頑固派仍在做八股；而保守的工作者則受了錯誤的引導，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然而現在，覺醒的時候已到，我們必須建立自己的理論與技巧。

中年的感喟

· 徐 速 ·



雖然我還沒有資格被列入中年人的名單，但在心情上已有一葉知秋之感了。

當你在年輕小伙子的歡笑中，驕傲地感到孤獨落寞；當孩子對你改變了伯伯的稱呼，當你失去勇氣去試試扭腰舞；當你在社交場合顧及到莊嚴、矜持；你便會怦然心動：「怎麼？我老了！」是的，就在這如夢初醒的一刹那，你不再是跳跳蹦蹦的青年人了，你已經踏上中年的跳板，那滿載着天真、熱情的童話船，也在向你「拜拜」！

固然，你驚呼的「老」字，還不是生理學的嚴格的概念，而且帶着幾分優美的可愛，只是像

孩子們堆雪人，呵着熱氣暖暖的手，或者縮着鼻子嗅到春天草根發芽的氣味。漸漸地，你才注意額上被時間刻劃的綫紋，鬢角的星星白髮，但那是將來的事，現在，你只是心靈上透過一股涼氣而已。

人到中年，對世事的感觸似乎特別靈敏，對人生的認識也比較深刻了，如果將人生比做旅途，那麼你會在中途停一停，回顧經歷的坎坷路程，遙望未來的遠景，看看錶，擦擦眼，你會慨嘆：「江湖多險阻」，或者「念天地悠悠，愴然淚下」，不然，你會感到「如今識得愁滋味」，索性「欲語還休」。

沒有人能在人生的試場裏交白卷的，除非你是白痴，或者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隱士。進入了中年，首先給你的刺激是幻想的破滅，也可以說真實的面對人生。從前，你是生活在海市蜃樓的夢境裏，在兒童時代每個人都給自己編織一些美麗的夢，你會想像過你可能變成王子、騎士、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事業家，或者，你夢想着英俊而多情的王子、騎士向你求婚，經過了多少年，這些夢想破滅了，你會明白那些是永遠不會存在的，甚至你會嘲笑你自己的孩子氣。現在，你彷彿你摸觸到什麼真實的東西。同時，你也認識了許多虛假的一面，你懂得諂媚者臉上的笑容，你看透偽善者的靈魂，你了解到別

人的痛苦，因為，你自己也痛苦過。

孔子在敘述他人生的歷程時，他是十五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這個觀念，幾乎成為一般人承認的公式了，我覺得以現代生活的感覺來說，便值得討論，甚至，它可能是得到相反的結論。

人活到五六十是怎樣的感受，現在不敢妄說，但三四十這兩個論點，不免使人懷疑，依我個人的體驗，倒是三十難立，四十最易惑。

三十歲是人生的黃金時代，學富力強，事業心旺盛，但立與不立，固然要看個人的遭遇環境，大概難立總該為大家承認的，事實上，除了少數人，一般三十歲的青年，還算是初出茅廬，很難有什麼成就。

也許因為我們這一代人，生不逢辰，大都被時代的浪潮拋來拋去，根本談不上立業立命。但現在二三十歲的青年，也有惶惶然不可終日的心情，大學畢業的學生，未出校門就感到求職的威脅了，僥倖鑽到留學的路子，也嚐到寄人籬下的辛酸滋味，難道永久在給外國人洗碗砍蘆筍！學理工的還可以不愁斗升，學文法的戴上方帽子，反而連僱主也不大歡迎了。

在我個人來說，總算僥倖的在流浪中渡過了這個苦悶的階段，現在正是感受着困惑的味況。也許由於年青時受騙多了，現在不論甚麼樣

動聽的口號，再也不敢死心塌地的相信，對於任何宣傳都打折扣，甚至讀書的態度也改變了，從前總認為書本是對的，教抄的觀點是對的，但現在反過來一下，便覺得處處有問題，其實，每一學派支持每個學派的認識，誰也不能完全肯定或肯定，學者們除去頭腦的虛實於神主的地位，——康德、尼采、黑格爾、馬克斯、孔、孟、楊、朱，但還只是百家爭鳴而已。

誰代表真理，這問題永遠也搞不通的，青年人可以簡單總的認識，說幹就幹，但中年人就不願這樣毫無頭腦亂了。事實上，人類的文化存在一天，這個問題也就存在一天，據說遠東來，希望找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教人獨立思考，其實，思考何易獨立起來，每個人都不知不覺中受到學派、傳統的影響。

作為一個現在的文化人，處世接物，都多少的接受儒釋道的觀念，再滲雜着西方的學術影響，往往自己也迷惘起來，所謂客觀標準，倒是一盤不中不西半中半西的大雜會。

這種迷惘在時下知識份子可以明顯的看到它的缺點，我有些朋友便喜歡作這種思想掙扎，滿口民主、自由、個人主義、社會主義、傳統道義，遇到利害衝突時，只要祭起其中一件與己有利的法寶，便無往而不利，目的是佔便宜，倒真是合乎辯證邏輯。

困惑與明智的抉擇是相對的，即使是一種不明不白的抉擇，也比思得患失的困惑好得多。

年青的時候，讀一本書，看一齣戲，聽人家一次演說，感情便容易激動起來，甚至將激動變成行動，記得抗戰初起時，山東抗日劇團到我們縣裏演了幾天戲，高年級的同學三天內跑了一大半去從軍，我們年齡小的，只能摸着童軍棍嘆氣，後來縣城淪陷了，地方父老，出頭恢復秩序，但很少有學生回學校去，任從流浪失學，壞一點

的變成了流氓土匪。

說來這種衝動的愛國熱情便值得檢討的，至少，當政者沒有考慮到「儲才建國」的重要性，而且近乎殘忍，讓那些毫無訓練的青少年上火線去，何異童子操刀！

當時，我們都被捲進這時代的洪流裏，所幸聽了一位中年人的指點，冒險犯難跑到後方去，可是，等到學了作戰技術，抗戰已接近尾聲了。

現在想起當年情景，還不禁熱血沸騰，但在戰爭中，我做了一件冷靜的事，至今仍引為畢生得意之作，和我同班有兩位同學，他倆身體孱弱，但卻心雄萬夫，成為軍事教官諷嘲的對象，好不容易挨到畢業，我們分發到嚴寒的內蒙古一帶作戰。

大家相處了一個時期，發覺他們沒有一點戰士的氣質，平時還不感覺怎樣，但在炮火連天中，他倆便心神惶亂了，一次追擊和一次退卻中，日行一百五十里的急行軍，就將他們拖垮了，A君因為脫離戰場慢了一步，便連累了好多人戰死，B君急行軍吐了血，迫得用擔架擡着跑。

戰役結束後，我到醫院去看他，他病骨支離地躺在床上正研究一本外文書，面前有一堆像孩子玩的積木，床頭櫃上有一本拍紙簿，上面畫着圖案似的風景畫——有樹木、房子、橋樑。

談完了正事，我順手拿起他的書，內文卻一點不懂，但我認識封面上的字，一本德文的工程雜誌。

「你怎麼對這種學問發生了興趣？」我問。他紅着臉，一把將書搶過去，很像孩子們偷看連環圖畫被家長發現時的表情：「無聊嘛，看着好玩。」他說着，拉開抽屜，搬出了落滿灰塵的「典範令」一類的軍事書籍：「我本來是在大學學工的。」

「為什麼在軍校不選讀工兵科？」

「既然從軍，就要在前線一刀一槍的打，工兵作戰的機會太少了！」他枯瘦的臉上現出光采，但一下子就過去了：「說實在的，我還是喜歡我的本行，我從小就喜歡數理，對打仗實在沒興趣！可是！……」

沒等他說完，我就接着說：「你應該回到你本行去，國家也需要建設人才！」

「等戰事結束了！」

「你可能等不到！」我一下子說滑了嘴，這是軍人最大的忌諱，但我只好硬着頭皮說下去：「真的，軍隊生活對你不適合，勉強拖下去也沒有前途，何況，你的健康也拖不下去！」

「你以為我怕死？」他有點生氣，這是我看過他發的最大脾氣。

「問題是死得沒有價值！」我突然聰明起來，想起一句什麼人說過的格言：「生命的價值是以對人類的貢獻為衡量標準的。」

他默然無言的嘆口氣，眼角噙着淚珠，低着頭又拿起他的建築草圖。

回到部隊裏，我替他請准「長假」，這是他人生最大的決定，但我冒冒失失的給他幹了。二年後，我經過上海時，他已經是一位著名的工程師了，後來聽說他考取了公費留學，從此便斷絕消息。

青年人憑着一股熱情，可能對自己都不認識，尤其是思想信仰，往往為了一兩句漂亮的口號，犧牲生命都在所不惜，一失足成千古恨，不用等到「百年身」回頭，已經看到清楚了。

做錯了事，走錯了路，還可以及時補救，大不了貽誤前途，我覺得連平時心目中的偶像都動搖了，倒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少年時對赫赫風雲的軍政人物，總以為他們是超人、偉人，但長大了，對這些人物多多少少的接觸過，漸漸就打了折扣，再進一步覺得他們

也只是平凡的人，及至改朝換代，這些失敗的英雄看到的機會更多了，原有的印象簡直改觀，他們不但禁不起時代潮流的衝擊，甚至連求生的技能都沒有，愚蠢、低能、懦弱，甚至卑鄙，使我明白了他們只是因緣時會，爬上高座，正如廣東人常說的一句諺語：「行運一條龍，失運一條蟲。」

用這些懶虫、笨虫來擔當國家要職，怪不得國運如此敗壞，生民倒霉，但他們仍然渾渾噩噩，迷戀昔日的光彩。記得五六年前，有一次朋友帶我去拜會一位民初的將軍，他的威名實在對我有莫大的吸引力，想不到一見面便使我涼了半截，他那副尊容和照片不大相稱，瘦小猥縮，活像舊時上海落魄的癩三。當然，人不可貌相，我希望從他的談吐中發現他的偉大，果然他口沫橫飛，大談當年的光榮歷史，這些歷史都是用來幫助我們相信他的結論——中國未來的大總統。

「百分之百的！」他肯定的說。大概他看到我們臉上驚訝的表情，不待我們發問就解釋起來：「第一、國父當年答應我是他的繼承人；第二、本來我早該接任的，想不到××對我反叛，也可以說是窃位，他是我的部下，理應物歸原主；第三、美國人支持我，明明白白，非我莫屬！」

本來還可能有第四第五個理由，恰巧他的七姨太太送參湯來了，他打了一下呵欠，匆匆的跑進房間，我也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知道一定是他鴉片癮發作了。

在歸程中，想起這位老將軍的話，我和朋友們先是大笑，後來沉默，忽然心頭一酸，不禁流了眼淚，一連串的問題像毒蛇似的纏着痛苦的心，中山先生怎麼認識這種人，我們雖然不相信他繼承的鬼話，但至少交給他的軍政大權是事實，所謂革命將領和老軍閥原來是一丘之壑，至於美

國人支持這句話更使人憤怒了，外國人憑什麼干涉中國的內政，但他為什麼想不到人民的支持。更奇怪的，他卻一點也不感覺臉紅。

這種情形要是在年青時遇到，也許要當面斥責他，但當時已經懂得世故了，可是仍免不了感情的波動，如果是現在，我可能只是會心的微笑罷了。

天下烏鴉一般黑，舊時代的人物固然如此，但畢竟還自私自得坦白，新時代的人物看來高明一些，不過新瓶舊酒，仍然是一套，成王敗寇的腐敗想法。有時，看到青年人那種狂熱的行動，天真的想法，真是欲哭無淚，欲泣無聲。由於對世情的大徹大悟，許多中年人往往會

群讚

張默

從我的睫毛間溢出來
敲沉甸甸的鼓聲

像雨水般的滴打着
白色的小小的雞雛

一信仰的散步者，它們奔馳着
一基督的服膺者，它們奔馳着

奔馳着，威威
那些手，那些古怪的手
那些拿畫筆的，沙加勒的手
那些握雕刀的，高思密的手
那些手，沉思的手，古色古香的手
哲學家的手，沙特的手
英勇的挑戰者的手，海德格的手
那些手，那些噴射腦汁的

變成消極悲觀，或者聰明的成為「圓滑」的人物，大概等到了「知天命」的年齡，可能更要爐火純青了，正如俗語說的：「人老成精！」

可是，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中年人具有冷靜觀察、實事求是的優點，也是做事做學問的基本態度，他不再幻想，也不再衝動，避免許多浪費的情感，也不會再發生唐·吉訶德大戰風車的傻事。

但話又說回來，天下事有許多是需要年青人那股衝力的。要是年青時就有這些中年人的體驗該多好，然而，那又不像青年人了。青年人仍有青年人可貴的地方，而那可貴的優點，常隨着青春一去不再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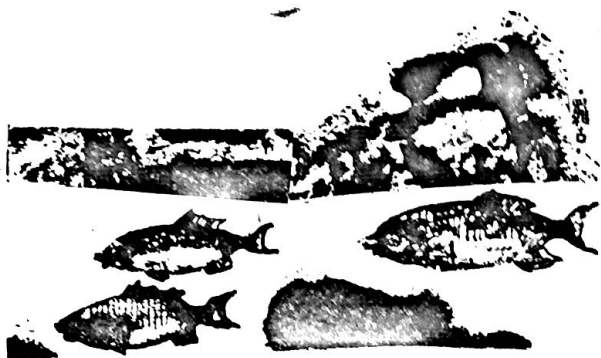
那些藝術家的手，華格納的手
史特拉汶斯基的手，哈特·谷潤的手
克勞德·羅依的手，大衛·葛思康的手
神秘的波底葉夫的手
揮舞着，跳越着，那些手，那些
永恆永恆美麗美麗的手

奔馳着，威威
這世界是神秘的
沒有什麼一定的風
我可以把一張畫布戳一個洞
展示着，這就是空間派

我以為它們會向上
所有努力的不懈的心靈會向上
這世界是藝術過的
從作品到作品
滿是線條，彩色孔洞以及虛無
晦，讚美神祇。我。

我怎樣寫「不安的故事」

康拉第著 關琪桐譯



這卷書包含着五個故事：迦鸞、癡人、進步的前哨、歸來、淺湖；「淺湖」一篇列於最後，卻是最早寫成的。這是我生平所寫的第一篇短篇小說，並且可以說是標記出我第一期的結束，所謂第一期，就是指以馬來羣島為背景，利用那種特殊的題材和口頭的暗示的那一期而言。這篇故事是與「阿爾梅耶的痴愚」和「羣島的一個流亡者」在同一心境中產生的，是用同一氣息敘述的（那就是說，是用講完了「一個流亡者」以後所剩下的那口氣敘述的），用同一眼光看見的，用同一方法寫成的——假如當初我從事於這種著書問世的新冒險的時候，我對於這種冒險的自覺的關係中，有所謂方法這種東西存在。對於這一層我是很懷疑的。人總是先做了自己的工作，然後纔對自己的工作有所推論。這種推論是一種非常令人解頤而唯我獨尊的勾當，對於無論何人都毫無益處，而且往往可以令人得到謬發的結論。

無論何人都可以看出，在「一個流亡者」的末一段與「淺湖」的頭一段之間，手筆是不曾變換的。巧了，實際上寫字用的筆也是不曾變換的。兩篇小說是用同一管筆寫的：一管普通的鋼筆。雖然有人責難過我，說我未免缺乏情緒的官能，然而我可以說，至少有一次我會經不禁不由的被一種縱情的衝動所驅，使這一層很使我高興。我心裏會想，這管筆本是一管

好筆，而且也給我效勞不少了，於是我就把它裝在背心上的口袋裏，有意把它當作一種紀念物保存着，以便日後用柔情之眼相待。後來這管筆成了一個在種種地方翻出來的東西——在小抽屜的底兒上放着，在厚紙盒裏頭與我的袖扣領扣參雜一起；到了後來，它就在一隻大木鉢裏找着了永久的安息；那隻大木鉢裏面，有磨鬆了的鑰匙，有一塊一塊的碎火漆，有一根一根的短繩子，有斷了的小練子，有幾個鈕子，還有些別的同類的東西，都是零零碎碎的，好像破爛的沉船一般，從一個人的生命，飄流到這種器皿裏面。我時常看見了這管筆，就分明有一種快意之感，不過後來有一天我看見那裏頭竟有兩管舊筆，於是我就大為驚恐。那管筆怎麼會沒進火爐子裏，也沒進字紙簍裏，偏偏跑到了木鉢裏頭，我是莫明其妙的，反正那兩管筆都在那兒呢，並排的擱着，全都帶着很厚的乾墨水，哪個是那個，完全難以辨認。這種情形是很令人為難的，可是我打定了主意，不願把自己的深情分用在兩管筆上，又惟恐冒然把自己的深情濫用在一管陌生的筆上，於是我就把那兩管筆一齊扔到窗戶外頭的一個花池子裏去——如今回想起來，那個花池子，用作一個人往日的遺物的墳墓，倒是很富於詩意的。不過那篇故事卻依然存留着。它最初是在「康喜爾雜誌」中刊印的，那是我第一次在任何期刊中與世人見面；碰巧我的壽命倒還不短，能够在生前見着馬克斯·比爾包姆先生那部名叫「一個聖誕節花園」的書，那是一卷摹擬挖苦別人文體的遊戲文章，把我這篇小說也極為可喜的戲弄一番，而且與我為鄰的都是些很好的作家。這回事使我得到無窮的快慰。我這

總相信我在社會上的存在。我所受賜於「淺湖」這篇小說的實非淺鮮。

我下一次在短篇小說的寫作方面的努力是一種改途易轍——我的意思是說離開了馬來羣島。也沒有預謀，也沒有悲哀，也沒有欣喜，差不多也沒有注意，我就跨進了「進步的前哨」的那種大不相同的空氣中。我在那裏找着了一種與前不同的道德上的態度。我似乎能够捉住新的反應，捉住新的暗示，甚至於爲我的文章捉住新的韻律。一時間我想像我自己成了一個新人了——這真是一種最令人興奮的幻覺。這種幻覺把我纏繞了些時候，它是妖形怪狀的，身軀一半是確信，一半是希望，尾巴是色彩變化，光芒閃爍的夢幻，頭是能够改變形狀的，就像一個柔軟可塑的面具。後來我纔明白，我也和其餘人類一樣，無論什麼都不能把我從我那致命的一貫態度中解救出來。我們是無法逃避自己的。

在我從中非洲帶來的贓品中，「進步的前哨」是最輕微的一部分，那主要的部分自然是「黑暗之心」了。別人們在那裏曾經找到不少與這全然不同的東西，我十分相信，我所取爲已有的，是對於任何別人都不會有多大的用處的，這使我心裏很舒服。而且我們也不能不說，我所帶走的贓物，是微乎其微的。整整齊齊的疊好了以後，就可以把它全部裝在胸前的口袋裏頭。說到故事本身，根本的情節都是很真實的。要想首尾一貫的編一套真正動人的謊言，我可沒有那種本領。

「痴人」分明是一篇因襲的作品，因此在這裏我對於它也不能有什麼話說。這篇小說的意思，並非起於心中所感，卻是起於目中所見：就是那實在的痴人。我後來有一時期，在曖昧的衝動與躊躇中摸索了許久，結果就產生了「黑水手」一書，過了那個時期，我才動手寫我那按時間的先後說是第三篇的短篇小說，就是在這卷書中列爲第一的那篇「迦鸞：一個回憶」。

在多年以後重讀「迦鸞」，我會經覺得，自己就彷彿是在一個形勢頗優的地位上，用一對望遠鏡望見了某種情景似的。在那篇故事中，我並不會回到馬來羣島，只是掉轉頭去再望一眼而已。我承認我的心神是完全被那片遠遠的景象所吸引了，甚至於我當時並不會注意到，那篇小說的主題差不多是和「淺湖」的主題一般無二的。話雖如此，背後的觀念卻是大不相同的；不過這篇故事所以成爲令我紀念的重要作品，大半還是因爲它是我對於「勃萊克伍德氏雜誌」的第一次投稿，而且我因此就和威廉·勃萊克伍德先生親自結識；這位先生的鑒賞，雖然是謹嚴不苟，我覺得倒是真純的，因此是值得珍視的。「迦鸞」是我寫完了「黑水手」的末一行後，剛過三天，忽然閒心血來潮，就動起筆來的；這篇小說的困難，如今回想

起來，是和那篇未寫好的「歸來」的麻煩，參雜在一起的，因爲那時我又重新着手於那篇小說的最後數頁，在我生平，只有這一回，可以說是曾經勉爲其難，雙管齊下。

如今我的內心誠然感覺到，「歸來」一篇可以說是用左手寫成的作品。新近我把這篇故事瀏覽了一遍，得到一種物質印象，覺得自己彷彿是在一陣傾盆大雨播鼓般的巨聲中，坐在一柄大而貴的傘下。這是非常令人心神紛亂的。在那普遍的喧囂之中，可以聽見每一雨點，打在那堅牢而撐開的綢子之上。就心境方面說，讀了這篇故事使我那天終日目瞪口呆——並不一定是感到駭怪，只是有一種悽慘的驚異。我是不願意用輕慢的言語，談論我所著的書中的任何頁的。在心理方面說來，我那種嘗試分明是有不少很好的理由的；不說別的，只要能够從此看出我在這種技藝方面會到何等過度的地步，那也就值得一試了。說到這裏，我要表白我讀了這篇後的一種驚異，我所驚異的，是這篇故事雖然用了那麼些分析的伎倆，然而大部分是由若干物理印象組成的：聲音，風景，車站，街道，疾行的馬等等印象。這些印象彷彿是爲了它們本身的價值寫在紙上的，同時又加上了一種化爲精微的描寫，描寫的是一種可喜的中等階級的城市住宅，用某種文筆產生出一種兇惡的影響。至於別的，只要有人對於「歸來」這篇故事說句厚道話（在前後不同的時候也會有人說過這種話），那我心中就感之不盡了；因爲我知道，寫這篇幻想，使我費了多少純粹的勞力，發了多少脾氣，破了多少迷夢。

緊要啟事

本刊自本期起因擴充篇幅，調整訂價爲每期每冊馬幣五角（港幣一元），半年訂費馬幣二元七角（港幣五元四角），全年訂費馬幣五元（港幣十元），凡在九月一日前訂閱本刊者，不受加價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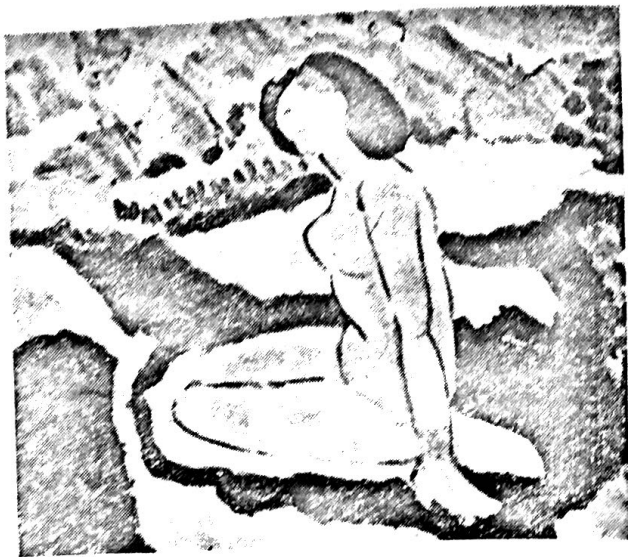
本刊訂戶部啟

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

湖上仙子

羅馬尼亞 M. Sadoveanu 作

楊 彥 譯



一天晚上，老人科斯台固告訴我他的青春時代的一個奇異故事。

他開口說，柴胡的老磨坊，至今還兀立在波畢列加湖畔。這是一所臨水的黑色的房屋。六個輪盤受巨大的水流的衝擊力轉動着，這水流從水溝衝來，環流於房屋的四周，軋軋的震天價的響。上面浮着無數的泡沫，終日水的澎湃之聲不斷，房屋也好像搖搖起來。

現在是這樣，我常在那些地方遊逛的時期——這是距今長遠長遠的了——也是這個樣子。

我記得是一天夜裏，如一篇神仙故事裏的一個夜裏一樣，銀色的月光普照大地，只有青春時期能感到的一個夜裏。那時是七月。我獨自肩荷着我的劍到湖畔去。成羣的水鴨在蘆葦叢上飛過，誘我繼續前進。

我眼看見他們迅速飛過清朗的空中，那黑點漸漸變小，終於在夕陽的玫瑰色的雲裏消失了。我從堤上經過，水在那裏狂吼，兩旁栽着保護這狹道的矮楊柳樹。我走近磨坊了。綠色的水流掃過水溝，有白色的泡沫開流於黑色的房屋四周，園場裏牛卸了軋正在反芻，在牛車旁睡着。

年老的磨坊主，他是柴胡的曾孫，正從磨坊小橋下來，嘴裏含着一根煙管。在使人耳聾的水聲和輪盤軋軋的轉聲中，人們靜靜地等待着，亮晶晶的浪花四濺在老房屋上。

「祝你健康，我的老朋友西必恩！」
「謝謝你，先生。田間作物豐茂嗎？磨着好麥粉嗎？」

這是老人照例的問題：鄉裏磨着好麥粉嗎？

「好，我的老朋友西必恩！」
「讚美上帝，」老人說。「你可好嗎，先生？你從不來看我們的。你只記得打水鴨罷！」
「是的，我老惦記着哩。我打算今夜守候在堤上。或許運氣碰到我的路上來。」

「好，祝你如願。瞧，柴胡拉給你領路罷。」
正當這個時候，來了磨坊主的姪女。她是一個二八年華奇異的少女；身材中等，雖然纖瘦，肌肉卻頗豐碩；兩頰因常受太陽光之故，微帶黧黑，一雙灰色的眼睛，如此流動，如此出衆，如此閃爍，真是我所從來不曾見過的。她的面貌雖然

生得並不十分可人，但是她的兩道柳眉下的一對灰色的眼睛，卻使她有一種特殊的迷人的嫵媚。老人那麼說時，她連忙停住步，雙目閃閃，急接着說：

「我不願意給他領路！」

「為什麼不願意？」我帶着驚訝的神情問，同時老人微笑着。

「就是因為我不願意！」柴胡拉說，斜睨着我。

「很好，」老人泰然地說，「不要帶領他好了！」

少女半閉着眼睛，端詳地看我一回，於是嬌滴滴說：

「我終歸還是領他罷！」

老西必恩開始和藹地笑了，轉身向磨坊小橋走去，柴胡拉仍留在我的前面，亭亭玉立，她的兩手垂着。她低着頭，但她灰色的眼睛仍不時由眉梢下射視我。她的頭上不會戴帽，她的金黃色的頭髮光滑地堆過兩額，挽成一個髻，貼在頸後；一朵白色的，美麗的，似乎是銀製的百合花插在她的髮際。白色的襯衣下呈現她的胸部起伏的曲線。藍的短裙平直地垂到腳踝。

她忽然抬起頭來，微笑着嬌羞地望我一眼。她的潔白的牙齒在她的薄唇中顯了出來。接着用她的眼給了我一個暗號「來——」

我跟着她。她敏捷地向前走；她的苗條的姿態大體清楚可辨。時時她轉過頭來，她的牙齒顯了出來。她把小船的纜繩解開，一躍而入，簡短地對我說：

「跟我來！」

我坐定之後，她鼓起她的氣力，捏緊篙子，把船撥開。好一會，我們的船是在蘆葦叢裏和在水草上面。我們到空曠的水面的時候，她便放下篙子，掉起槳來。小船竄開清澈的湖面，夕陽餘輝的反照，水在閃閃發光。槳在水面上輕柔地打，發出音樂般的聲音。少女全身有節奏地運動着，真是有說不出的，消魂的美麗。銀色的百合在秀麗的金黃色的頭髮上顫動着。

靜漠統治了湖上的四周。睡蓮顯映在金黃色的夕陽裏；蘆葦和諧地沙沙發響，青蠅在眼前飛過，宛如一道藍的電光。

驀地裏少女轉動她的奇異的灰色的眼睛看我。

「你今夜就這樣守候着水鴨嗎？」她問。

「是的，我得守候着。」

「好。」

她的嗓子有一種美妙的像銀子般的響聲。我問她：

「你以為這是奇怪的嗎？」

「不，」她說，轉過她的頭去；「但你可不怕嗎？」

「我怕什麼呢？」

「怕湖上仙子呀，」她帶着堅確的神情說。

「怕水裏的女神嗎？誰是湖上仙子呢？」

「什麼？你不知道嗎？湖上仙子？」

她的眼睛故意地端詳着我的面容。

太陽快要下山了；湖上的水光逐漸暗淡；一隻鸞鷖在我們的頭上飛過，牠的兩翼緩緩地擺動；牠的啼聲經過靜悄悄的蘆葦叢，傳來一陣淒涼

底戰慄。少女看看我，她的牙齒，在近於狐狸精般的風颯的微笑時，呈露出來；牠的清麗的面龐好像反映着綠的水色。我不能描摹我感着什麼，只知少女的妖豔，真令人心顫。在四周有蘆葦雜草配襯着的晚景裏——位於水天之間——她就是湖上仙子了。

小船攏在一個洞旁了，停住不動。

「我們到這裏了，」少女說。

我緩緩地登了岸。但是她的魔力使我的心頭蕩漾起來。我驟然轉過身去，把她的面龐捧在我的手中，我想吻她的眼，那裏是深深蘊蓄着湖的秘密的。她嫵媚地抗拒，身子微微擺動，笑聲嚦嚦，我不會吻着她的眼，卻觸着她的唇了，那是像火燒一般熱的。

我覺着她抽身而去，我覺着她那兩隻奇異的眼睛在盯視我，小船離岸，又溜入蘆葦叢草間了。湖上仍歸沉寂，靜漠裏只能聽見遠遠槳打水的輕柔的聲音。我在洞裏安排下一個蘆葦的小舖位，攤開我的粗呢的外套，審察一下我的鎗上的扳機，我候着水鴨的時候，於是便浸沉於遐思裏了。多麼奇異？我完全明瞭我的境地了；我很知道仙子並非別人，就是磨坊主的姪女柴斐拉，臉上被太陽光炙得黧黑的，或許竟是一個簡樸的鄉下少女。但是雖然這樣，這雙眼睛，這般笑聲，是足有魔力，如有些野花的強烈的香味一般，使我陶醉的。

在逐漸暗下去的黃昏的陰影裏，她像幻影般存在着，浮在湖心裏，浮在睡蓮的中間。我被鳥翼迅速的飛翔聲驚起。我起來。一羣的水鴨在我的頭上飛過。這個事實把我的先前的遐想驅逐淨盡了。我手中握定鎗，描準着預備放射。受了水鴨翅膀撞擊的蘆葦叢裏，黑鴨和水鷄互相呼應；一陣輕風吹過蘆葦叢。鳥兒三五成羣飛過夜的漆黑的天空。我放了幾彈。鎗發出深邃的聲音，遠

在湖的那面傳來回聲；數隻水鴨捨離了同伴，跌了下來，平靜的水面因而起了漣漪。夜影漸漸濃厚，不能看清楚水鴨了，只能聽見他們飛過時一陣小風般的聲音。傍晚的微風停止，環湖佈展一層靜默的空氣；只有黑羽的大鳥在頭上飛過時，高聲地叫着：「吱！」「吱！」時時在夜的靜漠裏，聽見深遠的淒厲的幽弱的鸞鷖的啼聲。

星光在天上閃耀，倒映入水底——月亮大概尚須一點多鐘才會出來。我披上我的外套，開始思量那雙灰色的眼睛，在逐漸深沉起來的靜默裏，磨坊和堰水的聲音遠遠尚可聽見；有的地方狗在狗圈裏叫；有的山上發起光來，黑暗中可以瞥見一陣明亮的火焰。那柔軟的體態，那雙眼睛，這般笑聲，以及與湖光和眼色那麼調和的百合使我神蕩了。現在她已不只是一個受太陽親吻着的，受和風愛撫着的，簡樸的鄉下少女了；她的每種動作，每種態度，都有些特殊之點呢，而且還有些奇異的呢。

我一向到磨坊去的時候，不會看見過她，我曾聽說老人有一個妖精般的姪女，但我卻從來沒見過她一眼。但是現在一件小事重現於我的心裏了，在那個時候，我對這事卻沒有關心。有一回，我會覺着有一副流動的眼睛射過磨坊小橋的罅隙，在窺視我。那雙眼睛一定是她的；這雙閃爍着，充滿光亮和情意的。那裏，在黑夜裏，這次熱烈的接吻好像把我燃燒起來，我等待着——我等待着什麼事，這連我自己也不能說明。

我出神地夢想那雙灰色的眼睛。我不能說——或許我已陷入睡熟了。我醒來時，月光已佈滿大地，湖上的水面全澎湃着銀子般的月色了。水亮晶晶閃着，夜靜靜的，磨坊也靜靜的；遠處堰門的水還如在夢中一般作喃喃的聲音。各處水面起來圈圈的微波，顏色如瑪瑙般的鮮麗；成羣的水鴨正在月光之中沐浴。我把我的

海·沙灘·女郎

——題照

雲煙無知，日已云暮
還守候什麼？追問什麼？
封套沒有地址
花箋沒有消息
海星戳打的郵記。風在那邊
三月傍晚進行着廝殺

行千里路，吻也變冷了
字語醺死在苦苦的鹹味裏
黃昏潑潑妳的衣裾，猶之
浪花潑潑岩石。海面張力
阻着妳的視線。荒唐的事件
阻着那少年的歸期

在西班牙，星已燦燦燃起
屠牛士繫着猩紅的布巾
日云暮矣，女郎。
當那星被刺落
便有一天暴雨，一天狂風

而妳的春衫太薄，妳的
長髮曳着梳不清的憂愁
不是乘腳踏船的日子
毋任蜘蛛蟹吸食妳的腳韻
毋任蚌貝竊吮妳的淚珠

(我空虛的姊妹)
妳是人類的女兒

· 大 荒 ·

突然我看見一種動作。小船轉動了，槳打在水面，造成大的光亮波紋。這是向我的洞裏來

話說，這便是湖上仙子呀！
我說不出我感着什麼，因為情緒的狂潮是不能用言語表示的，並且我那時是年輕，到現在我又活了半世紀了。我知道我站着，帶着驚異的眼光，像中了什麼魔似的注視着：用恰當的真實的話說，這便是湖上仙子呀！

過了一會，我清楚地聽見和諧的槳打水聲。我各處望望，不能看出聲響是從那裏來的，驀地裏，蘆葦的暗影間，輕浮的小舟駛到月光照着的水面上，銀輝裏，少女斜倚着。百合（花）閃閃在她的黑色的頭髮裏，光彩燦爛。

我把我的鎗放在身旁，側耳聽着。這是一種簡單的感人的調子。歌聲已息了好一會，但我仍舊側着我的耳朵；我只能聽見遠遠堰門上柔軟的喃喃的水聲了。時間過去了，然而我仍期望有些事情發生。

手放在鎗上。我舉目四望，預備扳鎗機——那時我可停住了。幽揚的歌聲，不很分明，從湖裏播來我的耳鼓裏。這是一隻簡易的歌，而且單調的，但是牠的深遠，水上嫵媚的餘音，清麗的月色，卻給與一種不可捉摸的魔力。我立刻想起了湖上仙子。

的。她狂速地划着，凝視着，她的兩隻大眼睛像兩顆發冷的星球一般。但當她靠近的時候，她又讓船溜開了，接着突然轉過去，笑着在洞旁駛過——一種閃爍的笑聲，我永不會忘記，不，直至今日，雖然這是這麼長遠以前的事，我也不會忘記呢。她像鬼影一般過去，笑着，她的兩眼像夜間星光一般的燦爛。在我的右面，她站將起來，投些東西給我；然後坐下去，她重新拿起槳，打着水，箭一般划到空曠的湖面去了。
她看不見了。我只能聽見槳打水的柔和的聲音；後來那聲音也消滅了，銀色的湖上完全是靜漠的了。
在我的身旁，我找着一個夾竹桃和甜美的紫蘇的花圈，愛情的花呀。
破曉，老人來引了我。當我轉身向園場走去的時候，我再一回掉過頭去望那黑色的房屋。有一雙眼睛射過磨坊小橋的罅隙，在窺視我。就在那一天裏，我離開那兒。多次我想回到老柴胡的磨坊去，但是命運不如我的願。最後我能够去的時候，別的爱情又把我留在別的地方了。年歲一年年過去，但是這個乾的夾竹桃和紫蘇的花圈使我記起這一切。並且時時我的思想迴旋到湖上仙子。

(上接52頁)「水滸人物散論」
也未為晚。」宋江道：「若是回山去了，再不能够得來，一者山遙路遠，二乃江州必然申開明文，各處謹守，不要痴想，只是趁這個機會，便好下手，不要等他做了準備。」花榮道：「哥哥見得是，雖然如此，只是無人識得路徑，不知他地理如何，先得個人去那裏城中探聽虛實，也要看無爲軍出沒的路徑去處，就要認黃文炳那賊的住處了，然後方好下手。」薛永便起身說道：「小弟多在江湖上行，此處無爲軍最熟，我去探聽一遭，如何？」宋江道：「若得賢弟去走一遭，最好。」薛永當日別了衆人自去了。

這一段文字閒閒寫出，稍爲大意看不出這種春秋筆法，其實隱藏了很大問題。這次江州劫法場，當然是由吳用調度，奇怪是吳用未下山，公孫勝也未下山，兩位軍師未動，梁山兩上兩位最勇的將領林冲同秦明又未出馬，整個責任就落在晁蓋一人的肩上，幸而得勝，實在由於江州官吏太無能，假如知府換了黃文炳，梁山人馬能否得手就大成疑問，晁蓋看清楚危機所在，加之江州法場是吳用訂下的一套戰略，而這套計劃並未包括攻打無爲軍在內。現在要晁蓋自己擬出一套作戰方案，更是無從着手，所以才要回山拉吳用，公孫一齊來。宋江報仇心切，卻堅持不肯，花榮馬上隨聲附和，以後所探路，攻城，殺人全是宋江發號施令，直到捉到黃文炳之前，晁蓋一言未發，固然是晁蓋沒有指揮的才能，但也未始不是有點氣憤。
殺了黃文炳之後，拉隊回梁山，中途招收了歐鵬四人，又是宋江出頭，晁蓋光芒盡掩，到了梁山，晁蓋竟然要讓位與宋江，心中已經有了芥蒂，宋江的答辭，僅說：「論年齒，兄長也大了，宋江若坐了，豈不自羞。」絲毫未提到才與德的問題，可見宋江此時已不把晁蓋看在眼裏。

英國文學漫談



· 果 思 ·

有一次幾個朋友在一起閒談，座中有一位作家和一位教授，那位教授勸作家去讀英文，當時有人覺得這兩件事關係有限。我在一旁雖然沒有表示意見，倒也贊成那位教授的主張。

英國的文學雖然不能代表西洋文學，總是西洋文學的一支，而且是相當重要的一支。主要的原因是英國雖有本土的文學，源流仍本於希臘、拉丁的文學，而這兩大古文學卻是西洋文學的共同祖先。莎士比亞的「拉丁文不多，而希臘文更少」爲他當時的人所藐視，當時重要的文章是用拉丁文寫的。和他同時代的人倍根通常用拉丁文著述，他用英文寫散文，大有明清小說家用白話寫小說的情形，是消遣的。

（順便說一句，這些人竟以此而知名於世，當然是始料所不及的。）在英國，文學家研究的是希臘、拉丁的文學，不是本國的。牛津大學之有英國文學講席還是近代的事情，第一位教授是羅立（Sir Walter Raleigh 1861—1922）。我說這話並不是輕視英國文學，我是指英國文學和西洋文學的淵源是根深蒂固的。

英國大批評家阿恩爾德（Matthew Arnold, 1822—88）說，不能讀拉丁文，不知道拉丁詩氣勢之雄的人，讀了彌爾敦的失樂園可以略知其彷彿。彌爾敦就有拉丁文的詩傳世。直到近代，英國學文學

的人還在學寫拉丁文的詩文。這又可以做上文的一個證明。

中國文學的傳統偉大，愈閱讀古人的著作，愈感覺我們文學值得珍惜。但我們也不能就此不向他人借鏡。以文學來說，西洋人的蘊藏不能說不豐富。無論詩、小說、戲劇、散文，西洋文學作品裏都有新鮮的材料，可供我們參考。我們不必抄襲，至少可以給這些作品喚起感興，還可以學到表現的方法。這兩大文學結合後的第一代後裔，一定大有可觀。問題只在西洋文學的著作讀不讀得懂，能不能消化，能不能運用通順美妙的中文表達從那裏面獲得的新意境、新觀念、新情趣。

中國的小說因爲被士林所鄙，這一門文學不大發達，向西洋作家學習，尤其有必要，所以如果說寫小說的人要讀英文，這句話實在是很中肯的。俄國、法國、德國的小說也有許多好作品，但要原文不如看英文的便利、容易，所以能看英文，很佔便宜，而且重要的著作都有英譯，搜閱比較便利。還有一點，西洋小說的中譯雖然不少，當然可以從中取法，但新著作的譯本出得又少又慢，西洋最發達的文藝批評，中譯尤其像鳳毛麟角，研究這一門學問不能依賴中譯。

這種主張當然也有說不過去的地方，因爲曹雪芹、施耐庵沒有看過「戰爭與和平」和「約翰克里司

多夫」之類的小說，也能寫紅樓夢、水滸，我們為什麼要讀西洋小說呢？不過我們也可以問：如果這種天才小說家讀了許多西洋小說名著，又當如何呢？沒有一個人是可以入寶山空手而回的。

拿兩種文學來比較是一件沒有多大意義的事。中國的詩詞文藝價值之高難以概述。但等我們讀了莎士比亞、彌爾敦、華滋華斯、濟慈這些人的詩以後，自不能不贊歎歡喜，想把中國的詩域擴展，另闢一條新的道路來（譬如京胡的名手如孫佐臣，一時無兩，可見這件樂器所需要的天才和工力之深，但等我們聽了西洋的提琴名家的演奏以後，怎麼能有些自慚形穢呢？不用說交響樂了）。

英國文學雖然這樣值得親近，可也不容易親近。聰明才智之士學習某一技術，不難在短期內把它學精。但文學是個沒有底的大洋。文學的語言已經難以欣賞，文學的名著更是浩如淵海，文學的門路又不只一條。我們讀「失樂園」能懂多少？詹姆斯·喬伊斯的小說在語文上用的心思，怎樣去了解。許多名著如紐曼樞機「自白」，都難以卒讀。大家聽稱藍姆的伊里亞隨筆，這就是一本滿紙有典的書。若非通曉伊利莎白時代的語法、語風、故實，就很不容易欣賞莎士比亞的劇本（不過他的著作已經有許多前人做了注釋的工作，而且有中文

譯本可以對照，還不算無處下手）。不熟讀幾百首英詩，從那裏去體會音律的微妙？研究英國文學要很有耐性地、用文學史的眼光，把有地位作家的作品一部一部讀過去，愈多愈好，似乎是沒有畢業的一天。

——中國人有語文上的障礙，讀得總慢一些。慢慢地他知道了一些作品、一些作家，慢慢地他知道了一些好壞。這是一個愉快的、也是艱辛的長期的活動，不含功利、不計報酬。英國文學的領域不是迪士尼樂園，可以一覽無遺。這是一座深山、大湖，要親自攀登跋涉，一草一木，都耐人尋味。而且不能中途止步，停止讀書，文學的緣就要漸漸淺了。

我們要想精通英國文學，最好有拉丁文希臘文的底子，此外還要通曉一些法、德、俄、意等國的文學。我說這句話，並不是我有這些外國文和古文；我看英文書最感苦惱的是書中有這些文字的引文。英國人認為人人應該懂一些，所以大多數不譯出來。所好近代的書裏這些古文和外國文已經少了，不會也不太要緊。我們看英國文學書，尤其是文藝批評一方面的，若是對這些文學一無所知，根本看下去。不過如果看多了的話，也總會知道一些的。這是一大好處。



哭罷，蠢男！

· 沈甸 ·

哭罷，蠢男。為什麼不去墾殖青紫色地帶？那是肥沃過而任它荒蕪的好土壤；是適於耕耘的。且不問收穫權屬誰，你祇能管轄播種。

某種熱度烘乾唾液——口渴而疲憊的年代。它焚燬了唇的濡濕以及眼澄明。於是，常常爲了子侄們的憂愁而暗泣——株連了某種制度以及遺傳以及去留等等的嚴肅。蠢男們是些被囚於玻璃盒的蒼蠅羣——被淑女們的矚矜與無知所蠱惑，遂在裙擺的招展之下，迷失且浪費了很多的時光。

汗涇之下，你忘及你置身何處了，幽壑森冷，峰巒峻惡，那些短程的跋涉多麼不具意義。燈火閃爍於倏那之間，你便爲遺失一方巾而自責。哎，那真算不得甚麼，一灘污穢之上有許多聖哲和盜跖，而你是創世紀，你是男人。

從不爲遺產稅以及門第以及血液的純粹而被傳統愚弄；家族之中不起糾紛。在三輪的轍痕上，我們莊穆地祭起夜旂，讓尊嚴與醜陋齊在暗空裏忽啦忽啦飄揚。唉，有些時光也會停駐——那凝結的一瞬，那焚城劈拍的恆久！哭罷，蠢男。你該發現得我們的全部不快：就在那個時候，和那個時候的茫茫的漫延。



· 古羅 ·



一
當我被抬上飛機時，我發現機上還有一個重傷的美國軍士，而且他有一個怪姓：Coffin。我心裏馬上有一種不吉利的感想，我的傷很重，和「棺材」睡在一塊，大概死定了！
飛機起飛時，我就暈了過去。當我醒來，微微睜開眼睛，我發現一位白衣白帽的小姐，坐在我

的床沿。我定睛一看，才分辨出她的白翻領上別着兩個US銅字。她看我注視她，馬上向我微笑，握住我放在床沿的右手，同時摸摸我的額角，輕輕地說：「中尉，你得救了。上帝保佑你。」
我聽得懂她的話，但我沒有力氣回答。連笑一下也感到困難，我全身虛浮無力，像睡在半天雲裏。

百 | 合 | 花

· 墨人 ·

她看我想掙扎着講話，馬上用細長的手指輕輕地按着我的嘴唇，撮着殷紅俊俏的嘴輕輕地噓了兩聲。我來印度兩年，和美國人交往不少，他們無論男女，都是那麼善於表情，而且恰到好處。看慣了豬走路，我自然瞭解她這兩個動作的意思。我愉快地閉上眼睛，她摸摸我的臉，悄悄地走開。

當我聽見她的高跟鞋，輕微而有韻律地敲在水門汀上，我禁不住睜開眼睛，望望她的背影。她的身材沒有一般美國婦女那麼高大、臃腫，但比一般中國女孩子修長，兩條蝗虫腿尤其富有彈性，難怪美國男人最讚賞美國女人的腿。這在我是一個新的發現，因為我們華人看女人只看臉，其他的地方不怎麼注意，尤其是兩腿。

她走到門邊時突然回過頭來望望我，大概是看我睡得是否安靜？沒想到我在看她，她向我嫣然一笑。

我的痛苦好像減輕了不少，帶着一點兒蜜意悠然入夢。我又回到緬甸戰場，在叢林裏和敵人追逐。日本人狡猾得像狐狸，狠毒得像狼，不但

躲在碉堡裏的敵人很難對付，躲在樹上的敵人更防不勝防，他們的「狙擊手」槍法很準，使我們吃了不少暗虧。而森林裏的吸血的大蚊蟲，旱螞蝗，以及蟒蛇，又隨時想把我們作一頓豐富的餐點。

我夢見躲在大樹上的日本人向我狙擊，一條大蟒蛇又纏住我，使我透不過氣來。我怎麼掙扎，都是白費氣力。突然蟒蛇大嘴一張，要把我吞下去，我大叫一聲，醒了過來。

她端着一杯牛奶匆匆地跑到我的床邊，笑着拍拍我的胸口：「中尉，別怕，我在這裏。」

我又慚愧又感激地向她咧咧嘴，我感覺嘴唇非常乾燥。她拿條白餐巾墊在我的項下，餵我吃牛奶。除了兒時母親這樣餵過我之外，她是第二個這樣餵我的女人。她看來比我還年輕，使我有種幸福的感覺，也有一點兒難為情。她卻非常大方，看看我的窘態想笑。

餵完一杯牛奶，她又替我揩揩嘴，我覺得有點兒力氣，向她說聲謝謝。

她淡然一笑，低着頭問我：「中尉，你剛才是不是作了噩夢？」

我慚愧地點點頭，我覺得那一聲大叫暴露了我的怯懦，當一個軍人怯懦是最可耻的事。在一個外國人尤其是一個女孩子面前真不應該暴露這種弱點。

「緬甸的仗很難打，你們華人頂好。」她也學着一般美國大兵，豎起大拇指，講了兩個字：「頂好」。

她的話沒有一點兒譏笑我的意味，說得自然而親切，「頂好」兩個字的發音完全洋腔洋調，不像我們華人講的，我聽了有點兒好笑。

她看見我嘴角一撇，非常高興，打趣地說：「中尉，你們華人很少笑，其實你一笑更吸引人。」

她講得這麼坦率，使我不能不望她。我們本國的小姐，講話七彎八拐，使人想好半天，還猜不

透她葫蘆裏賣的什麼藥？那像她這麼直截了當。「中尉，我講錯了什麼話？你這樣看我？」她笑着問我。

「小姐，謝謝你的誇獎。」我連忙回答。她哦了一聲，放心地一笑。

我說了一些感謝她照顧的話，又請問她貴姓。我非常大方地回答我：「Lily White」。

我也驚喜地哦了一聲，重複唸着她的姓名。她笑着問我：「中尉，什麼事使你驚奇？」

「哦，白小姐，妳的姓名真美，很像我國小姐的姓名。」

「我父母到過中國，我是在中國生的。」

「妳在中國多久？」我像遇着了鄉親一樣高興。

「一個月。」她伸出食指一笑。

我有點兒失望，她又補充一句：「不過我喝過你們長江的水。」

「你一根汗毛能蘸幾多水？」我用這句中國諺語取笑她。解釋一番她才會意，然後大笑起來。

「妙，妙！難怪爸爸說你們華人真妙。」

「我們華人沒有你們美國人天真活潑。」

「比起你們，我們美國人都是孩子。」

我沒有精力和她多談，她也是忙裏偷閒和我聊上幾句。臨走時她揭開我身上的草黃軍毯，看看我的綳帶紗布有沒有鬆散？然後安慰我說：「好好地睡一會兒，等會我再替你換藥。」

我謝謝她，她拿着空杯盤和餐巾笑着離開。我望着她挺直俊俏的背影，想着她的帶點中國味兒的漂亮的姓名，和她對我的照顧關切，自然產生了幾分敬意和好感。

二

白小姐和上尉醫官史密斯一道來替我換藥，因為我的傷在腰部，一顆子彈從前面小腹穿過後腰，我躺着根本不能翻動。史密斯解開綳帶紗布

，檢查了我的傷口，指導白小姐替我換藥，協助她替我細好綳帶，他先行離開，囑咐白小姐再替我檢查體溫。我是三號病房裏唯一的華人，而且是個軍官，醫官對我也特別關心。

白小姐把體溫表塞進我的嘴裏，雙手抱着右膝坐在我的床沿，側着頭望我。我嘴裏啣着體溫表不便講話，兩眼望着她。她白衣白帽，使皮膚顯得更白，綠眼珠兒周圍帶點兒天藍色，睫毛密而長，鼻樑挺直，鼻準沒有鈎，像我們大多數華人的般圓潤，嘴唇塗了口紅，彷彿兩瓣紅玫瑰，牙齒整齊雪白，下顎微尖，構成了中國美人兒的瓜子臉。金黃的頭髮被白色的護士帽遮掩了一半，前額上面和後腦部份露了出來。

她知道我在看她，但不閃避，卻和顏悅色地望着我微笑，使我如對春風。

她小心地從我嘴裏抽出體溫表，放在眼前看了一會，又用手掌貼住我的前額，輕輕地說：「中尉，你還有點兒發燒。」

「多少度？」

「三十八度五。」她嫣然一笑：「我再替你打一針。」

她在病歷表上寫下我的溫度，隨即在我臂上打了一針新發明的盤尼西林。國內連消炎片都成問題，更別想用這種貴藥。美國人把人命看得什麼都重，我們打仗時是遵守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命令，他們也要爭取勝利，但決不作無謂的犧牲。我這種重傷，在國內由於醫藥缺乏，可能已經死亡，但在這裏我已經救住了性命。現在我所就心的是會不會成為殘廢？因為我覺得我的腰彷彿斷了一樣。

「白小姐，妳看我會不會成為廢人？」

「不會，」她笑着搖搖頭：「你脊椎骨沒有損傷。」

「那我什麼時候才能好？」

「你安心休養，住醫院就不要想着打仗。」她幽默地回答：「我們美國人幹的時候幹，玩的時候天塌下來也不管。」

她的話沒有誇張，美國大兵值勤時決不馬虎，休假時玩得昏天黑地，不然，珍珠港就不會損失得那麼慘。

Coffin 看她和我談話，大聲地對她說：「嗨，小姐，不要儘和那個中國孩子談話，妳也來替我換換藥，我要發臭了。」

「軍曹，不要急，我馬上過來。」她向他一笑。

「我再不急，你們要戀愛了。」Coffin 說後哈哈大笑，還夾了兩句土話，我聽不懂，顯然是吃白小姐的豆腐。看樣子他是個粗人。

白小姐並不生氣，很有禮貌地笑着對他說：「軍曹，我是少尉，你可要懂點規矩？」

「少尉，可惜我躺在床上，不然我要放八寸大炮向你敬禮。」他又哈哈大笑。

她望着我一笑，聳聳肩，走了過去。

Coffin 是大腿受傷，白小姐替他換藥時他故意和她胡扯，有時怪聲大叫。他是個大塊頭，白小姐搬他一隻腿都很吃力，但她始終和顏悅色，用美國人的幽默對付這個粗人。

「啊！少尉，妳比日本人還狠，妳把我的大腿搬家了！」他皺着眉，歪着大嘴，哇哇怪叫。

「不要鬼叫，小心我把你的大腿鋸掉。」她笑着回答。

「那我就作隻蜜蜂，妳養我一輩子好了。」他的大手在床沿一拍，打着哈哈說。

「軍曹，別太高興，你的傷口在出血。」

「啊！少尉！只要我還活着，為你流點血我可不在乎。」他談笑自若。

她不作聲，迅速而熟練地替他包紮好，笑着對他說：「不要作白日夢，好好地睡一覺。」

她輕盈地離開他的床位，他馬上吹起口哨，吹得特別響亮。她經過我的床位時，向我聳肩一笑。

她一走出病室的門，Coffin 就大聲地對我說：「嗨！孩子，我看她對你這個華人很有意思。」

「柯汾先生，那僅僅因我是個華人。」我說。白小姐替我打一針以後，我的精神又好了一些。

「孩子，完全不是這回事！」他又把大手在床沿一拍：「我是美國人，我知道我們美國女孩子的心理。當她愛你時決不掩飾，也不管你是那一國人？除了黑炭尼格羅。」

「柯汾先生，你不要疑心生暗鬼，我沒有作這個夢。」

「孩子，說真的，我有點妒嫉你。這小心肝很可愛。」

我不否認 Coffin 最後一句話，白小姐實在是個可人兒，我們這個病房又只有她一個女護士，所以特別惹眼，不僅 Coffin 明目張膽地吃她的豆腐，別的美國大兵也忍不住多看她幾眼。我國部隊流行一句俗話：「當兵三年，老母豬養貂蟬。」何況白小姐本來生得漂亮？美國人又不像我們華人這麼保守，男女之間不敢隨便，他們比我們開放、大膽得多。我心裏雖然也很歡喜白小姐，可是我決不敢存非份之想。我不但沒有和外國女孩子交往的經驗，連本國小姐也很少接觸。來到印度以後，才算開了眼界，不像從前那麼古板。不過我完全不懂怎樣戀愛，更沒有 Coffin 那麼厚的臉皮，他比我們部隊的「老油條」還要老練粗野幾倍。也許我的年齡個子都比他小，口

口聲聲叫我 Boy，「臉「老大」的樣子。

「柯汾先生，不要妒嫉我，你們是一棵樹上的猴兒，你可以追她。」

「我這個德克薩斯的笨猴兒，上不了加利福

尼亞的果樹，我看她心裏只有你這個野小子。」他酸溜溜地回答。

「柯汾先生，也許你太敏感？她是護士，我是傷兵，她照顧我不能算是羅曼史，她決不會看上我這個華人。」

「孩子，我沒有發暈，當你發暈的時候，她守了你一夜，那樣子真像個小寡婦！」他哈哈地笑了起來。

我不知道有這回事，一上飛機我就暈了過去，醒來時我一睜開眼睛就看見她，我不知道這中間相隔多久？他一說我就更感激更尊敬她了。

「柯汾先生，你的玩笑開得太大，小心白小姐生氣。」

「我不在乎。我的母牛脾氣再大，還是照樣擠奶。」

他講得那麼輕鬆，我不禁笑了起來。傷口受了震動，一陣痛楚，我馬上停止了笑，話也不講。他自言自語了幾句，獨腳戲也就唱不下去。

晚上十一點多鐘，Coffin 他們已經入睡，我也閉着眼睛養神。突然聽見輕微的腳步聲，我微微睜開眼睛一看，白小姐踏着腳尖走了進來。她一身筆挺的草黃凡立軍服，齊膝的裙子。軍服的翻領，一對閃亮的 U S，肩上一對少尉肩章，也在閃亮。右肩上掛着一個黑皮包。她的身材好，穿起制服特別窈窕，挺拔，俊俏。她發覺我還沒有入睡，笑着向我點點頭，打量了其他床位一眼，那些床鋪上鼾聲大作，她聽了好笑，直接向我走來，輕輕地在我床邊坐下。

「這麼晚了，謝謝妳來看我。」我輕輕地說。

「今天夜晚俱樂部有個派對，我剛剛回來，順便來看看病房。中尉，你覺得怎樣？」她湊近我，輕輕地問道，生怕吵醒別人。

「很好。」我點點頭。

她打開黑皮包，抓了一把巧克力糖塞在我的

手上，剝了一粒，笑着往我嘴裏一送，她自己嘴裏也在嚼着口香糖。他們美國青年男女，嘴都很少休息，不是談笑，就是嚼口香糖。上了年紀的將校，嘴裏多半嚼着雪茄。

印度東北部初夏的夜晚，氣候相當涼爽。微風從長窗一陣陣吹進來，我蓋着一床軍毯剛好，比在大雨滂沱的緬甸森林，舒服一百倍。那裏的螞蝗、蚊蟲、蛇和日本人，隨時都想取我的性命，那有白小姐這樣的可人兒伺候我？觸景生情，我不禁輕輕嘆口氣。

「你爲什麼嘆氣？是不是醫院沒有戰場好？」她笑着問我。

「假如你准許我住下去，我願意在這裏住一輩子。」

「我想你住三個月沒有問題。」她向我一笑說。

「妳是說三個月我可以復原？」

她點點頭。

我希望快點復原，但我又似乎愛上了這個野戰醫院，她的話反而使我有點迷惘。

她看我迷迷糊糊地望着她，不禁好笑，又從黑皮包裏拿出一份畫報遞給我，在我耳邊輕輕地說：「晚安，明天見。」

她輕盈淺笑地離開，踏着腳尖走到門口，回頭望了我一會，才慢慢地舉手把電燈開關關掉。別的床位響着此起彼落的鼾聲，Coffin的鼾聲尤其響亮，我卻久久不能入睡。白小姐的身影像天使一樣在黑暗中時隱時現。

二

上午八點多鐘，白小姐又穿着雪白的護士制服來替我量體溫，她發現我的體溫完全正常，十分高興。

「昨天晚上睡得怎樣？」她笑着問我。

「第一次失眠。」我坦白地回答。

「你想家？」
我搖搖頭。五六年前初離家時，我很想家，現在一直渺無音訊，除了早點兒打回去之外，白想也無益。

「想女朋友？」她打量我一眼，粲然一笑。

「我沒有女朋友。」我又搖搖頭。

「我不相信。」她笑着搖頭。

「我們部隊連老母豬也找不到一隻。」

她掩着嘴笑了起來，又指着我說：「你壞。」

「我們華人男子都很老實，沒有你們美國男人會談戀愛。」

「真的？」她望着我笑，不大相信我的話。

「一點不假，」我加強語氣：「我國小姐也羞人答答。斗大的饅頭，無處下口。」

她又笑了起來，隨後接着說：「難怪我父親說，他們華人結婚要人做媒！」

「我們部隊裏沒有媒人，所以我還是個光棍。」
「你真真是個妙人！」

Coffin 看我和她談話，又吃飛醋。他要她過去替他量體溫，她笑着回答他：「軍曹，你不發燒。」

「妳沒有量過，怎麼知道？」他故意取鬧：「昨天晚上我發高熱。」

她只好走過去，把體溫表插進他的嘴裏，他一手托着體溫表，一面和她講話，白小姐叫他要講話，他反而嘻皮笑臉地和她胡扯。

過了一會，她把體溫表從他嘴裏抽出來，舉在眼前一看，白了他一眼：「你說謊。」

Coffin 得意地笑了起來，責怪她說：「誰教妳不公平，只和那華人泡？」

白小姐沒有理他，又去看別的傷者。當她從我床位經過時，聳肩一笑，十分俏皮。

Coffin 的傷比我好得快，不到一個月，他就能拄着拐杖行走。他的嗓門大，又歡喜講話，病房的人本來不少，又有三位傷癒出院，我是唯一的華人，他常常開我玩笑，不是拿白小姐作話題，就惡作劇地說：「嗨！孩子！你怎麼還沒有死？」

「白小姐捨不得我死。」我也故意氣他。

他像頭被激怒的鬪雞，揚起大拳頭威嚇我。

我不在乎他這一套，這是病房，不是酒吧，他不敢動武。和美國人相處久了，我瞭解他們的弱點和長處，像他這種 Cowboy，對他太客氣他反而瞧不起你，本來他就有點兒瞧不起我們華人的。

「小子，等你好了以後，小心我扭斷你的頸子。」他悻悻地說。

「你不要吃乾醋，你有本領你去追白小姐，我不在乎。」

他奇怪地望着我，有點兒不相信，但態度好了很多，他放下拳頭問我：「你不愛她？」

「我是出國打日本人，不是出國來談戀愛的。」

「好漂亮的謊話！」

「你不信隨你。」

「你比日本人還狡猾。」

他把拐杖在水泥地上一篤，氣得拐出去了。我想想好笑，也很羨慕他那麼強壯的身體。

在床上躺久了，我也渴望到戶外去看看。

一天晚餐後，Coffin 又拄着拐棍出外散步，我在病房裏感到非常寂寞，白小姐送給我一封信，是師部一位好同學寫來的，我連忙拆開，白小姐打趣地說：「看樣子像封情書？」

我搖頭否認，她不相信，我把信交給她：「請妳先看，有沒有什麼秘密？」

「你知道我不認識華文，所以妳才這樣大方。」她笑着說，這封信除了信封上是英文之外，信紙上全是華文，我一時沒有想到才遞給她。

「我翻譯給你聽好不好？」

「我才不要聽你自說自話。」她搖頭一笑。

我匆匆地看了一遍，把信往枕頭底下一塞，笑着問她：「柯汾先生和我一道進醫院，他已經能够拄着拐棍走路，他怎麼比我好得快？」

「你們傷的部位不同，他傷的是大腿上的死肉，又是個大牛仔，再打一槍他也不在乎。」她聳肩一笑。

「是不是妳偏心，他才好得這麼快？」

她哈哈一笑，望着我說：「說真的，我倒希望他早點出院。」

「他捨不得走。」

「你怎麼知道？」

「我看得出來。」

「醫院不是旅館，怎能由他？」

「他臉皮比牛皮還厚，妳有什麼辦法？」

她聳肩一笑，望望窗外，低頭問我：「你想不想出去看看？」

「我不能走路，怎麼出去？」我前面的傷口還沒有完全收縮，我只能坐，不能站直。」

「我推你出去。」她笑着跑開，隨即推了一隻輪椅進來。

她把我半扶半抱地弄上輪椅，費了半天手腳，嬌喘吁吁，我既感激又安慰，她是第一個異性對我如此親近關切。

「妳這樣待我，柯汾先生真會妒嫉。」我笑着對她說。

「你不要就心柯汾，他既不能干涉我的職務，也不能干涉我的私事。」她雙手扶着後面的扶手，在我耳邊輕輕地說。

「妳不怕他打翻醋罈子。」

「我會給他打麻藥。」她輕鬆地聳聳肩，俏皮地一笑。

在緬甸森林裏，過久了露天生活，對大自然

有一種畏懼，很想回到室內。在醫院躺久了，又非常嚮往戶外生活，人就是這麼奇怪。

醫院周圍環境很好，有密密的樹林，鳥聲喧鬧，附近還有一條小溪，可以聽見潺潺流水，新開闢的水泥路，伸向遠方，直到樹林的盡頭。這裏既遠離緬甸戰場，聽不見槍聲炮聲，沒有戰爭的恐懼，又遠離加爾各答，沒有大城市的喧囂，非常宜於養傷養病。

她雙手推着我在平整的草地上和水泥路上緩緩散步。夕陽的餘暉，在松樹頂上洒上一層金粉，高入雲天的喜馬拉雅山，令人有莊嚴肅穆之感，它的子孫孫連綿不絕，高不可攀。我生在長江邊，真沒有想到會來到這種大山窩裏。更沒有想到會有一位異國佳人陪着我享受異國的黃昏。我們沒有遇到 Cotia，我心裏非常寧靜。氣候涼爽，空氣新鮮得如同早晨。

「楊槐，你怎麼不講話？」她突然問我，而且叫我的姓名。

「大自然太美，我怕破壞了這麼好的氣氛。」我說。

「你不像丘八，你倒有點像詩人。」

我連忙搖頭：「不，不，我是一個地道的老粗。」

「我知道你是軍校出身，但這不妨碍你的詩人氣質。」她低頭向我微笑：「我父親說你們華人都像詩人，不像我們的牛仔。」

「謝謝你父親抬舉我們華人。」

「可惜我是生在你們國土，沒有長在那兒。你是我第一個接觸的真正華人，不是美國的唐人。」

「因此妳特別看得起我？」

「說真的，我不止看得起你，我實在愛你。」她坦白地說。

「麗麗，妳的話使我發暈。」我心裏真的興

奮得有點兒緊張，反而故作輕鬆地回答她。

「我對你說的是真話，你可不能當假？」她望着我的臉上說。

她那對藍眼珠兒簡直使我無法閃避，這天外飛來的幸福也使我有點兒迷惘，我怔怔地望着她，一時不知道怎麼回答？她托起我的下巴，輕輕搖了兩下：「你說真話，我不怪你。」

「我們華人愛在心裏，不會掛在嘴上。」

她笑着往我身上一撲，我的傷口痛得使我叫了一聲，她連忙跳開，抱歉地說：「打令，原諒我，原諒我。」

看她那份受驚的樣子，我迷惘地點點頭。

她蜻蜓點水地在我臉上親了一下，把我推到一棵大松樹旁邊，她側着身子面對着我，坐在我右邊的扶手。她身上發散一陣陣幽香，不知是巴黎的還是她本國的香水？

夜像黑貓的腳步，悄悄地走近我們的身邊，我們不知不覺被黑夜包圍。松樹的針葉發出輕吟，小溪從松樹下邊潺潺流過，醫院的燈光從樹林中流瀉出來，印度山地的仲夏之夜，顯得特別柔和。

她靜靜地依偎着我，很久都沒有講話。我像喝了四兩茅台，有幾分陶醉，也有幾分迷惘，不同的膚色，意外的幸福，使我有點兒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直到我們感到有幾分涼意，她才推我回去。一邊走一邊和我輕輕談話，她又恢復了那份活潑俏皮。

Cotia 先我們回來，他看見她推我進病房，吹了一聲口哨，怪腔怪調，又學着印第安人的「呼呼」叫。

我沒有作聲，她裝作沒有聽見，大大方方地把我扶上床，又輕輕地問我傷口痛不痛？我搖搖頭。她向我道了晚安，才從容地推着輪椅離開

，顯得特別優雅，高貴。

Coffin 又向她吹口哨，她連頭也不同。他氣得向我說了一句酸溜溜的粗話：「你這個黃皮膚的小魔鬼！」

四

我的傷口終於痊癒。當我自己下地，行走自如時，我內心有着說不出的高興，我重新檢回一條命。

麗麗也特別高興，晚上她請我到俱樂部晚餐，我欣然接受。因為醫院的伙食營養雖好，但味道太差。本來我就吃不慣西餐，在醫院一連吃了一個多月，沒有換過口味，嘴裏實在淡出水來。

她叫的菜雖然比醫院的營養更好，味道還差不多，缺少變化。她的胃口很好，我卻像敷衍塞責，吃不起勁。

「你應該多吃，你需要更多的熱量。」她看着我帶血的牛排，淺嚐即止，笑着勸我。

「我們華人吃東西口味第一，並不計算熱量。」我笑着回答：「你們的菜我實在吃不來。」

她對我的話並沒有生氣反而抱歉地說：「對不起，這裏沒有中國館子，我們美國人都不會弄中國菜。我母親也說你們的菜最好。」

「希望有機會請妳吃幾頓真正的中國菜。」「聽說加爾各答有中國館子？」她率真地一笑，非常嚮往的樣子。

「如果你有假期，我們就去加爾各答一趟？」我有幾個月的薪餉，沒有地方花，光棍一個，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我們這些遠征部隊，比國內的待遇高得多，大家又無家無累，很少人想到存錢，一有機會就痛快地花掉。我自然也不例外。

「希望有機會陪你去。」她高興地回答。

飯後，她又陪我跳舞。在國內我不會這玩藝兒，到印度以後才學會，但是跳得不好。她從小就會跳舞，自然比我精。她體態活潑，步伐輕盈

，不是我帶她，多半是她帶我，因此我一點兒不吃力，反而有點兒飄飄欲仙的感覺。

「麗麗，恕我像隻笨驢兒。」回到原位，我看她額上沁出細如粟米的汗珠，微微喘氣，抱歉地說。

「不，你是一隻聰明的猴兒。」她粲然一笑：「你只是跳得太少，以後我要陪你多跳跳。」

「謝謝妳，那我拜妳為師。」

「聽說你們拜師要叩頭？」她打趣地說：「對不對？」

「對，」我笑着點頭，又胡謔兩句：「我們求婚也要下跪，將來併案辦理好不好？」

「你真壞！」她在桌下用力握握我的手一笑。

突然 Coffin 走過來請她跳舞，我們都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進來的？本來美國軍官和士兵俱樂部是分開的，但這是個小地方，俱樂部也小，所以就官兵不分了。在場的女性尤其少，除了麗麗之外，只有一位護士小姐，兩位婦女輔助部隊。我和麗麗都是穿軍服，Coffin 不得不向我們敬禮，因為他是個 Sergeant，階級比我們低。

她望了我一眼，我點點頭表示同意，她笑着站起來。

Coffin 是六尺四寸的大塊頭，她和他站在一塊就顯得格外嬌小玲瓏。他的身材本來像隻大笨熊，加上傷後腿有點兒跛，跳起舞來更不輕鬆活潑。他把她抱得很緊，像獅子搏兔，她不時望着我苦笑。

音樂一停，她就跑回來，笑着嘆口氣：「他才是隻大笨驢！」

「他是頭美洲熊，你們的特產。」我說。

她嗤的一笑，隨後又望望他說：「他祖先可能是愛爾蘭人？」

「你祖籍什麼地方？」

「英格蘭。我祖先是清教徒。」

「妳父親到中國幹什麼？」

「傳福音。」

「妳屬於那個教會？」

「美的美會。」

「真巧，我在美的美會中學讀了六年書。」

她高興得跳起來，按着我的手說：「打令，真妙！難怪你的英語講得這麼流利！你一定也是教友？」

「不。」我搖搖頭。

她奇怪地望着我，廢然坐下。

「麗麗，我不是教友，妳不介意？」

「不，」她笑着搖頭：「本來我的聖名是瑪利，但我還是歡喜這個中國式的名字。我母親說中國女孩子都喜歡以花作名字，是不是？」

「大半如此。」

「你也歡喜花？」

「我歡喜很多花，不過更歡喜 Lily。」

「打令！你真是個妙人。」她笑着拍拍我的手。

Coffin 又過來請她跳舞，她委婉地拒絕了。他妒嫉地望了我一眼，蹣跚地走開。

「怎麼不和他跳？」我笑着問她。

「打令，我受不了。」她向我苦笑，站了起來，牽着我的手說：「來，我陪你跳。」

我們跳舞時，Coffin 坐在椅子旁，兩眼瞪瞪地望着我們。我輕輕地對她說：「柯汾先生在接受乾醋。」

她把臉向我一貼，輕輕耳語：「打令，別介意，愛情不能施捨，醫院進進出出那麼多傷兵，我怎麼能每人都分點愛情？」

「我是例外？」

「我只能讓你一個人獨享。」她甜蜜地一笑

「那我是灶門口吃飯，又飽又煖。」
她嗤的一笑，蹣了我的腳，連忙向我道歉，又笑盈盈地說：「打令，你們華人的 Idiom 很有意思。」

「我們有五千年歷史，摩天寶塔不是一天造成的。」

「真了不起！我們美國才一百多年歷史。」

「柯汾先生好像還瞧不起我們華人？」

「他是個牛仔，又沒有到過你們國家，怎麼瞭解你們的偉大？」

「幸好妳很瞭解。」

「我也是一知半解！」她搖頭一笑：「不過以後我可以向你多學。」

「那妳也要向我叩頭。」

「你真壞！」她笑了起來。

這一次她踮了別人的腳，她連忙道歉。地方小，人擠，Coffin 又老是盯着我，我不想再跳，請她出去散步，她付了賬，挽着我一道出來。

外面的空氣清涼得多，天上繁星萬點，銀河如帶，她又說了聲 Wonderful。這個字她今天晚上說了不知多少次？

她緊緊地挽着我，她穿着高跟鞋和我差不多高，她的黃頭髮常常飄到我的耳朵上，她的嘴唇塗得鮮紅，在星光燈光輝映之下，看來特別醒目，她不但衣服總是穿得整齊乾淨，也幾乎沒有一天不塗口紅，她不像我們的小姐那麼淡雅，她很注意禮貌修飾，所以格外令人賞心悅目。

她的高跟鞋敲在水泥路上，不徐不急。我歡喜聽她這種節奏緩慢勻稱的腳步聲，和她並肩慢慢地走，比跳舞更有意思。

走到小溪邊，發現有一塊光滑的大青石，她要下去坐坐，我牽着她繞過一棵大松樹，走了下去。路高低不平，她的高跟鞋不大方便，她的身

體完全靠在我的身上。

溪水很淺很清，水從鵝卵石上流過，發出潺潺的聲響。我們坐定之後，她把頭依在我的肩膀上，和着流水的聲音，輕輕地哼着電影歌曲。美國人不空談勞軍獻軍，可是我們在戰地能買到最便宜最好的東西，能看到最新最好的電影，她哼的也是最新的電影歌曲。她的音色很美，令人沉醉。

「妳學過聲樂？」我問她。

「我八歲就參加唱詩班，先後唱了十年。」

她說。

「難怪妳的聲音這麼柔和優美。」

「妳唱過聖詩沒有？」

「唱過。」我雖然沒有受洗，唸初中時也常被同學拉去做禮拜，唱聖詩。「不過我沒有你唱得好。」

「謝謝妳的誇獎。」她向我一笑。

「妳倒可以當電影明星。」

「我父親反對我過那種生活。」

「他不反對妳做這種工作？」

「他說這是服務。他是學醫的，他年紀大了，自己不能來，要我多做點救人的工作。」

「謝謝妳救了我的性命。」

「也謝謝主賜給我這一個機會。」她在我耳邊輕輕說：「要是我不到印度來，怎麼會遇上你。」

「要是我不出國打仗，也不會遇上妳。」

「媽咪說你們華人講究姻緣，也許這就是姻緣？」

她說。

「但願如此。」

她溫柔地躺在我的懷裏，望着天上的星星，她的藍眼珠兒像天上的星星一般閃亮。

突然松樹後面「呼呼」兩聲，我知道是 Coffin 在作弄我們，我笑着對她說：「小心，印第安人

來了。」

「打令，放心，他不敢攻擊我們。」她坦然一笑，雙手攀着我的頸子給我一陣熱吻。

以後再沒有聽見「呼呼」的聲音，我們向松樹後面探望，Coffin 已經離去，她笑盈盈地說：「打令，這是最好的退敵妙計。」

她的聰明俏皮，使我開心地笑了起來。她卻在我耳邊輕輕地說：「打令，現在你可以大膽的吻我。」

五

Coffin 像隻馴服的大公雞，不敢向她吹口哨。原先我以為他會找我打架，但他見了我只是瞪我一眼，頂多咒我一句：「我是棺材，你怎麼還沒死？」

我不和他計較，我心裏實在有點兒同情他。麗麗終得到一個禮拜的休假，我又向醫院請了一個禮拜的假。我們同時搭上一架運送休假期員的軍機，飛赴加爾各答。

加爾各答是個大都市，戰爭使這個都市更加繁榮起來，英美軍事人員在這裏來往，大量軍用物資在這裏吞吐，和我們後方城市物資的缺乏是一個尖銳的對比。

我們先找了一家旅館安頓下來，印度茶房不但對麗麗非常客氣，對我這個華人也十分尊敬，完全不像上海那些看門的印度阿三對我們華人那種狗不吃屎的態度。連街上英國人對我也刮目相看，我感到一份華人的榮耀，這是我有生以來所未曾有過的。

加爾各答的氣候相當熱，洗過澡以後，我們才出去吃晚飯。麗麗換了一身低胸露背裙裝，我換一身凡立丁草黃軍便服，因為穿起軍服，英國人、印度人對我才格外尊敬。

我是初到加爾各答，人地生疏，麗麗也只是路過一次，路徑不熟。好在我們是來渡假，騎着

驢子看唱本，走着瞧。她嘴裏嚼着口香糖，雖不能充飢，也可以抵數；我在戰場從來沒有準時吃過飯，遲早一兩小個鐘沒有關係。

印度的華人很少，不像南洋各地。加爾各答這麼個大都市，我們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家山東小館子：「蓬萊閣」。

老關是個四十多歲的山東大漢，他一看見我就笑臉相迎，我一開口講話他就親熱地叫「老鄉」。我告訴他我們是專程來加爾各答吃中國口味的，請他弄幾樣拿手菜。他連連點頭，又笑着問我：

「這位是你太太還是女朋友？」

「女朋友。」

「官長，那俺要老斗老秤，希望你馬到成功，俺也好叨杯喜酒。」他笑瞇瞇地望了麗麗一眼。

「那我一定在你蓬萊閣請客。」我笑着回答。

「官長，俺禿子跟着月亮走，借光。酒席照本計算，分文不賺。」他笑着走開。

老關走後，麗麗問我們講些什麼？我照實告訴她，她笑容滿面地說：「你真妙！我立刻寫信回去徵求父親母親同意，下次我們來加爾各答結婚好了。」

「妳父親母親不會反對？」

「不，他們對華人有好感，我想一定同意。」

「她很有信心地說，又望望我就心地問：『不知道你的家庭怎樣？』」

「我家在淪陷區，好幾年沒有通信，我自己可以作主。」

「打令，願上帝成全我們。」她滿臉高興又十分虔誠地在胸前畫了一個十字。

老關親自給我們端菜，炒豬肝、爆腰花、炒雞丁、炒蝦仁、炒子雞，再加一個冬瓜盅肉和什

錦湯。另外來了個饅頭，一大盤白米飯。

我好久沒有吃飯，不想再吃麵食。麗麗也想吃一頓正式中國飯，我們放棄了饅頭。

她第一次拿筷子不大自然，我替她夾好菜，她吃得很快，對菜的味道卻讚不絕口。我輕輕地對她說：「這是北方口味，平淡。明天我再找湖南四川館子，那才真正够味。」

「打令，這已經很妙，比我們的妙得多。」她十分滿意地說。

「這是年初一，妙的還在後頭。」

她哈哈地笑了起來。

我吃得很快，好幾個月沒有這樣飽餐過。飯沒吃完，菜卻一掃光，麗麗一向吃得很少，兩片麵包夾一片香腸也算一頓，今天她吃了一盤飯和不少的菜。

老關看我們把菜吃光非常高興。我付錢時他無論如何不肯接受。

「老鄉，美不美故鄉水，親不親故鄉人。你千里迢迢到國外打仗，又是帶着外國女朋友上門，俺好意思要你付賬？」

我不想和他拉拉扯扯，心想買點禮物送他。道了謝就和麗麗一道出來，老關彎腰打躬地把我們送到門口。

「打令，你們華人真妙！吃了飯不要錢。我們美國人英國人，到兒子女兒家吃飯都要付錢的。」麗麗挽着我十分驚奇地說。

「我們華人重義輕利，就講究這點兒人情味，不像西方人重利輕義。我要是在加爾各答沒有工作，沒有飯吃，這位山東老鄉就會收留我。」

她睜大眼睛望着我，像聽天方夜譚。最後感歎地說：「難怪我父親母親說你們華人好。」

我問她到什麼地方去玩，她把我一拉，笑嘻嘻地說：「打令，我們去照相。」原來我根本沒有想到這一點，她一提我才明

白，笑着問她：「是不是寄回家去？」

「對，」她頭一點：「我要父親母親看看你這個準女婿。」

我高興地握緊她的手，朝着對街一家照相館奔去。

我們合拍了半身和全身的兩組照片，麗麗要照相館限時加洗一打，約好兩小時以後來取。

我們在街上逛了一會商店，我買了一隻小的白金戒指和一對翡翠耳環送給她，她買了一枝新出廠的51型派克鋼筆和一條紅領帶送我。

隨後她又要我去跳舞，我們找到了一家英國人開的漂亮的夜總會，這裏面幾乎全是白人，但侍者對我這個華人同樣客氣。

麗麗的心情特別好，地板又光可鑑人，冷氣十分涼爽，她的舞興很濃，跳了一支又一支，她的舞藝本來很精，池子又大，她帶着我滿場飛，花裙子也飄飄起舞，散成圓弧時特別好看。

別人看她的舞跳得那麼好，曾經有一位紳士到我們椅子來請她共舞，她委婉地謝絕了。

「妳怎麼不給他一點兒面子？」那英國人走後我輕輕問她。

「打令，今天晚上是完全屬於你的，我不願意任何人插進來。」

「麗麗，那我是老鼠掉進糖罐裏！」

她嗤的一笑，拉着我走進舞池。音樂十分輕柔，節奏緩慢，她的臉貼着我的臉，身子輕輕搖擺，如春風舞着柳條。她不時半睜着眼睛看我，如夢如癡；我耳邊還不時響起一聲夢幻似的「打令。」

我們在這家夜總會泡了兩三個鐘頭，才趕照相館去取照片。照片照得非常理想，她笑得很甜，我們的小姐很少這樣開朗率真的笑。而她的臉型又具有幾分中國古典美，所以特別好看。只是我大傷之後，比以前清瘦一些。

「打令，我父親母親一定會同意。」她笑着把照片往皮包裏一塞，挽着我的手，輕輕地對我說。

我們叫了一部「德士」回旅館，先後沖了涼，我躺在床上看報，她在房裏寫信。

旅館裏也有冷氣，相當涼爽。

印度的英文報紙是對開大張，一份有三四張，不像我國報紙那麼壞，看起來清新悅目。加爾各答的本地報紙印刷得也好。緬甸戰場的勝利消息，佔着第一版的頭條，編輯用大標題標出來，令人鼓舞。但是中國的戰事卻十分不利，長沙早丟了，衡陽也丟了，看了使人喪氣。編輯先生把中國這麼大的戰爭消息，放在不重要的地位，只作了一個普通的標題。

爲了使自己輕鬆一點，我看看娛樂新聞，電影廣告，報紙是最好的嚮導，我想和麗麗好好地玩幾天，免得亂竄亂跑，浪費時間和金錢。

麗麗寫好了信，高興地拿來給我。她的文字十分流利優美，她在信裏大大地誇獎了我一番，我笑着對她說：「麗麗，妳是一個很好的推銷員。」

她高興地笑了起來，隨後又糾正我的話：「打令，你應該說我是個誠實的推銷員。」

「我看妳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豆腐賣成肉價錢。」

她往我身上一撲，笑得像朵百合花兒輕輕顫抖。喘着氣說：「打令，妳真是妙人！妙人！」

她雙手摟着我的頸子一陣熱吻。

她把信紙和兩張照片一同塞進信封，用口水把信封黏上，又放在嘴上輕輕一吻，笑着對我說：「打令，你聽候好消息，晚安。」

她碎步跑了出去，走到門口又向我眼睛一眯，送了我一個飛吻。

第二天早晨我帶她到一家廣東館子吃粥。中

午在一家湖南館子吃飯。這位湖南老闆是從遠征軍部隊裏出來的，我們是同袍，談起來更加親熱，他以祖庵豆腐，湖南臘味作號召，門面雖然不大，生意倒很不壞，在他這裏我倒碰見幾個華人，我們談得非常親熱，麗麗羨慕得很。

「老弟，你來印度一趟倒很值得。茄子結到冬瓜藤上，看樣子你這個洋女婿作定了！」湖南騾子用湖南土話打趣地說。

離開他的「小小天心閣」，我又沒有付錢。麗麗問我和他談些什麼？我講給她聽，她也風趣地說：「爲了吃，我也要嫁你。」

我和她在加爾各答痛快地玩了五天，臨走以前我買了一點禮物送給山東老鄉和湖南騾子，還留下個通訊處。

我又特別買了一副刮鬚鬚的電動剃刀，準備送給Orrin，麗麗知道我的心意之後，感動地說：「打令，你的心腸真好！」

「麗麗，我不希望他進棺材，他失戀了，總該有點兒事做。他的鬚鬚很粗。」

六

她笑了起來，在我臉上清脆地吻了一下。

我回到醫院不到一個月，突然奉到電令要我搭明天的軍機回國，在昆明歸隊。因爲國內戰事急轉直下，桂林也丟了，我的部隊抽調回國堵擊日本人。國內的部隊裝備很差，只有我們全部美式配備，官兵質素又高的遠征部隊才是日本人的剋星。

這道命令像個晴天霹靂，震得我六神無主。因爲我和麗麗的感情太深，她前天剛接到她父母的回信，同意我們的婚事，她父親還準備到加爾各答來親自主持我們的婚禮。我們正在研究結婚的日期，因爲我有軍職在身，必須事先妥善安排，請準婚假。這一下使我們的一切計劃都成了泡影。

我怕她受不了這個打擊，不敢直接告訴她，我暗自準備我的簡單東西，悄悄地向醫院辦好了出院手續。原先我以為我傷癒後還是回到緬甸戰場，緬甸同道還到底近些，而且軍機很多，來往方便，沒有想到一下調回國內，雖然我很願意在國內和日本人交鋒，但國內的戰區那麼遼闊，交通那麼不便，我和麗麗無異隔着兩個世界了。

晚餐後我故意避開她，獨自坐在小溪邊的青石上暗自傷心。她匆匆地找了過來，艾怨地問我：「你怎麼悄悄地辦好出院手續，事先不告訴我一聲？」

我只好把實際情形告訴她，她突然四肢一軟，暈倒在我身上，過了一會才啊的一聲哭了出來。

「啊！上帝，上帝！」她喃喃地哭泣。

「麗麗，這就是戰爭，哭也無益。」我強自忍着眼淚勸她。

「打令，你能不能遲幾天走？我們提早結婚？」她問我。

「軍令如山，我一天也不敢遲。」

她又伏在我胸前哭泣起來，哭得更傷心。她平時是那麼笑容滿面，活潑俏皮，彷彿不知愁苦，想不到一哭起來這麼傷心？令人肝腸寸斷。

我實在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她，我心裏比她更難過。在這戰爭的歲月裏，以後的事誰也無法預料？

她像一隻重傷的白兔，在我懷裏顫抖，眼淚浸濕了我的凡立丁的上衣。我的眼淚也滴在她的金黃的頭髮上。我們都沒有話可講。

她突然雙手摟住我的頸子，用力吻我，她的呼吸好像已經停住，過後又氣結地伏在我肩上哭泣。

流水潺潺，星星在悄悄移動，我們沒有辦法

抓住時間不讓它走。我搖搖她，勸她早點兒回院休息，因為明天八點她要上班，我也要趕上飛機。

「不，我願意陪你坐到天亮。」她抬起頭，抹抹眼淚。她漂亮的藍眼睛，已經紅腫了。

「妳不能陪我一輩子。」

「打令，願上帝保佑我們。我希望這只是暫時的分別。」

「麗麗，我們的困難太多。」

「打令，你應該有信心，必要時我會趕去看你。」

「我們戰時生活很苦，對妳不大合適。」

「打令，你放心，我父母在貴國鄉村住過，爲了你，我會改變自己。」

她的藍眼珠兒凝視着我，長睫毛一下都不閃動，雪白的臉沉靜而堅決，挺直的鼻樑兩邊有兩條淚痕，像兩條清溪從高山兩邊流過。

我們默默地擁抱着，讓時間的腳步從我們身旁悄悄溜過，我們直坐到月落星沉，樹上的鳥聲把我們從淒愴的夢中驚醒，山頭的曙色把我們拖回這個殘酷的世界。

她望望東方乳白的曙光，又流下兩行清淚。她金黃的頭髮上閃着銀色的露珠。我用手絹輕輕拭乾她臉上的眼淚，髮上的露珠，對她說：

「走，我們回去。」

她輕輕嘆口氣，站了起來，在我臉上吻了一下，輕輕地說：

「打令，上帝保佑你。」

「上帝保佑我們。」我忽然也興起一種宗教的情感，我們的一切也只好仰賴上帝。

她在胸前畫了個十字，便挽着我走上水泥路。

我們約好七點鐘在俱樂部吃早點，她回她的宿舍，我回我的病房。

Coffin 前幾天出了醫院，調在附近機場擔任警衛。我們一道來，在一個病房同住了快三個月，心裏不免有點黯然，不知道等會在機場能不能碰見他，向他道別。

我漱洗收拾完畢，便提着小旅行皮箱，先到俱樂部去。我到時七點還差十五分，我剛坐定，她也走了進來。

她換了一身熨得筆挺的草黃凡立丁軍服，窄裙子裹住下身，露出一雙漂亮的小腿，腳上穿着黑得放亮的高跟皮鞋，臉上薄薄地施了一層脂粉，看不見淚痕，嘴唇剛塗過深紅的唇膏。

她碎步向我跑來，像小鳥迎風展翅，裝作十分輕鬆愉快的樣子。

看她這副美麗撩人的神態，我心裏也輕鬆許多。

她在我身邊坐下，打開皮包，掏出兩張我們上次在加爾各答的合照，小心地放進我的旅行箱裏。

「打令，想念我時，你可以看看照片。」她說。

「我會一天看一百次。」我說。

她高興地一笑，笑得很甜，很美。

吃過早點，我向史密斯上尉和其他醫護人員告別，他們都是把我從死神手裡搶過來的恩人。

麗麗親自開着吉甫車送我，我坐在她的旁邊，醫院到機場不過二三十分鐘的路程。

我們都覺得千言萬語，也難表達我們的心情，反而沉默不語。她不時側過頭來看看我，無限柔情。

越近機場，我們的相處的時間越短，我們心裏都明白時間在催着我們分手，而這一分手，又不知道那天才能再見？以後的事簡直不敢想像了。

她終於眼淚盈盈，彷彿失魂落魄的樣子。

「麗麗，不要難過，上帝會成全我們。」我

安慰她說。

她向我悽然一笑，滾下兩顆眼淚。進入機場範圍有一條叉路，她正要轉彎時迎面來了一輛大卡車。不知道是她淚眼模糊、心神不定，還是卡車開得太快？突然嘖的一聲，我被彈出座位，滾在路邊的茅草裏。一陣暈眩，又很快醒了過來，因為我的手、臉都被茅草劃破，感到刺痛。我睜眼一看，吉甫車歪在路邊，差點兒翻倒。麗麗伏在駕駛盤上，頭垂着，雙手鬆弛。我不顧一切跑過去，把她抱起來，她完全暈了過去。

大卡車上面跳下一個大漢，他跑到我面前我才認出是 Coffin。我把麗麗交給她，急切地說：「請你快把她送回醫院！我要趕上這班飛機。」他瞪了我一眼，雙手把麗麗接過去，傻里傻氣地說：

「小心肝，我是棺材，妳安心睡吧！」

七

一到昆明，我就向部隊報到歸隊，連夜寫了封信給麗麗。

第二天我們就乘着十幾輛大卡車，向廣西貴州前線開拔，馬不停蹄。遇上日本人就打，一路追擊，一直沒有安定過。其間我又抽空寫了幾封信給麗麗，直到戰爭勝利，還如石沉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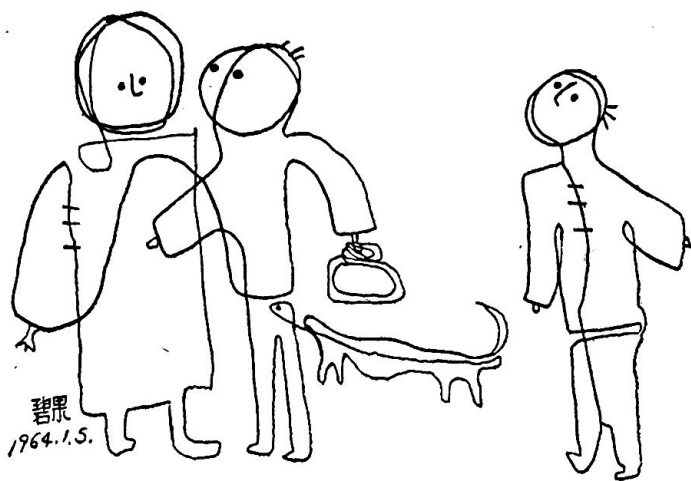
勝利後我又轉戰東北，席不安枕，我一共寫了幾十封信給她，卻未得到她片紙隻字。

現在我已兩鬢如斑，連那兩張照片都在戰爭中丟掉，僅僅保存了她送我的這枝派克51型鋼筆，但筆尖已經磨平了。

她是生是死？我始終無法找到答案。我的心懸吊了整整二十年。她的聲音笑貌，體態神情，對我仍然十分新鮮，彷彿我們還在加爾各答，還在小溪邊……。

姑二和姑大

· 英輝李 ·



我有兩個姑母，大姑嫁於三十里外的黃旗堡王家，王家是當地的大族，家人約有二十多口，當我長大去得王家的時候，大姑已是王家的老祖母了，兒媳、姪媳、孫媳、……一天到晚穿梭似的出來進去裝煙倒茶，儼然已是紅樓夢裏的賈母了，只見她整天坐在炕頭上，一動也不想動。似乎從我記事的那個時候起，大姑一直不曾回過娘家。說到回娘家，那只是年輕媳婦們嚮往的事情，向生母訴說婆家的不滿人意，以及其他雞毛蒜皮的小節，藉以逞一時之快；及至子女成羣，人老事繁，誰還把回娘家當成一件樂事？

大姑的家中，廣有田產，我還記得表兄表嫂來串門時，坐的是轎車，兩套馬的頸下，拴着鈴鐺，馳驅在鄉間的大道上，叮叮噹噹直響，曾經在我幼小心靈中引起來濃重的興趣。那時四鄉的治安不好，常常有紅鬍子出沒，表兄表嫂們多半在春秋季節沒有青紗帳的時候才來，外跟三五名跨着漢陽造的砲手，騎在馬上，車前車後的跟隨護送，倒是相當的威風。人家常常誇獎大姑，說她的命好，不但兒女齊全，子孫滿堂，尤其是良田百頃，生計隆盛，更為難得。大姑每在接受別人的稱道後，不免於莞爾笑道：

「是的，我這人，總算生了一個好命。」

如果說大姑在一生之中還有些須的不滿，我想，剛剛慶過五十壽

辰不到三月即行病逝的大姑爺，該當是大姑的一大憾事。但大姑從小就是個樂觀的女子，當自己已達五十二高齡的時候，自然不會由於大姑爺的謝世而大悲大痛，置家務於不顧的，反之她倒知道面對現實，勇敢的擔當了一家之主，掌握了家務，據說經由她的手下，王家又置買了不少的田地。

我們的鄉村有一種克勤克儉的美德，為一般人所固持，經過克勤克儉之後，誰家稍有積蓄，誰家就用於置買田地的投資上。誰家若是隔不上三年五載就置買田地，誰家就是舉鄉稱頌的好戶，如果你不幸而變成了賣地戶，那你就將經常遭受白眼，不為人所重視，甚而就連已死的祖先，都會被一般輿論辱罵的。到大姑離棄人世的一日為止，她為王家買了不少田地，四鄰八村人們對於大姑都有良好的月旦。

大姑逝世的那一年，大約是五十六歲，我似乎剛剛七歲，由於母親也是被派的娘家吊客之一，所以我也就有機會被帶到王家去。我們家中沒有够氣魄的轎車，但卻有大車，一輛四套馬的大車不够，又商請地戶派來兩輛大車相助，共總三輛大車，坐了大小十二三口人，在一個深秋的早上，沐浴着冷冷的晨風，浩浩蕩蕩上了路。

一個時辰之後，三輛大車到了地方，只見王家的正門大開，門口擺滿了紙紮作，豎起的高杆掛上了

球旛和條旛，吹鼓手在席棚中大吹特吹，男男女女穿着孝服，院中搭蓋着席棚，棚的正中地上停放一具紅漆金紋的棺材，棺前高燒香燭，多少人跪地叩拜，多少人號啕痛哭，很熱鬧的。

我跟著母親混在人叢中，也跪下了，叩拜了，卻不知如何的哭泣。環顧我們這批娘家吊客，各個哭聲震天，珠淚滂沱的樣子，我不能不暗笑他們的失常。總是後來經由別人三拖四扯的拉扯了一大陣，才把哭拜的人拖走，被拖的人彷彿還哭得未能盡興。

然後，我們大大小小的娘家人全都穿上孝服，戴上孝帽，繫上孝帶，我自然對此不感興趣，卻只顧闖個機會，躍到大門外去觀看那些紙紮作，什麼金童玉女，什麼望鄉台，什麼青牛白馬，什麼聚寶盆……五光十色十分好看，要不是專派有人員來往巡視，我恐怕早已動手摸上摸了。

等到大姑出殯入土，已是六七天以後的事情了，六七天以來我每天坐席，吃的東西不是大肉就是肥鷄，恍如家中過年過節時的吃食，這自然令人生羨；又加以與我同歲的表姪，每天和我同遊同玩，極為逍遙自在，在我真的已是樂不思蜀了。

第八天，大姑的喪事辦完，娘家的吊客又坐上三輛大車，返回我們的金家屯了。偶而想起大姑的棺

村埋入墳內的情形，想到她老人家再也不能與活人見面的情形，居然引出一種悽然的感觉，覺得人類還是長生不死的好。這以前，二伯父早已向我講過了秦始皇派人深入東海仙山搜求長生不老仙藥的故事了。

二姑是大姑的胞妹，命也許不如大姑好，因為她嫁去的宋家似乎沒有大的家業和財勢，但二姑給我的印象卻比大姑更為深刻。一因為二姑宋家和我们同村而居，常常來往，自然熟悉；二因為二姑的年紀和大姑相差八歲，僅比母親大兩歲，不那麼老氣橫秋，也就討得我們的歡喜。雖說如此，二姑自有二姑的心事，心事的悶悶不樂，卻是集中在沒有子媳上。二姑一連生

了四個表姐，最小的表姐十二歲時，我那年十一，二姑已然五十三歲，再也生不出一個表弟了。這該當是二姑終生的憾事。

二姑和我们同村而又同街，我覺得宋家有宋家的特點，譬如二姑爺既不下田，也不經營生意，經年在家的，十分的清閒，再有，她家的人手少，一共六口人，同村的一般家庭，家家都是二十上下的人口，這樣的家庭一天到晚亂哄哄的。二姑家中人口少，不及大姑家田產多，生活卻過得從從容容的，他們用有限的地租，打發了簡單的生活，清靜靜的，不知引起多少人的羨慕。

二姑家中有個小院子，三間正

外

外

集

· 洛夫 ·

鞭之外

與遠山並轡而行
四蹄將路邊的風景踢成晨愁
在馬鞍上仍靜悄悄
一蓬素手將落塵緊緊抓住

向前，速率在馬腿上咆哮
驟回頭，馬尾正揮着太陽滾滾而來
僅是過客，縱有困倦如煙升起
僅是揚塵，誰也無法預知
我們將飄落在那一座墳上

曉之外

一年只有一個清明
旅愁如旅程，不是遠，而是長
一揮鞭，蹄聲便成為永不回頭的山色

我們猛力推開昨夜
推開滿身的癢
伸展雙臂，任體溫上升透過十指
而化為一聲男性的爆炸

第一個醒來的是睡了整夜的床
其次是小女兒的眉毛

房，三間東廂，院子三丈見方，不養豬，不養鴨，所以院心總是乾乾淨淨的，房後為一方菜地，夏天由地戶侍弄，蔬菜足够一家吃用。小時候，我曾經進入二姑的菜地摘過黃瓜吃。我常去二姑家，因為四表姐大我一歲，我們一起玩的時候，玩得很快樂。四表姐還認得不少字，是二姑爺教的，她也能背出幾首千家詩。認字的女子在我們的村中，那時真是百不一見呢。

我還記得每當過年的時候，我們家中的男孩子們從除夕起，就成羣結隊去二姑家為她辭歲，凡是去過的人，人人都有一包壓歲錢可得。對於那包壓歲錢的盼望，我們其實是早就如大旱之望雲霓了。拿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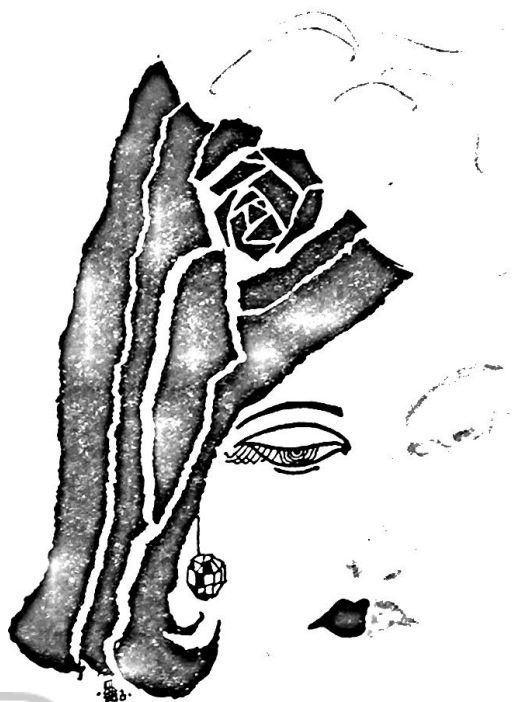
歲錢不是伸手白拿的，去到地方先得向穩坐炕上的二姑和二姑爺跪在地下磕頭才行，初一又來一次，名目是拜年，拜年又有拜年的利是。遺憾的是我一直未拿過大姑的利是。因為大姑遠住外村，家人縱去拜年，也不帶我們小孩子去。

二姑每年夏秋，必定給娘家送兩次瓜，一次送甜瓜，一次送西瓜，一見瓜來，我們皆大歡喜。由於二姑和娘家的往來多些，我記憶中留下二姑的印象，也比大姑深刻些。二姑謝世的時候，我遠在西南的某個省份，不曾參與葬禮。使我至今還感覺有些兒遺憾。

由左額跳到右額
唯有繡鞋上的那朵睡蓮
放棹未歸……

像神一樣，我們醒在血中
如光醒在燐中
琴音為餌，以睫毛編結成索
我向天鵝湖垂釣
妻便以半啓的眸子嚙住

窗帘微掀，晨色湧進如酒
一隻醉蝶飛起便化為一抹紅
打開院門，早安！
呵！太陽揮拳迎面擊來……



她被鎖在一個陌生的旅館的一間臥室裏，單獨跟一個男人……一個外國人……一個法國人在一起！她一定得思索，她一定得思索。

巴黎旅館的一夜

英 Stacy Aumonier 作

陳 森 譯

「就是這個房間，夫人。」
「啊，謝謝你……謝謝你。」
「夫人對它可感到滿意嗎？」
「噤，是的，謝謝你……十分。」
「夫人可還要什麼東西嗎？」
「哎——如果時間不太晚的話，我可以洗個熱水澡嗎？」

「Parfaitment（很好），夫人。浴室是在走廊盡頭的左首。我去替夫人準備好。」
「還有一件事情……我已走了好長一段行程。我非常地疲倦。請你注意，除非我按鈴，早上請別驚動我，好嗎？」

「當然可以，夫人。」

彌麗蓀特·布雷斯特爾說的是實話——那時是疲倦了。在那沒有生氣的教堂城伊辛司杜克——她是來自這個城市——裏，每一個人說實話已經成爲一種風尚。此外，每一個人過簡單而克己的生活——把他的時間獻給有益的工作以及高雅的思考——也已經成爲一種風尚。一個人只消對小巧的布雷斯特爾小姐瞟上一眼，就可以看出她的身上是備着伊辛司杜克所有的美德與理想的縮影。真的，在這個夏夜，是基於責任的實踐

才把她帶到寶杜克司的奧斯特旅館來的。她從伊辛司杜克旅行到倫敦，沒有停留就到多佛，渡過那片可怕的大海到卡勒斯，搭火車到巴黎，在那裏，也不得已要消磨四個鐘頭——一種令人喪膽的經驗——然後啓程前來寶杜克司，深夜才到。這次旅行的動機是：必須有人到寶杜克司來接她。那年輕的姑姑，她將在第二天從南美洲到達。這位姑姑是嫁給一個在巴拉圭的傳教士，但是因爲水土對她不適宜，所以她要回英國來。她親愛的哥哥，那位副主教，本來他是親自要來的，可是由於他所要求的期限是這麼久長，教區中的居民都會因他的不在而感到不便，於是……明顯地，去的責任就落到彌麗蓀特的身上了。

以前，她從不會離開過英國，同時，她對於旅行還懷着一種恐懼，對於外國人，也有着一種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她祇會說一點點法國語——足夠應付旅行的目的以及獲取任何樸素的必需品，但卻不足以進行任何一種談話。她對於後一事實並不懊悔，因爲她認爲法國人並不是那種一個人會自然地要與之攀談的民族；廣泛地說，他們並不十分「親切」，儘管他們有着懇懇的態度。那位親愛的副主教會不斷地給她以忠告，懇

篤地告誡她不要跟陌生人攀談，應該向警察局、鐵路局職員——事實上，任何一個穿着制服的人——獲取一切的消息。他無限惋惜地說他惟恐法國並不是一個可以讓一個女人單獨旅行的國家。遍地都是放浪不羈的，爲非作歹的人，老在窺伺。……他真以爲或許他不該讓她去。祇是基於極力的勸說，在這一點上，她相當地誇大她對法國語言以及法人，特性的熟悉，她的膽量以及對於艱苦不適的漠不關心，才使她贏得了勝利。

她打開她的手提箱，把她的東西散放在房間裏，當她想像着副主教邸宅的那個可愛的房間的時候，她竭力把小小的思鄉之痛推回去。這些異國的旅館臥室看來是多麼生疏、粗陋以及不友善啊——呆滯而沉悶，沒有印花布，歐薄荷以及整個親愛的家庭，侄兒和侄女，豐收季節大教堂內部……的照片，沒有刺繡花樣，針線製品以及麥克斯·司東（Marcus Stone）油畫的彩色複製品。啊，天哪，她是多麼愚蠢啊！她指望什麼呢？

她脫下衣服，穿上一件長浴衣；然後，拿了一塊浴用海綿和一條毛巾，在關上臥室門並熄

電燈之後，她便怯生生地，悄悄兒地走過走廊，到浴室去。那華美的浴室使她感到高興。她安樂地浸淫在熱水裏，一邊帶着恬靜的滿足凝視着她那細長的兩腿。自從離家以後，這還是她第一次遇到的一個快樂的時刻——她冒險中的一種喜悅感。畢竟，這是道道地地的一次冒險，而在她的一生中，特別缺少的就是這種冒險。有些人一定是在過着多麼奇妙的生活啊，到處旅行，饒於經驗！她幾歲了？並不是真的老了——無論如何，不是。四十二？四十三？她會這樣地把自己禁閉起來。她簡直不會留意年齡的潛力。一般說來，就她的年齡而論，她是一個保養得很好的女人。一種自我犧牲的人生觀，簡樸的生活，有益健康的散步以及新鮮的空氣，使她比那些匆忙慌張的，奢侈豪華的市民來得年輕。

愛情？是的，有過一次，當她還是一個少女的時候……他是一個教師，一個非常可敬的、和藹的良家子弟。他們絕不忙碌——真的不，但這原是一種非常明白的事情。這一可喜的瞭解與友情，持續了三年。他是如此文雅，如此傑出而體貼。她很樂於永遠繼續這樣下去。但那時還欠缺某些東西。司蒂芬有些古怪的急躁的小毛病。她則害怕實質上的婚姻——是的，即使跟那極其文雅而和藹的司蒂芬。於是有一天……有一天，他去了——消失了，而且永遠不回来了，他們告訴她說是他已娶了一個鄉下姑娘——一個常在福貝斯太太的牛奶棚裏工作的姑娘——她就心她不是個挺可愛的姑娘，是一個放蕩的、漂亮的、無智的女人。噫啊！噫，雖然那打擊在當時似乎是慘重的，但她卻把它淡忘了。日子一久，一個人是會把任何事情淡忘的。總是工作，為期望別人的快樂而生活，信心，責任。……同時，她也能同情那些從不平凡的經歷中得到滿足的人。她的身子因毛巾的磨擦而發紅。她重新穿上

她那夜用的衣服以及她那厚實的羊毛長浴衣。用確實跟她在家里所慣做的那個樣子，她仔細把浴室整理好，然後，再一次地握緊她的浴用海綿與毛巾，關上了電燈，她悄悄地走過走廊，去到她的房間。走進房間，她捻亮了電燈，並且迅速地關上了門。於是，一件可笑的事情發生了——正是那種你料得到會在一個外國旅館裏發生的事情。門的把柄在她的手裏脫落了。

她不覺輕輕地迸出了一聲：「討厭！」企圖用一隻手把它放回原來的地方，因為另一隻手給毛巾和浴用海綿佔着。在做這件事時，她的舉動很笨拙；由於漫不經意地把那個圓形的把手插向那支鋼軸——沒有好好地把它按住——她祇是把那支鋼軸更往門裏推進了些，所以那個把手沒有給合上。她重又吐出了一聲：「討厭！」然後將浴用海綿和毛巾放在地板上。於是，她設法用左手使鋼軸回復到原來的位位置，但它卻鑽得更進去了。

「多笨呀！」她想：「我是應該按鈴召喚侍女的——但或許那個可憐的姑娘已經睡了。」她調轉身，面對着房間，於是猝然的，一種極度的恐怖侵襲着她。有一個男人正睡在她的床上！

看見枕頭上那張淺黑的臉，伴同他那烏黑的、蓬鬆的頭髮以及那濃密的鬍鬚，她的心頭馬上感到這是她平生最可怕的時刻。她的心臟幾乎停止了跳動。有好幾秒鐘，她是既不能思想，也無法叫喊，她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我可不能叫喊！」

她像一個麻痺了的人似地站在那裏，凝視着這個男人的腦袋以及他那衣服下面的胸體的巨大而彎曲的隆肉。當她開始思索時，她想得很快，而且，她所有的思想都同時工作着。第一個活生生的實際感覺是：這件事並不是這個男人的過錯

；這是她的過錯。她走錯了房間。這是這個男人的房間。那些房間都是一模一樣的，但這裏卻到處是他的東西，他的衣服粗心地扔在椅子上，他的衣領和領帶放在衣櫃上，還有他那笨重的大皮靴以及那樣子奇特的黃色大皮箱。無論如何，她一定得設法走出去。

她再一次地抓緊那扇門，狂烈地用她的指甲鑽進那個洞裏去，那支躲躲閃閃的鋼軸就是消失在那裏的。她竭力用她的手指戳進門縫裏去，想以那種方法把門打開來，但卻沒有成功。她實際上是被鎖在裏面了——被鎖在一個陌生的旅館的一間臥室裏，單獨跟一個男人……一個外國人……一個法國人在一起！她一定得思索。她一定得思索。……她熄了電燈。如果電燈給關掉了，他就可能不會醒來。這可能使她得有時想想如何去行動。他沒有醒，這是令人感到詫異的。要是他真的醒了，他會做些什麼？怎樣去闡明她自己的心意？他不會相信她的。沒有一個人會相信她的。即便在一個英國旅館裏，這也將是足夠困難的，但在這個地方，那裏，人們都不知道她，那裏，人們盡是外國人，因而也是敵對的……慈悲的天啊！

她一定得出去。她應該把這個男人弄醒嗎？不，她可不能那樣做。他可能會謀殺她。他可能會……啊，這真是太可怕了，想不得！她應該喊叫嗎？按鈴召喚侍女嗎？但是不對，那將是完全相同的事情。人們會衝過來。他們會發現她午夜以後還在這個男人的臥室裏——她，彌麗蘇特·布雷斯吉特爾小姐，伊辛司杜克的副主教的妹妹！伊辛司杜克！

伊辛司杜克的幻象掠過了她那受驚的心頭。消息到達，女人們的圍着茶桌耳語時的幻象：「你可會聽說，我親愛的？……真的，沒有一個人會想得到！她那可憐的哥哥！他當然得辭職，你

知道，我親愛的。再來一些乳酪，我親愛的。」他們會把她關在牢房裏嗎？她到房間裏來可能是爲了要偷竊或者……她到房間裏來可能是要違犯十誡中的每一誡。是沒有辦法把它辯解清楚的。她是一個身敗名裂的女人，突然而且無法挽回地，除非她能够把門打開。這個煙肉？她應該攀上這支煙肉去嗎？但那是通到什麼地方去的？於是她描摹着那個男人抓住她的兩腿把她拉下來，當她已經在煤煙中窒息的時候，任何瞬間他都能醒過來。……

她以爲她聽到那個侍女正在走廊上走。如果她必須要喊叫的話，那她以前就應該喊叫了。那個侍女突然知道她在幾分鐘前已經離開浴室。她是正要回到她的房間去嗎？驀地，她記起了她會告訴過那個侍女說是除非第二天早上她按鈴，不要驚動她。那是差堪告慰的。沒有一個會走到她的房間去，發覺她並不在那裏。

一種輕率唐突的，背城一戰的計劃在她的心中形成了。現在已快近一點鐘。這個男人也許是一個頗無惡意的旅行推銷員或者生意人。他或者會在七、八點鐘左右起身，很快地穿上衣服，走了出去。她可以躲在她的床鋪下面，直到他離開。祇是幾個鐘頭的事情。男人們是不會看他們的床下的，雖然她自己已養成了一種這樣做的嚴謹習慣。當他走後，他一定要馬上開門。那個門柄應該放在地板上，宛如它是在夜間脫落的。他或許會掀鈴召喚侍女或者用一把小刀子把它開開來。男人們對於這些事情是如此地擅長。當他走了，她可以爬出來，偷偷地走回她的房間去，於是也就無需對任何人作任何解釋了。然而天哪！一個多麼有趣的經驗！一旦置身於床鋪的白色綢邊之下，她就可以安全了，直到早上。在白天，就沒有什麼看來有這麼嚇人。

用着貓般的小心，她跪了下來，爬向床邊去。

。有那張寬闊的白色綢邊，那是一件多麼幸運的事情呀！她在床腳邊把它掀起來，爬到下面去。那裏的深度剛巧足以容納她那纖小的身子。幸虧地板上全鋪着地毯，但它似乎非常密不通氣以及佈滿塵埃。假若她咳嗽或者打嚏了呢？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的。自然囉……要去解釋她在床下，比去解釋她的僅祇在門內，是要困難得多的。她焦慮地屏住氣息。沒有聲音從上面傳來，不過，在這綢邊下面，可不容易聽到聲音。這與其說是在諦聽一切的聲音……諦聽那些記號與徵兆……倒幾乎無庸說是在絞腦運汁，無論如何，這種暫時的躲避可以給她時間去客觀地考慮這種困境。直到此刻，她還無法想像她行動的全部意義。事實上，她已倉惶得不知所措。她會像一頭野獸，胸中湧着的祇有一個逃脫的念頭。……一只老鼠或者一頭貓也會做這一類的事情——找尋掩護以及潛待時機。如果這一切不是發生在外國，那該多好！她試圖應用法國話去構造辯解的語句，但法國話卻逃開了。於是——他們說得如此之快，這些人們。他們並沒有在聽。這處境是無法容忍的。她對這能够熬受一夜嗎？

在目前，她倒並非十分不舒適，祇是窒悶難當以及……非常地，非常地恐懼。但她卻必須面對六個或者七個或者八個小時——然而或許臨了還是給發現！當她把這件事情在腦袋裏盤算了再算，幾分鐘掠過去了。沒有答案。她開始希望她已叫喊過或者喚醒了這個男人。她現在明白那才是應該做的最聰敏以及最機智的事情；不過經那個侍女知道她已經離開浴室的那一刻起，她卻已經經十分鐘或者一刻鐘溜去了。他們會需要一個解釋，就是：在那個時間裏，她一直在這個男人的臥室裏做什麼。她以前爲什麼不銳聲叫喊呢？她把綢邊撩起了一、兩吋，傾聽着。她認爲她聽到了這個男人的呼吸聲，但她卻又不肯定。

不管怎樣，這總給了她以更多的空氣。她變得略微大膽了些，把她一部份的臉孔伸到綢邊外面，好使她能够自由自在地呼吸。她竭力專心注意這一事實——就是，唔，辦法就在這裏——去穩定她的神經。她已然把它想出來了。她一定要妥善地加以運用。或許它畢竟是對的。

「當然，我不該睡，」她繼續想道：「我也無法睡。說怎麼，不睡總比較安全些。我一定得戒備。」

她咬緊牙關，堅決地等待着。現在，由於她打定主意照這個樣子去看這件事情完成，她感到略微平靜了些。當她想起明天寫信給那位親愛的副主教時無疑地還有某種事情告訴他的時候，她幾乎微笑起來。他怎會相信呢？當然，他會相信的她的——他對她生平所說過的片言隻語從不表示過懷疑——不過這個故事聽起來竟是如此……荒誕不經。在伊辛司杜克幾乎是不可能面對這樣的一種經驗的。她，彌麗嘉特·布雷斯吉特爾，竟在一家外國旅館裏的一個陌生男人的床下度過了一個晚上！那些女人會得怎麼說法？芬尼·薛爾斯以及那個噲噲的魯斯勃麗嘉老太太？或許……是的，或許告訴那個親愛的副主教別讓這個故事流傳開去，將是得策的。一個人簡直不能指望魯斯勃麗嘉老太太不……作什麼暗示……誇張。

噢，天哪！此刻他們全在做什麼了？他們該全睡着了，伊辛司杜克裏的每一個人。她那親愛的哥哥總是在十點一刻就寢的。他會睡得很恬寧以及很平靜，高枕安眠……呼吸着蘇薩克斯那潔淨的，芬芳的空氣，不是像這樣——呵，這裏是密不通氣的！她覺得非常想咳嗽。她可不能那樣做。是的，在九點三十分，所有的上帝忠僕都雲集在圖書室裏——一次爲時很短的禮拜——絕不超過十五分鐘，她的哥哥並不相信冗長的儀式——於是，在十點鐘，每人都喝可。在十點一

刻，每個人都上床去。那個放着狹狹的，白白的床舖的可愛而舒適的臥室，就她所能記得的——即使在那張床舖旁邊，誦唸她的祈禱文。

祈禱文！是的，那是一件古怪的事情。這是她一生歷史中第一個晚上她在就寢之前沒有誦唸祈禱文。一個人可以這麼說：這情況委實非常特別……例外。上帝會瞭解並寬恕這樣的一種差錯。然而，究竟，為什麼……是什麼東西阻止她誦唸祈禱文的？當然她無法用合式的虔敬姿勢跪着，那將是一種身體上的不可能；雖然如此，或許她的祈禱可能同樣有效……倘使它們是出自心腑。所以，彌麗蘇特·布雷斯吉特爾小姐就彎着身子，把兩手放在臉孔面前，作着一種虔誠的姿勢，然後在那陌生男人的床舖下面十分小聲地低誦她的祈禱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同時寬恕我們的過失……」

過失！是的，無疑地，在這一場合，她是犯了過失，但上帝會得明白。她並沒有想去違犯。她是一個無心的罪人。沒有發出一點聲音來，她在心裏唸完了她習常的祈禱文。在末了，她熱切地補充道：

「請上帝保護我今天晚上不致受到危險和患難。」

然後她靜靜地，木木地躺在那裏，用苦心祈禱而奇妙地安靜了下來。「到底，」她想：「要緊的不是在於姿勢——而是在於我們心的深處所想的東西。」

她第一次開始默思——幾乎是詢問——教會的形式與教義。倘若一種姿勢不是不可或缺，那麼，為什麼要有一座建築物，一種儀典，一個教會？當然，她親愛的哥哥是不可能有的，那個

教會是如此地古老，如此地十分古老，它的根部深深地埋藏在人類生活的歷史裏，祇是那……，外部的形式可能引起誤解。以她自己目前的處境為例。在世人的目光中，由於一個昏庸的、粗心的小動作，她已證明成了十誠的每一誠的違犯者。

她竭力去想一個她不會被指控的誠律。但卻沒有——即使玷辱父母、偽證、偷竊、垂涎她鄰居的……丈夫，那是所有事情當中最糟糕的事情！可憐的男人！他可能是一位極其和藹的，體面的已婚紳士，有兒女以及她——她是處在一種足以使他受累的地位！為什麼她沒有喊叫？太遲了！太遲了！

開始感到非常不適，窒悶，但同時卻又覺得通風，地板每分鐘都在逐漸變硬。她偷偷地變換了一下位置，抑制住咳嗽的願望。她的心臟在迅速地跳動。她的腦海裏一再浮現出從她離開浴室那一瞬間起她所會想到的每一微小的事件與論證的鮮明印象。當然囉，這個房間一定是緊貼着她自己的房間。如此地混淆不清，在走廊的一邊，或許有二十個臥室全是一模一樣的——一個人怎能記得他的號碼是一一五還是一一六？

她的心開始閒散地遊離開，走進她的求學時代去。她對於計算始終是很壞的。她討厭歐幾里得（Euclid）以及所有那些關於三角和方程式的學科——如此地不重要，通不到任何地方去。她喜歡歷史和植物學以及閱讀關於新奇的他國異邦的書籍，縱使她往往膽怯得不敢去訪問那些地區。還有那些大人物的傳記，最爲動人心魄的——

奧理佛·克朗威爾（Oliver Cromwell）、皮爾斯斐爾公爵（Lord Peconfield）、林肯（Lincoln）、格雷斯·達令（Grace Darling）——這是賞賜給你的一個女主角——波瑟將軍（General Booth）、一位偉大的，善良的人

物，雖然略微粗俗了些。她記得親愛的，年邁的屈理明小姐有一天下午在聖·布拉特教區牧師的園遊會中談到他。她是如此地饒於風趣。她……天哪！

幾乎是無意識地，彌麗蘇特·布雷斯吉特爾猛烈地打了一個噴嚏！

完了！這是那天晚上她第二次自覺她的心快要停止跳動了。這是那天晚上第二次因恐怖而陷於如此癱瘓，致使她的智力碎成片片。此刻，她聽得到那個男人走下床去。他走到門邊，開亮電燈，然後掀起那綳邊，她差不多還能看到那張兇獍的、有鬚的臉孔虎視着她，而且用法語咆哮了一些什麼。於是他會伸出一支手臂，把她拖出來。於是？啊，在天上的上帝呵！於是還有什麼呢？……

「我將在他做這種事情之前先喊叫起來。或許我還是現在喊叫的好。要是他將我拖出來了，他會用手握住我的嘴。或許，哥羅芳麻醉劑……」

可是不知怎麼，她不能叫喊。即便對這件事，她也太害怕了。她揭起那綳邊，諦聽着。是他正悄悄地走過地毯去嗎？她想——不，她不能確定。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的。他可能從上面向她槌擊——或許是用那雙笨重的皮鞋當中的一只。似乎沒有事情會發生，然而這種懸宕局面卻是叫人受不了的。她現在實感到她對它可沒有容忍一個晚上的能耐。任何事情都要比它來得好些——丟臉、坐牢、甚或死亡。她要爬出來，弄醒這個男人，以及盡她的能力所及，嘗試與解釋。她要扭亮電燈，咳嗽，並且說：「Monsieur（先生！）」

於是他會驚跳起來，直視着她。於是她會說——她應該說些什麼呢？

「Pardon Monsieur Mais je——」（請原諒，先生，不過我——）「究竟「我已經犯了過錯」法文是怎麼個說法。」

「J'ai tort. C'est la Chambre——（我弄錯了。這是——的房間）呢——不對。（Venez-vous——（你不要不要——）呢——）」

「圓形把手」，「讓我走」，法文是怎麼說的？

這可沒有關係。她要開上電燈，咳嗽以及委諸命運。假如他離開床，向她走來，她放大聲吶喊，叫這家旅館坍塌下來。……

這一決定既已作成，她便審慎地從床腳邊爬出來。她匆忙地向門口爬去——一段危險的旅程。幾秒鐘後，房間裏就瀰滿了燈光。她轉身向著那張床，咳嗽着，而且勇敢地大聲叫着：

「Monsieur（先生——）」

於是，這是那天晚上的第三次，彌麗蘇特·布雷斯吉特爾的心幾乎停止跳動。在這種場合，恐怖的頂點需要較長的時間才會形成，但一當它到達時，它就遮住了其他的兩種經驗，使它們變得無足輕重了。

床上的這個男人已經死了！

她以前雖然從未看見過死人，但一個人是不會連死都搞錯的。

她凝視着他，感到迷糊，幾乎是用一種耳語反複地說道：

「Monsieur（先生——）…… Monsieur（先生——）」

然後她踮起足尖，走向床鋪去。在那灰色的、蠟般的固體中，那片頭髮和鬚髯看來像是特別烏黑。嘴巴微啓，而那張臉孔，在活着時很可能就是邪惡而荒淫的，顯得難以置信地平和安詳與遙遠恍惚。宛如她是正在注視一個越過一條廣闊的時間之路的人——一個會是常常遠離塵世急務的人——的容貌。

當詳盡的真相大大地感動了彌麗蘇特小姐的時候，她用兩手掩住臉孔，喃喃地說道：

「可憐的人……可憐的人！」

這一瞬間，她自己的處境倒似乎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了。她正面對着一種更重大以及更繁複的事情。幾乎是本能地，她在床邊跪下來，祈禱着。

有好一會兒，她彷彿給一種非凡的鎮定與超然的心情占有了。她在旅館裏的困境的重荷乃是一種極其微小的麻煩——一支愚蠢的、微不足道的、近乎喜劇的插曲，一種能夠剖釋明白的事情。然而這個男人——他已然度過了的一生，不管他是什麼樣子，而現在是面對着他的造物主了。他會是一種什麼樣的人？

她的沉思被一種突如其來的聲響所打斷。是一雙笨重的皮鞋被摔在房門外邊的聲響。她吓了一跳，起先以為是有人在敲門或者企圖走進來。可是，她聽到那雙「皮鞋」蹣跚地走下那條走廊去，而這一實感卻帶着她自己處境的真相刺戳着她。她可不能再留在這裏。「必須走出去」甚至是要更來得逼切的。

被人發現晚上在一個陌生的男人的臥室裏是够糟的，但被人發現現在一個死了的男人的臥室裏則是更糟的。或許他們可以控告她謀殺。是的，是會這樣的——她怎麼能夠對這些外國人解釋呢？天呀！他們會把她絞死。不用斷頭機把她斬首，那就是他們在法國所做的事情。他們會用一把鋼製的大刀把她的腦袋砍掉。天哪！她幻想着自己給蒙住眼睛站在一個牧師和一個戴着紅帽子的劊子手的旁邊，像狄更斯小說中的那個人——他叫什麼名字？雪特尼·卡登(Sydney Carton)——就是這回事，而在他走上斷頭台之前，他說：「這是一樁比我所會做過的要好得多，好得多的事情。」

但是不，她可不能那樣說。這將是一樁她所做的糟得多，糟得多的事情。這位親愛的副主教

將會怎樣？明天獨個兒要從巴拉圭到達的她的姑姑將會怎樣？所有在伊辛司杜克的親愛的家人以及友人將會怎樣？她所珍愛的湯尼，那只很大的、灰色的斑貓將會怎樣？不使她的腦袋給砍掉乃是她的責任，如果這是可能避免的話。她在這個房間裏沒有什麼用處。她無法使死者復生。她唯一的使命就是逃走。人們隨便什麼時候都可能到來。那侍女、那雙皮鞋、那經理、那些憲兵。……那些配備着刀劍和筆記簿到來的憲兵的幻象賦予她那幾乎涸竭了的精力以生氣。她是一個絕望的女人。幸虧現在她不用對那燈光擔心了。她再一次地撲向門邊，設法用手指硬去弄開那扇門。結果，她感到疼痛，於是便停了下來。如果她要逃走，她一定得想，而且要拼命地想。她不能做任何幽莽而愚駭的事情，她就是一定得鎮靜地思想與計劃。

她仔細地察看着那個門鎖。那裏沒有鑰孔，但卻有一個滑門，好讓這個旅館的客人能够在裏面把門鎖住，而卻不能在外面被鎖住。呵，這個可憐的親愛的死了的男人昨天晚上為什麼沒有將他的門下鎖？這樣，這個麻煩就不會發生了。她可以看到那支鋼軸的末端。它離洞口大約有半吋。要是有人走過，他們一定會注意到那個門柄在那一邊是突得太出了！她從她髮上拔出了一枚髮夾，然後設法把那支鋼軸鉤回來，但她卻反而把它更推進了些。她覺得那抹紅色正離開她的臉孔，一種奇異的昏暈之感侵佔住她。

她是在為她的生命而戰，她可不能退卻。她像一頭陷在野獸似地在房間裏竄來竄去，她的心對於最細小的脫逃的罅隙都很注意。窗口沒有洋台，從窗口到大街間的距離是五層高樓。天在破曉。旅館以及都市的活動不久就要開始。在那時以前，一定得把這件事情完成。

她再度走回去，注視着那門鎖。她注視着那

個死了的男人的所有物，他的剃鬚刀、刷子以及文房用具，那些鋼筆、鉛筆、橡皮和火漆。……火漆！

需要真是發明之母。這在任何場合都是十分確實的，就是這位一生從不曾發明過一樣東西的彌麗蘇特·布雷斯吉特爾，如果不以為她的處境是全然絕望的話，那就絕對不會推引出這個她真的推引出來的巧妙的小發明。因為最後她發明了這：她集攏了一盒火柴、一支洋燭、一條火漆以及一枚髮夾。她把烘熱了的火漆弄成一個小灘，將髮夾的末端浸到它裏面。在夾端上面蘸了一小滴火漆，她把它戳到洞裏，讓它跟鋼軸的末黏相黏接。在第七次嘗試時，她使那個東西移動了。她花去了一點又十分點才使那支鋼軸回進房間來，而最後當它進來得足以使她用指甲把它抓住時，她由於純粹的身體上的緊張過勞而猝然涕泗滂沱。非常，非常小心地，她把它拉出來，然後用左手牢牢地握住它，一邊用右手將圓形把手固定好，隨即慢慢地轉動它，門開了！

衝出去走到走廊上以及如釋重負般地叫喊一聲的那種誘惑幾乎是無法壓抑的，但她卻忍住了。她傾聽着；她向外窺望着。四周沒有人。帶着跳躍的心，她走了出去，一邊極其小聲地帶上了門。她像一隻小耗子似地潛行到隔壁的那個房間前，偷偷地走了進去，將自己投到她的床上。當她剛一這樣做，她的心裏就想起她已把她的浴用海綿和毛巾遺落在那個死了的男人的房間裏！回憶起她的經驗，她總認為第二次出征是最困難的。她本來可以把那塊浴用海綿和毛巾留在那裏，祇是那塊毛巾——她是從來不用旅館裏的毛巾的——的角上會清清楚楚地寫着：「彌·布」兩個字。

用着作賊般的謹慎，她設法折回去。她重又走進那個死了的男人的房間，取回她的所有物，

然後回到她自己的房間去。當這個使命完成了，她是真的近乎精疲力竭了。她躺到床上，無力地呻吟着。最後，她跌入了一種熱狂的睡眠中。……

當她醒來，已是十一點，沒有人會驚動過她。陽光照耀着，晚上的那個經歷宛如一場難以憑信的惡夢。她果真夢到過這一切？

她的心裏依然燃燒着恐懼，她按着鈴。過了一段很短的時間以後，侍女出現了。這個姑娘的眼睛因某種無法控制的興奮而耀着光。不，她一直沒有在做夢。這個姑娘已然聽到過什麼。

「請你拿些茶來，好嗎？」

「當然可以，夫人。」

侍女拉開窗簾，在房間裏沒事找事做。她是在一種決不洩漏秘密的誓約之下，但她卻再也無法扼制住自己了。突然，她走近床邊，亢奮地低語道：

「噢，夫人，我是答應過不說出來的……有一件可怕的事情發生了。一個男人，一個死了的男人，給發現在一一七號房間裏——一位客人。請你不要說是我告訴你的。但是他們全已在那裏，那些憲兵、那些醫師、那些巡官。噢，真可怕……真可怕。」

床上的這個小婦人沒說什麼。真的，並沒有什麼好說的。可是瑪麗·魯易斯·蘭克理特卻充滿了太多情緒上的激動，以致不肯放過她。

「不過可怕的事情倒是——你知道他是誰，夫人？他們說他是波爾杜，那個被通緝的人，因為他在維辛尼斯的穀倉裏謀殺了珍妮·卡雷頓。他們說他勒死了她，然後把她宰成幾段，把她藏在兩只大琵琶桶裏，把桶扔到河裏。……噢，他是一個壞人，夫人，一個非常壞的人，……而他竟死在隔壁的那個房間裏……自殺的，他們認為；或者可能由於心臟病的猝發？……後悔，或許……你可說過要一杯Café Complet（純咖啡）嗎，夫人？」

「不，謝謝你，我親愛的……祇要一杯茶……鹹茶……」

「Parfaitement（很好），夫人。」

這個姑娘出去了，一會兒後，一個侍者端着一只茶盤走進房間來。對這，她絕對無法除去她的驚奇。這看來是如此地——唔，失禮，讓一個男人——雖然祇是一個侍者——走進一個女人的臥室來。那位親愛的副主教所說的話，無疑地是有許多道理的。他們委實是非常特別，這些法國人——他們有着最最特別的見解。住在伊辛司杜克的人們的持身之道可不是這樣的。她把身子更往被單裏鑽進些，但侍者對這種情景卻似乎十分漠然。他放下那隻茶盤，走了出去。

當他出去了，她便坐起來，啜着茶，它逐漸使她暖和起來。她很喜歡陽光在照耀。她必須馬上就起床。他們說她姑姑的坐船要在——一點鐘到達淀泊處所。那可以給她時間去舒適地打扮，寫信給她的哥哥，然後到碼頭去。可憐的男人！這樣說來，他曾做過兇手，一個把他的受害者的身子宰割開來的男人……而她竟在他的臥室裏過夜！他們的確是一種最——她該怎樣形容它？——民族。縱使這樣，她還是覺得有點兒高興，因為她究竟會在那裏，在他的床邊跪着以及祈禱。或許沒有別的人曾經做過那種事情。要去評定一個人，原是非常困難的。……某種事情在某個時候可能會出毛病的。他可能根本沒有謀殺那個女人。人是往往被定錯了罪的。她自己……要是警察竟在那天早上三點鐘的時候發現她在那個房間裏……要緊的是那發生在心臟部份的事情。一個人總該學習又學習。要是她不知道一個人之躺在床下祈禱能跟跪在床邊祈禱同樣有效呢？……可憐的男人！

她洗過臉，打扮定了，便從容地下樓去。

水滸人物散論

· 騫 岳 ·



前言

中國舊小說中，水滸傳對於人物的描寫，最爲成功，有人說梁山一百零八將有一百零八種面目，不免有些誇張，但是，在百零八個人物中，確有一部人被寫活了，在世人心目中變成了活人，儘管許多人未讀過水滸傳，但是提起宋江、吳用、武松、魯智深、李逵，幾乎無人不知，甚至西門慶、潘金蓮、武大郎、王婆，也被作者賦與真實生命，變成了活人，一部小說的人物，對後世影響之大，尙無出水滸傳之右的。

我有意寫這篇水滸人物散論，倒還不在乎介紹人物的善惡強弱，賢與不肖，而是看到水滸傳對人物的描寫，可作爲寫小說的範本。

試把水滸人物加以分析，其中包括中國固有社會中各階層的人物，我們隨便拿一本小說來對照，任何書中的主人翁，水滸傳都有這種類型，假若真的能把水滸爛熟胸中，對小說人物的造型，是有很大的幫助，我希望通過這種嘗試引起讀者的注意，對水滸傳的創作方法，作進一步的探討。因爲是水滸人物散論，故不限於梁山一百零八將，但是還要先從梁山說起。故此，開宗名義先說王倫，次及晁蓋，以後就不論次序了。

王倫入錯了行

梁山泊的第一代寨主是白衣秀士王倫，假若王倫够料的話，以後的梁山可能是宋江的天下。就王倫本人來說，他實在不適宜作強盜頭子，既沒有這種材具，更無此必要，他本身是個不第秀才，會兩手拳腳，曾經奔投柴進，得到柴進的照應，後來糾合了杜遷、宋萬、朱貴等在梁山落草。

柴進當時以孟嘗君自居，無論什麼人投奔，一律延納，即使毫不相識的罪犯配軍，也予以招待，所以柴進門下什麼樣的腳色都有，像被林冲打倒的洪教頭，就是一個虛有其表的人物，王倫大概也屬於這一型，柴進卻對他認識不清，資助王倫去梁山泊落草，以王倫的材具假若在桃花山、二龍山作一個大寨主，也許可以鬼混一個時期，偏偏到了地勢險要、資源豐富、「盜家必爭之地」的梁山泊，自然支持不下去。

其實作一個盜首並不一定要武藝出衆，智謀過人，試看晁蓋武藝也就平常，智謀也談不到，居然在梁山創上一番事業，宋江拳腳尙不如晁蓋，智謀也較吳用差得遠，梁山頭把交椅卻坐得穩如泰山，任何人也奪不去。漢高祖劉邦曾經說過：「夫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饈，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之所以取天下也。」

大抵想成功一番事業，不問是皇帝與盜首，最大的本領就是要能用人才，試以王倫而論，假若林冲上山時，王倫能衷心歡迎，赤誠相待，安置他坐第二把交椅，以林冲爲人的忠厚天性，又在末路窮途，無處容身之際，對王倫一定感恩效死，祇要能抓住林冲作爲死黨，到了晁蓋上山，局面就完全不同。晁蓋的領袖慾甚強，不肯作第二人，但論其本性，也還是忠厚篤實君子，尤其是也在無路可走之際逃上梁山，受到王倫收留，也不見得馬上就會起了取而代之的野心。吳用誠然心懷叵測，但吳用祇是一個軍師材料，生平不想坐頭把交椅，王倫真能善爲任用，吳用很可能轉而投靠，試看吳用後來投向宋江就可以知道，至於其餘諸人更容易對付，有林冲坐鎮，相信誰也不敢妄動。

王倫不倒，晁蓋未必會死，到了宋江上山大局已定，宋江野心雖大，想連過兩關，爬上最高位置，恐怕也非易事。所以說梁山的天下本來是王倫的，由於他缺乏材具，結果卻白替宋江開基創業，正如陳涉首義，竟使劉邦成名，並不完全是關乎天數呢！

王倫最初還有意留晁蓋在梁山泊入夥的。王倫過去因為林冲武藝超羣，威名蓋世，恐怕不易駕馭，所以不願留林冲在山上，後來經過許多困難，算是把林冲留下，但仍不敢放心。不過，經過一段時期，王倫發現林冲十分恭順有禮，尤其是他會擔任過八十萬禁軍總教頭，服從長官，已養成習慣，比起杜遷、宋萬等草莽英雄，反而更聽話些。王倫也許到這時才感到駕馭英雄也不太難，對晁蓋之來，仍以待林冲之態度相待。總以為增加一批新的力量。那知道晁蓋見面，把劫生辰綱及石碣村大破官軍的事，繪影繪聲說了一遍，當時把王倫嚇住了。

王倫佔據梁山泊之後，雖然也作打家劫舍勾當。但是祇害害商民，從不敢同官府作對，在當時的社會情況，遍地萑苻，官府對強盜，也沒有清除的決心。只要不鬧太大的事，影響他們的官職地位，官府多是抱著一種眼開眼閉的態度。所以依照王倫的為人，沒有晁蓋一批人上山，他可以當個太平強盜，以終其生。

當晁蓋一行人上山時，王倫不知道他們鬧了這麼大的風波，可見王倫雖然在李家道口，設有客店，並經常派小嘍囉出去刺探消息，而情報工作，實在做得不好。假若王倫早知道晁蓋一行在外面鬧了如此大禍，十之八九他會拒絕晁蓋一行上山的，如此一來，雖然吳用以智多星出名，相信也還是束手無策，因為，以他們那一點有限力量，萬不能去硬奪梁山也。

王倫願慮晁蓋上了梁山之後，會引導官軍來剿，事後證明並非過慮，不久，官兵即對梁山展開一次攻勢，雖然還是梁山方面勝了，事情卻也越鬧越大，王倫自不願有這種情形出現。

所以說，王倫拒林冲上山，是由於心胸過狹，不能容物。到了後來，不肯留晁蓋入伙，則是因為膽小怕事，恐怕導致梁山泊的滅亡，就王倫本人來說，已比以前進步很多，仍然不免一死者，還是在第一次拒林冲上山埋下了原因。

在晁蓋一行梁山奪泊之前，作者安排了一個花和尚魯智深，青面獸楊志合奪二龍山寶珠寺故事。二龍山寶珠寺寨主金眼虎鄧龍，也可以算是王倫的一個影子，不過，兩人作風也並不盡相同。王倫雖然心胸狹隘，不能容物，但是，普通江湖禮節卻還懂得，晁蓋一行人到了梁山，他也照樣設宴歡迎，然後端出程儀，以禮相送，客人肯不肯走另外一回事，王倫的禮貌並沒有錯。

鄧龍就不同了，鄧龍對着花和尚魯智深，硬是不肯收容，激得花和尚性起，兩人打了一場，鄧龍又不是對手，當場被魯智深在小腹踢了一腳，鄧龍無奈何緊閉三關，不肯出戰，花和尚正無計可施遇到楊志，再由楊志

引出曹正，曹正想出一個計策，把花和尚綁起來送去獻功，楊志混在一羣莊客裏面，到了關上，魯智深驀地攔掉繩索，拿起禪杖，把鄧龍連椅子帶人劈成兩半，從此魯智深同楊志就成了二龍山的寨主。

火併梁山泊與智奪寶珠寺，結果雖然一樣，經過卻完全不同，首先是梁山王倫對晁蓋等人尚以禮相待，鄧龍對魯智深卻乾脆閉門不納。其次，梁山泊險要在水，寶珠寺險要在山。晁蓋火併王倫，倚仗林冲作為內應，魯智深打死鄧龍，全憑曹正自外面賺入。就鄧龍的為人來說，還比不上王倫，大概因為他的格調太低了，所以後來的人不大知道他，沒有白衣秀士王倫的聲名響。

就鄧龍和王倫來比較，似乎又低一籌，王倫總算懂得一點江湖規矩，鄧龍連人情事故也不懂，這種人假若真有魯智深的膂力，或有吳用的頭腦，未嘗不能閉關自守，偏偏兩者皆無，妄想佔據一個山寨稱孤道寡，祇有自速其死而已。

兩次爭奪山寨，經過情形無絲毫相同之處，一樣題目兩篇文章，毫無重複處，作者真是才大如海，令人嘆服，其實魯智深在奪取二龍山之前，還有一次火燒瓦官寺，與這次也有許多相同之處，那次的對象是一個不安本份的和尚生鐵佛崔道成及一個助紂為虐的道人風天藥父邱小乙，這次對象是一個還了俗的和尚鄧龍。而且都是一仗未打出結果，第一次遇到史進才併力殺死崔道成、邱小乙，火燒了瓦官寺，第二次遇見了楊志，又加入一個曹正始合力奪下二龍山，兩件事結果雖異，經過卻也有一部份相同之點，水滸作者喜歡把同類的故事連寫幾次，卻從無一絲一毫相犯之處，這種本領除去紅樓夢作者外，就沒有第三人敢輕於嘗試了。

吳用害了晁蓋

智劫生辰綱的七人，劉唐、公孫勝都是江湖人物，幹這種事自是本份。阮氏三雄窮極無路可走，也樂於一試，吳用本不應作，不過也是抱着發財心理，比「坐館」好得多。其中祇有晁蓋一人，實在沒有劫生辰綱的必要。

就晁蓋家世來說，要為保正，雖然不是官，也算是「辦公事的人」，縣裏的押司、都頭都是結義好友，在地方上自有相當勢力，所以經常都有三山五嶽人馬來投奔，不怕惹出官非。

就其家庭環境來說，也相當富裕，他擁有一個莊園，許多莊客，雖然未說明田地有多少，估計當不在少數，試看雷橫捉放劉唐之後，晁蓋把雷

橫再請到家中，立時奉十兩白銀，可知晁蓋境況十分寬裕，平時絕不等錢用，假若不鬧出劫生辰綱的事，正好安穩穩在家作名紳士，一生不愁飽煖，何至後來會頭市中箭，含恨死去。

再就當時情形來看，劉唐、公孫勝雖然相繼到晁家莊送信，假若沒有吳用，生辰綱也未必劫得成。因為晁蓋平時雖然愛結交江湖朋友，但那些朋友都是過境拜訪，至多盤桓幾日便去，真要幹什麼營生想找這些人，卻無處去找，試看吳用提出邀請阮氏三雄時，晁蓋就未曾說出自己夾帶裏還有什麼人，可見晁蓋本身實在沒有班底，平時也絕沒有在江湖上做一趙買賣的意思。

吳用定下智劫生辰綱計劃，雖然設計周到，其實也還有很大漏洞，主要就是要晁蓋去做販賣子客人這一點。

晁蓋是當地有名人物，一般江湖好漢，地痞無賴，窮途時都去投奔他，每一個階層都有認識他的人，突然晁蓋脫下長衫，推一輛小車去販賣菓子，中間還要投宿客店，沒有不被人看破之理。加上七輛江州小車，劫生辰綱之後已成為特殊標幟，想不破案也就難了。

就劫生辰綱的經過來看，事前佈置實不夠周密，事後處置也不見高明，例如白日鼠白勝，也分到一批珠寶黃金，存放在家中，以白勝的生涯，永遠不會有這麼多的黃金，一旦取出去換錢，也會啓人疑竇，留下一個破案的關鍵。

水滸傳雖然把智劫生辰綱寫的十分熱鬧，但對吳用的計策，也還是留下漏洞。相反地，上年生辰綱也會被劫，卻始終查不出下落，可見同時代中尚有比吳用更高明的人，可惜那批人物劫了生辰綱之後，大概隱姓埋名，真的圖個下半世快活去了，不然在後來梁山泊上也可大顯身手。吳用生辰綱雖然劫到手，卻害得晁蓋破家，白勝坐牢，大夥兒走投無路，若非林冲，梁山上也難立足，此智多星之所以「無用」也。

晁蓋的為人，一般也都認為是忠厚無用的好人，當然同宋江比較起來，晁蓋是無用些。但就晁蓋本身而論，也有許多人所不及的長處。先就武藝來說，水滸傳上所寫的托塔故事，不免渲染過甚，事實上除非是一座木塔，都無法托起，這不是力氣的問題，而是在寶塔，構造上不可能連根拔起。

不過，撇開托塔一項不談，晁蓋在東溪村被圍時，向外衝鋒所表現的勇氣與智慧，已是大將風度，雖然水滸傳上未曾描寫過他同別人交過手，但可相信晁蓋的武功一定不太差，絕非宋江可及。至於說到晁蓋的才具，只看他在梁山泊坐了頭把交椅之後，馬上取出

打劫得的生辰綱金珠寶貝，并自家莊上過活的金銀財帛，就當應賞賜衆小頭目，并衆多小嘍囉。可以看出他的氣概，不僅守財奴王倫不及，就是宋江也還差一籌。

犒賞之後，就命令整點倉廩，修理寨柵，打造軍器、槍刀弓箭、衣甲頭盔，準備迎敵官軍，安排大小船隻，教演小兵水手上船廝殺，好作準備，處置事務有條不紊，以後宋江在梁山設施，仍然蕭規曹隨，並未超出晁蓋訂下的規矩。

最難得的是晁蓋上山之後，梁山泊的作風也變了。當林冲上山時，經過李家道口旱地忽律朱貴的黑店時，朱貴報告黑店情形：「有財帛的來到這裏，輕則蒙汗藥麻翻，重則登時結果，將精肉片爲靶子，肥肉煎油點燈。」自從晁蓋作了山寨之主，黑店以後賣人肉飽子的事沒有了。不但如此，晁蓋並且下令，劫掠客商，「祇可善取金帛財物，切不可傷害客商性命。」及至小嘍囉來報，劫路已經成功。晁蓋先問道：「不會傷人嗎？」小嘍囉答道：「不會傷人。」晁蓋見說大喜道：「我等自今以後，不可傷害於人。」此等地方不失仁者之心。

至於後來派赤髮鬼劉唐去鄆城探望宋江、朱仝，送禮致謝，也都表示出晁蓋忠厚的天性，受人之恩永不能忘。作強盜來說，晁蓋的個性是不太適合的。

假若晁蓋不在會頭市中箭，就梁山情形來說，宋江也很難取而代之，吳用雖依違其間，不過，究竟是患難弟兄，他也不好公然背叛晁蓋，至於林冲等人，相信還都是站在晁蓋一邊，所以說晁蓋不死，宋江在梁山泊將永遠坐第二把交椅，猶如孫策不死，孫權也不能出頭，這種事只能歸於運數了。

晁蓋與宋江稱得起是患難弟兄，晁蓋犯了事，宋江捨死拼命去救他。宋江在江州問斬，晁蓋又親自帶兵趕去劫法場，一生一死乃見交情，晁宋兩人之交，雖比之管鮑羊左，又何嘗多讓。

但是一接觸到現實問題，晁宋兩人便生出岐見，金聖嘆一口咬定宋江害死晁蓋，自然羅織太過，可是，宋江一開始就同晁蓋發生意見，則是事實。

當宋江在江州法場被救出，逃到穆太公莊上時，宋江仍然忘不了黃文炳陷害之仇，一定要捉了黃文炳再走，晁蓋卻不贊成，晁蓋道：「我們衆人偷營劫寨，只可使一遍，如何再行得，似此奸賊已有防備，不若且回山寨去，聚起大隊人馬，一發和學究、公孫二先生並林冲、秦明都來報仇，

熬煎

·黃潤岳·

三、夜的排遣

公務員生活和學生生活，相差真是天高地遠。公務員只要在辦公的時候去辦公，下班之後，甚麼也不必管。就是在辦公時間，工作也不會緊張。早上慢吞吞地走到辦公室，工友沏上清茶，買來早點，一邊吃，一邊看報紙。科長來了，也許談談昨日的積案。沒有積案，便只有談天。十時左右，總收發室將本科的公文送來，科長先看一遍，再交各科員承辦；重要的案子，他自己留下來。

我們科中，原有五人，外放二人之後，又添了我的一位同班同學李列一，而且也是湖南同鄉。他來了，便主管收發工作，兼管剪報貼報；我只管檔，這時我已可起稿辦案了。每天不過一二十件來文，幾個人分下來，每人沒有幾件；而且通常都是例行公事，花不了幾分鐘，就可將稿起好，送交科長。科長對卷改稿之後，送與幫辦簽字；再由他送呈司長。司長核妥之後，便送去次長室。次長有兩個：政務次長和常務次長。兩個次長室中，各有幾位秘書。重要的案子，送給次

長看看，簽一個字。不重要的，在稿上打一個圖章，寫上日期，送部長室。不是特別重要的案子，由機要秘書蓋上部長的私章，送文書室繕校印封發出。這便是部中的公文旅行，吃力的的是擬稿人，負責主辦的是科長。科長九點多到班；幫辦司長，十時到部尚無事可做；次長十一時來，還算太早呢。

我沈浸在「等因奉此」之中，不過幾個月，因為天天查卷歸檔，加上鄂科長的耳提面命，大小案件已可得心應手，毫無困難。次要的案子，全由我辦，每日仍很輕鬆。在辦公室中，有時都不免閒得無聊。下了班，更是無所事事。附近的地攤都逛完了；甚至那個攤上有些甚麼，我都記得。對於看電影，又不發生濃厚的興趣。除非是好片子，如伊漱惠蓮士的「出水芙蓉」或英格蘭麗曼的「戰地鐘聲」之類，我才去看看。晚上多是找幾個朋友上冷酒店，擺龍門陣。

四川的大麪酒相當有名，而且非常便宜，好像比清茶貴不了多少。另外還有一「橋筋」酒，就是把橘子的「筋」泡的酒，味淡而可口。四川的柑和橘，都極有名。街頭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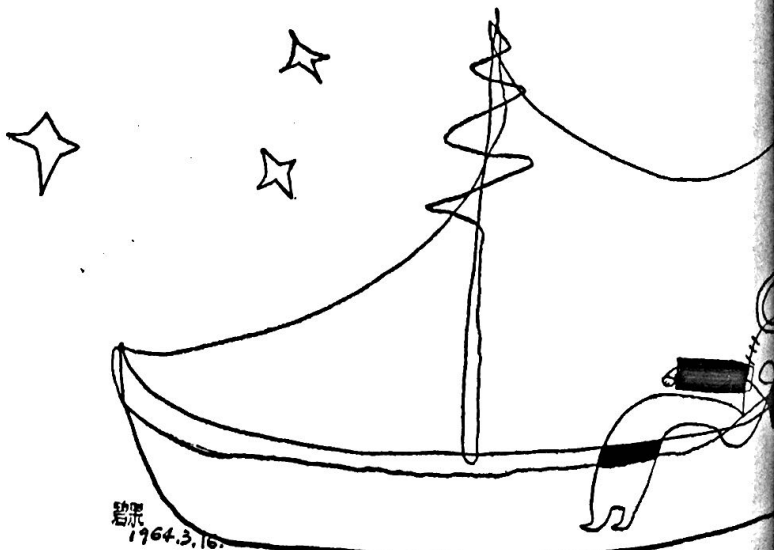
尾，到處都賣柑；而且他替你刮開，買着就可以拿來吃。四川的柑，我們馬來亞人叫做橙；我們叫做柑的，四川人叫做橘子。四川的橘子，多到沒有人要買。走去橘子園中，讓你吃過飽。不過你得留下橘皮來，他們晒乾好做藥；橘肉外面的一絲絲的網絡，叫做「橋筋」，便拿來泡茶。

酒店中附帶賣鴨腸鴨腳，還有鴨麵。肚飽時，便吃花生和豆子下酒。想起魯迅的「孔乙己」，我們喝酒，便更有風味了。

白天辦公無法坐茶館，晚上有空上酒店。喝到三分醉了，走回宿舍，倒頭便睡。午夜夢迴，肚子餓了，又可走到街邊，叫一碗「炒米糖開水」，真可說是酒醉飯飽。

夜闌之後，重慶街口，處處有叫賣炒米糖開水的。一擔兩頭，一頭是一個小火爐燒着開水，另一頭放着乾炒米和飯碗等。像這樣通宵達旦的叫賣，遇上失眠的時候，真恨不得把這一羣小販一個一個叫來打一頓。聽說這些人順便賣鴉片煙泡，四川的癮君子特別多，難怪他們的生意興隆。我雖然抽香煙，而且癮相當重，這個玩意還不敢嘗試。

晚晚上酒店，也有些厭煩，後來便開始跳舞。有人說跳舞是外交官的必修科，我離開大學就學會了。重慶的舞風相當盛，因為抗戰時期，盟國軍人愛這一套。洋化的機關，如外事局、盟軍招待所等政府機關，中美、中英、中法比瑞同學會等民間團體，都定期有舞會，公開售票。不過索價甚昂，有錢的人才能享受。勝利之後，舞禁大開，舞廳及時而起。舞廳不賣門票，只收二三百元茶資。當時流行一個特殊的舞曲，名叫「滿場飛」，還有固定的舞步。愛擦地板的人，曉



1964.3.16

得一點點「蓬恰恰」，就必須學會「滿場飛」。

我第一次下海是在臨江路的那個舞廳裏，一些同學一齊去，有幾個帶了女朋友。我原是去作壁上觀的，即被李贛熊的女朋友拖着我在舞池中兜了許多圈子。

李贛熊是李烈鈞先生的公子，我曾在他們歌樂山的家中住過幾天。那時李贛熊正和他的女朋閨別扭，我作過一番調停。如今，她謝我這位調人，一定要教我跳舞。經過千呼萬喚，在大家的慫恿下，她牽我下池。我原不算太矮，

她卻高我半個頭，而且又很豐滿。

別看那簡單的蓬恰恰，鼓聲雖很清晰，耳聽分明，腳難舉步。隨着她在耳邊輕喊：「一——二三，一——二三……」我那些軍事訓練的

步伐，竟全派不出用場來。幸好我那時體重只有一百十餘磅，幾乎是她抱着在池中進進退退。兩三圈之後，滿頭大汗，連背心也濕了。她小聲關照我：別緊張，慢慢來。用英語在低吟：慢——快快。一曲將終，我竟可以合上音樂的節拍。哦，我會跳華爾滋了。走回座位，謝了她這位老師；我忍不住有得意

的微笑。

我的表兄周懷坤在外事局當秘書，也是初會此道，舞癡頗重。外事局在勝利大廈舉辦的普通舞會，他常邀我。爲了省入門票，通常都是從後門隨表兄混進去。

跳舞的用費，比喝酒重得多。我每月的收入，自然不够開銷。中學同學張申之和復興銀行很熟，這銀行是湖南人開的；他便介紹我去透支。當法幣每天都在貶值的時候，透支便是賺錢。這個月借兩仟，到下個月再還，也許只值得一仟元了。生活津貼每兩三個月就增加，

公務人員加薪，物價就上漲，鈔票就更不值錢了。我進部時，每月不過四千餘元，半年之後，已可拿到兩萬以上。如果拿米價來折合，四萬元反而買不到從前那樣多的米。所以我的透支，無形中竟成了加薪。我只是單身漢一個，自己賺的錢自己花，倒也蠻寫意。俗語說：此間樂，不思蜀。如今，我是蜀中樂，不思鄉！家中消息已通，父母弟妹平安無恙。八年離亂，佳報平安，胡復何永！況我學業已成，工作有着，而且是小小的八品京官呢。

憂

鬱

薇蓀生在修道院裏像修女們一樣，在春天好像沒有什麼憂鬱其實，也有

我曾在跳在桌子上狂舞的葡萄牙水手的紅色鬚髮裏發現憂鬱和粗糙的芋蘆繩子編在一起

一個紅歌女唱道

「我快樂得快要死了」

她笑，憂鬱就藏在曼陀鈴的弦子上雖然，她嬉笑

傍晚時候主婦們關門憂鬱啣着羊子們的尾巴進了木柵

又鎖着嬰兒的眼睛

四瓣接吻的唇夾着憂鬱

· 症 弦 ·

像花朵夾着整個春天

是的，尤其在春天

我就想到

一些蕨薇，一些水手

一些曼陀鈴，

一些被主婦們

關着的柴扉

一些憂鬱

祇有憂鬱沒有憂鬱是的，尤其在春天沒有憂鬱的祇有憂鬱



郁達夫別傳

溫梓川

一、早年的詩紀

年二十歲，便正式考入了名古屋的第八高等學校。最初他的長兄勸他讀醫科，後來因為自己愛好文學，便改入文科。在這期間，他跟日本著名漢文學家服部擔風問詩。服部擔風有一首七絕贈他：

弱冠領君來海東，相逢最喜語官通，
落花水榭春之暮，話自家風及國風。

過了一年多，他的長兄曼陀返國，從這時開始，他便一個人羈留日本，過着遠處異域的孤零生活，而經濟情況的不寬裕，也在重重的壓迫着他，在這樣的環境及遭遇，不得不使他將自己的柔情壯志，賦入詩中；嚴格地說來，達夫一生的柔優寡斷和不能開朗的性格的形成，與那個時代所處的環境，相信不無多少關係的。

在日本留學的那幾年間，他寫的詩也最多，有些還會在日本的雜誌上發表了的。下面所搜得的詩，都是這期間的作品：

七月十二日夜見某，十六日上船，十七日有此作即寄

許儂赤手拜雲英，未嫁羅敷別有情，
解識將離無限恨，陽關只唱第三聲。

夢隔蓬山路已通，不須惆悵怨東風，
他年來領湖州牧，會向君王說小紅。

楊柳梢頭月正圓，搖鞭重寫定情篇，
此身未許緣親老，請守清閨再五年。

(母老矣，不能為弟養妻子也。媒妁承

女家意，再回來言，固卻之。)

立馬江潭淚不乾，長亭訣別本來難，
憐君亦是多情種，瘦似南朝李易安。

重過杭州登樓望月悵然有懷(十七夜)
走馬重來浙水濱，征衫未滌去年塵，
可憐一片西江月，照煞金閨夢裏人。

(照煞一作照我)

過臨平時，亦有詩一首。遊愚園時亦有詩一首，雖皆小品，然亦一時興到作也。

清溪波動菱花亂，黃葉疏林鳥夢輕，
又是一年秋氣味，稻香風裏過臨平。

遊愚園賞秋海棠

黃茅亭子小樓台，料理溪山煞費才，
一種風懷忘不得，夕陽簾幕海棠開。

秋夜懷人若干首

海雁西來插翅斜，秋風吹冷野蘆花，
青山隱隱江南春，小杜當年亦憶家。

落落中原幾霸才，機雲各自困風埃，
年荒世業空如寫，無奈江南庾子哀。(懷曼兄)

果然東海魯靈光，三絕才華各擅場，
為祝年年詩祭健，綠章連夜奏空王。(永坡

石棣)

晚年愛靜南山住，仙壽溶溶樂隱淪，
猶憶阿兄詩句好，白頭團扇畫中人。

郁達夫原是文學運動創造社中的主要人物。他家學淵源，對於國學和舊詩詞的造詣極深。他不但精通日文，對於英文、法文、德文的根基也很不錯。他是山明水秀的浙江富陽人，也正是三國時代江東孫權的鄉親。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他在富陽的一個中等家庭裏出生。富陽縣離杭州水路十四五里，是富春江畔一座風光明媚的小城市。他三歲喪父，由祖母和寡母撫養成人。小學時代，便讀過四書和不少古文。畢業時，因為成績優異，獲得吳梅村詩集一部，使他開始養成了專心研究韻律的嗜好。但達夫自謂詩詞門徑，卻是得自「滄海詩話」與「白香詞譜」。他在這時期還寫一首「夫子自道」的絕句：

吾生十五無他嗜，只愛蘭台全史書，
忽遇江南吳祭酒，梅花雪裏學詩初。

這是達夫最早期寫的詩，大約是在一九一〇年，他十五歲的時候。他寫詩寫得最多的時期，恐怕要算一九一三年，他十八歲動身到日本讀書之後。那年他陪同早稻田大學出身的，被派赴日本考察司法制度的長兄郁曼陀往日本。半年內，他把在杭州府中學時代在各地轉來轉去，沒有讀完的正規課程，自修學完全部中學功課。第二年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特開的豫科班讀了一年，翌

別是尋常會卻奇，桃花淚比北山移，
縱橫寫盡三千牘，總覺無言及李宜。

(此技久不試，目下因太陽雜誌來索詩，
故偶一爲之，不若以前之肯用苦工夫)

一九一四年元旦，他寫了一首五律：

逆旅逢新歲，飄蓬笑故吾，
百年原是客，半世悔爲儒，
細雨家山隱，長空雁影孤，(或作高樓望眼
枯)

相思無着處，隱隱倒屠蘇。(或作一雁下南湖)

那時他卜居晴雪園，也有詩一首：

元龍好據胡床臥，徐福真成物外遊，
望去海山能小魯，夜來風雨似行舟；
月明梅影人同瘦，日夕潮生海倒流，
只恐故園戈未息，烽煙繚亂怯登樓。

一九一六年正月十六日夜半又寫了四首奉答
兼呈曼兄的絕句。所謂曼兄者，也就是他的長兄
郁曼陀：

定知燈下君思我，只爲風前我憶君，
積淚應添西逝水，關心長望北來雲。(步原韻)

昔年作客原非客，骨肉天涯尙賸三，
今日孤燈茶榻畔，共誰相對話江南。

(僑寓牛進時，三人圍桌燒爐，輒談營
東鶴山房事。)

垂教殷殷意味長，從今泥絮不多狂，
春風廿四橋邊路，悔作煙花夢一場。

(「春風廿四橋邊路」或作「柳梢明月
黃昏後」。)

何須指日比長安，春水蠶棹會且難，
刪去相思千萬語，當時還是勸加餐。

一九一六年九月十二日在日本桑名愛宕山的
吞景樓上，有佩蘭吟社社友作中秋雅集，席上除
了日本詩客以外，還有一個身材瘦削，風貌帶點
神經質的憂鬱的廿一歲的青年，他就是後來被人
稱爲頽廢作家蜚聲新文壇的郁達夫。那時他有一
「日本謠」多首，以日本文物事情入詩，頗得服部
擔風的好評與讚賞。如：

淨瑠璃

碧玉華年有所思，珠喉解唱淨瑠璃，
瓣香我爲臨川淚，忍泣傾聽淨瑠璃。

源氏物語

名隸昭陽供奉班，宮詞巧製念家山，
怪來源氏人爭說，曾使君王一破顏。

古原初見世

眉藏愁意額塗黃，廣袖纖腰燕尾粧，
十五雲英初見世，猶羞向客喚檀郎。

服部批道：「郁君留學吾邦未出一二年，而
此方文物事情，幾無不精通焉，自非才識軼羣，
斷斷不能！日本謠諸作，奇想妙喻，信手拈來，
絕無矮人觀場之憾，轉有長爪爬癢之妙，一唱三
嘆，舌猶不下。」

他還有一首病後訪担風先生有贈的七律：

冉冉浮雲日影黃，人從病後氣蒼涼，
烽煙故國家何在，知己窮途誰豈忘？
薄有狂才追杜牧，絕無功業比馮唐，
最憐末世河東叟，客路星星鬢欲霜。

服部說是「氣韻悲涼，得元裕之(遺山)家
法，作者齡僅過弱冠，而才力識見，遠出於時流
，詩筆老成如此，誰不驚異？」

這期間，他還寫過一首七律，題曰：窮郊獨
立，日暮蒼然，顧影自憐，漫然得句。

日暮霜風落野塘，荒郊獨立感蒼茫，
九原隨會空眞士，一笑淮陰是假王，

我縱有才仍未遇，達如無命亦何傷？
只愁物換星移後，反被傍人喚漫郎。

服部說達夫這首詩，有寒酸氣，頗似黃仲則
。其實達夫最喜歡的也是黃仲則。爲了他的遭遇
，達夫爲他寫的小說就充滿了強烈的同情；他的
詩受黃仲則的影響也最深。而且他非常欣賞黃仲
則詩中「獨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這
兩句。他說他每每處於這個意境，鬧中獨靜。呆
看星空，身邊一切都忘了，甚至忘了自己。達夫
生當中日戰爭大敗之後，又自幼喪父，捱盡漂泊
的艱苦生活，終於變成一副神經質的性格；他的
詩歌風格，酷似黃仲則的寒酸，也是不足爲奇
的。

在一九一八年，他二十三歲那年，他寫詩也
最多，留傳到今日尙得一見的，計有如下的數首
，如：

村居雜詩之一

殘秋天氣最淒清，緩步池塘夕照明，
看到白雲歸岫後，衡陽雁過兩三聲。

寄嫂詩

悵望中原日暮雲，一聲征雁感離羣，
行經故館空嘶馬，病入新秋更憶君。

(憶來時曾一宿名古屋)

知否夢回能化蝶，記曾春盡看漸裙，
何當携手江南墅，重試清談到夜分。

昨夜歸寓舍值微雨，占一絕

堅雲遮路夜烏飛，瘦馬嘶風旅客歸，
細雨小橋人獨立，三更燈影透林微。

奉寄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廿八夜作

誰從亂世識雲機，兄弟飄零幾處分，
天下英雄君與操，富奉人物我思君；
如今公論尊經濟，敢把文章感盛勤。
記取當年燈下約，阿連有力淨河汾。

(同住東京時曾有他年偕隱之約，第五句或作「只知國是歸經濟」。)

咏史三首一九一九年

楚雖三戶竟忘秦，萬世雄圖一夕湮，聚富咸陽終下策，八千子弟半清貧。

大度高皇自有真，入關婦女幾曾親，虞歌聲裏天亡楚，畢竟傾城是美人。

馬上琵琶出塞吟，和我端的愛君深，當年若賂毛延壽，那得詩人說到今。

一九二〇年達夫廿五歲時，升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科。這時期他更酷愛文學，耽讀西洋小說近千冊，但並未拋棄舊詩之作。翌年寫成名的處女作「沉淪」之前，就在日本發表了「無題」六首，實無異「沉淪」的前奏曲：

王粲登樓傷此日，盧生逐夢悔當年，不知羣玉山頭伴，幾到須彌第一天。

紅豆秋風萬里思，天涯芳草日斜時，不知彭澤門前菊，開到黃花第幾枝？

相逢似在水邊樓，不訴歡娛只訴愁，三月煙花千里夢，十年舊事一回頭。

竹馬當年憶舊遊，秋風吹夢到江樓，牧之去國雙文嫁，一樣傷心兩樣愁。

生太飄零死亦難(成句)，寒灰蠟淚未應乾，當年薄倖方成恨，莫與多情一例看。

(嗚呼，尙欲何言，此後歲月，尙不知若何過去耳……弟看世界女人都惡魔之變幻，此後關於女色一途當絕念矣

。

一九二三年達夫畢業東京帝國大學，年二十八。西歸時，服部送了他一首詩，他自己則寫有「西歸雜詩」兩首：

干戈滿地客還家，望裏河山鏡裏花，殘月曉風南浦路，小車搖夢過龍華。

昔年曾向鴛湖住，今日重來感慨多，最憶白頭朱太史，滿園紅袖譜新歌。

達夫還寫了「失題」兩首，看內容不難推測是爲那時尙未成爲元配的荃君而作的。

不怨開遲怨落遲，看花人正病相思，可憐逼近中年作，卻是傷心小杜詩；煙景又當三月暮，交情虛負五年知，嵐山尙有閒田地，願向叢林借一枝。

題君封號報君知，兩字蘭荃出楚辭，別有傷心深意在，離人芳草最相思。

至於達夫對於詩的見解，除在一篇叫做「骸骨迷戀者的獨語」的小品，略露端倪之外，他就曾說過這樣有見地的話：「中國的舊詩，限制雖則繁多，規則雖則謹嚴，歷史是不會中斷的。過去的成績，就是所謂遺產，當然是大家所樂爲接受的，可以不必再說；到了將來，只教中國的文字不改變，我想著着洋裝，喝着白蘭地的摩登少年，也必定要哼哼唧唧地唱些五個字或七個字的詩句來消遣，原因是音樂的份子，在舊詩裏爲獨厚。」他又說：「今人作詩，只能於說理，使辭排韻，練句勝過前人，至若意境，則還不如漢魏六朝，因爲我們既沒有古人的閒談，又沒有古人的冲澹……作詩沒有什麼秘訣，如有，只得一個，那便是意境須一大一小，一小一大，使有錯綜

變化之妙。」他的詩，自然是能够做到這一點。

達夫一生所寫的詩並不少，且已印有專集兩種：一爲鄭子瑜編的「達夫詩詞集」，一爲陸丹林編的「郁達夫詩詞鈔」。雖然收輯得並不齊備，也可略規一轍。達夫的詩，不但擅長於寫悲憤恨世的篇什，也擅長於寫以風景爲背景的抒情小詩和慷慨激昂的愛國詩。而且他的詩也多獨到語，這並不是溢美之詞，我們都可以從他的詩篇加以覆按而衡量的。他的摯友易君左說：「達夫嘗語余，於清詩中最服定庵仲則，故其詩之風格亦與龔黃相近，清靈而有餘韻。然龔黃尙不及達夫家國之感之深也。」就說得很中肯。達夫的詩簡直可以稱爲民國時代的溫飛卿，就才華而論，決不在雙照樓主以下，當然他的格律遠不及南社諸子的謹嚴。惟其不够謹嚴，所以他才是新文學家當中的舊詩人。在創造社時代，他是與郭鼎堂齊名的。如果照唐之「李杜」、「元白」、「溫李」的稱謂，我們也可以稱創造社時代有「郁郭」。說來也真湊巧，兩人的姓氏都從「邑」，都有右耳朶偏旁，但人倫上之忠厚，人格上之清白，郭遠不及郁；說詩才，則郭無論新詩舊體，與郁各有千秋。郭的氣魄較雄，而郁則流於太重兒女之情。他的才華的縱橫，神韻的飄逸瀟灑，決非郭所能及於萬一的。達夫的小說固遠遜於遊記散文，而達夫的散文似爲詩名所掩蓋，識與不識者，均以詩人目達夫，而我也不能例外。我喜歡他的詩秀麗飄逸，清新可誦。如果將來達夫能以詩傳世的話，也許非達夫始料所及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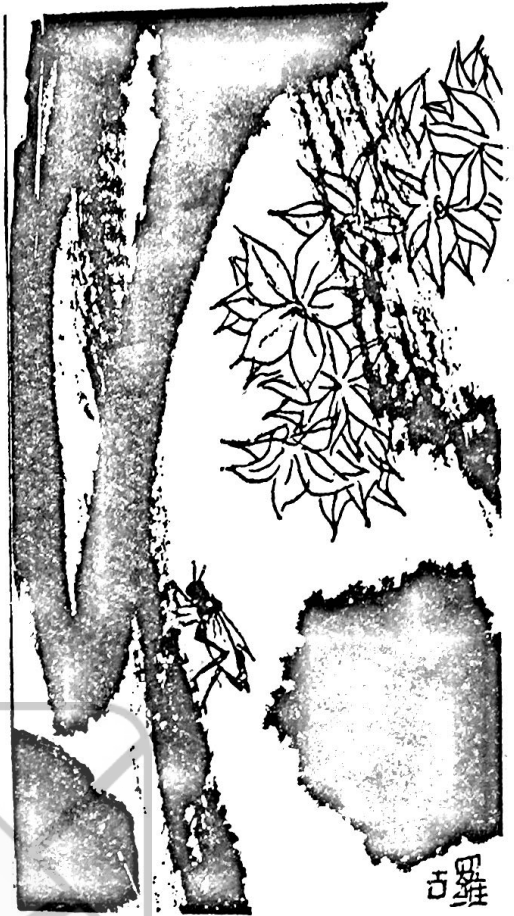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六年秋達夫重臨隔別已久的日本時寫過一首「秋夜過有明灣」的七絕，茲錄出以結束本文：

卻望雲仙似蔣山，凌波如夢有明灣，蓬人怕向前程驛，一水東航是馬關。

一九六四年五月廿日雨聲中修正

心園將蕪

· 素 李 ·



偶然重讀去年寫的一篇「意倦與徬徨」，彷彿背上給人澆了一大桶冷水，感到一陣悚慄的冰涼；又像給自己打了一下嘴巴，臉上火辣辣的熱得難受。我自咎、我慚惶，不知如何是好！

歲月無情，春花嬌媚，秋月清明，都在嘲諷我未償心願。想起翼定庵說的：「詩漸凡庸人可想，側身天地我蹉跎！」更使我驀然驚覺，悔恨交加。

浮生幾何？「去日苦多」。一年又過去了！我該拋開精神分裂式的歧路徬徨，而採取斷然的抉擇。時間越來越寶貴，豈容我一再蹉跎？

去年我就想擺脫圖書館的悶人工作，只爲了經濟的負擔仍重，要維持一家老少的生活，我留戀這份中層階級看來是高薪的職業，繼續

出賣時間，勞力與自由，這倒是情有可原的吧？最近兒女四人都不大需要我照顧了，責任已經減輕。我若是依舊幹下去，便可開始有所積蓄，再過兩年，則一向渴望遷居較清靜的地點，和較舒適的一角小樓，這一夢想也不難實現。物質方面的享受將可與日俱增，吃喝喝喝，穿的用的都不愁缺乏，一切都將較現在像樣些啦。生活安定而舒適，這不正正是芸芸衆生終日奔走勞碌，所冀求獲得的麼？

我也是芸芸衆生之一，何嘗不也喜歡金錢和物質享受？所幸我生平都處於逆境之中，久經磨練，已經是窮慣了的。而且思想又有既迂且腐的趨勢。常見許多人福氣特別好，雖同工同酬而勞逸天差地遠。更有位高權重，卻是安閒之至，優哉游哉。又有人偏多奇遇巧遇，碰到的職業恰是他最心愛的事業，真是如魚得水，趣味濃厚，當然幹得興高采烈，獲致雙重的成功，加倍的快樂。因此，我領悟到人類的命運各有不同，有幸有不幸，難以強求。遂使自己摒除了一切奢望。而這把天生的窮骨頭，也越老越硬，已漸漸進入樂天知命的境界，似乎頗足抵禦權位利祿，虛榮逸樂的引誘了。

回想從前，爲自己，爲家人兒女，在生活的鞭影下，幾十年來我都做着金錢的奴隸，難得機會稱心如意地做自己心愛的事情，這奴役

難道還不够長久和徹底？爲生活，金錢固然可貴，若是爲精神的愉快，心靈的滿足，那就自由才是無價之寶。

遠在學生時代，讀書雖然不多，卻常覺欣然有得；也愛東拉西扯，拾掇古聖今賢的思想、學說、嘉言、懿行、編織自己光輝的彩夢。自以爲已抱着崇高的理想，將致志於身體力行，追求人生至善之境。那時還帶稚氣，雖然狂妄，卻不失天真的靈明。心園裏景色清麗，百花競艷，饒有幽香。可是，自從踏進社會，投入職業的牢籠，爲衣食奔忙，難覓進修的機會，學業荒疏，心園便蒙上了塵土，靈光漸失，雜草叢生。到了現在，更是花木凋零，即將荒蕪到難以清除、整理，頗有變成垃圾堆的可能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陶淵明爲了愛惜將蕪的田園，尚且不惜掛冠歸去，而我爲了心園之將蕪，豈非更應該扔掉職業，還我精神自由，專心清理和墾殖，恢復心園的明麗麼？

靖節先生不願爲五斗米折腰，不甘委屈自己去受利祿塵網的束縛，毅然歸隱田園，過他的自由自在的簡樸生活。這種超塵拔俗，淡泊寧靜的人生境界，這偉大的智慧，這堅強的人格，這亮節高風，多麼使人尊崇和敬佩！更難怪表現他的生命的詩章之成爲獨絕千古的傑作啦。

生當亂世的我，處身無限複雜的社會，既沒有田園可資養生，更沒有偌大智慧來修養心性，那裏敢仰望古代高賢名哲的項背？只是「……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這種向善的潛能，卻是誰都具有的。我固然沒有田園可歸，僅有在鬧市中租來的一間斗室，但只要能整理出明淨絢爛的心園，也未嘗不可以憑筆耕來糊口。假如會餓死的話，那也是活該，安之可也。怕什麼？

其實，僅是衣食養生的需要，真是有限得很！顏回不是「一簞食，一瓢飲，曲肱而枕之」，也活得非常快樂嗎？寡欲可以療貧，淡泊便能安貧，知足就是快樂。何況我從幾十年的人生經驗裏，也早已明白生死難測，世事無常，身外之物多了反而是精神上的負擔。而貪婪更是損人利己的劣行，是人類紛爭的起點，也是煩惱及許多罪惡的根源。

是的，我去年就說過：「一想到世間最可貴的是身心的自由，金錢再多也買不回逝去的時光，更不能增長壽命，一口氣透不過來時，半分錢也帶不走，便覺得身外之物，貪求又有什麼用？」啊，我幹嗎如此善忘？為什麼戀棧至今，流連忘返呢！

最近我讀了一千九百多年前生於西班牙，卻是羅馬的政治家和哲學家仙納卡，寫給他的朋友魯西里阿斯的一百二十四封書信的英文譯

本，深深的感到他的啓示和提升自己的力量，也更覺得好書之對於人們的修身立德，實有無限的益處。我確是應該趕快認真多讀好書的了。他在「論主與奴」那封信裏說：「奴役之中，再沒有比強迫自己為奴更為可恥的了。」這句話像小刀，直刺進我心靈深處。以前我是為了責任，被迫而為金錢之奴役。現在卻是貪圖增加物質享受，而自甘為奴啦。我的天，去年我竟還勸過人家：「掙脫一切無形的軟鞭」呢！真該自己照照鏡子了。

仙納卡在「論智慧與退休」裏又說：

「我確是奉勸你退休的，但只是要你利用退休，從事比你辭掉的職務更偉大，更優美的活動。」

你若早已有意追求這目的就好了！假如我們在望見死神之前早已討論人生幸福就好啦！然而就現在也不算遲，我們莫再就擱了。……依照動身太遲的人的習慣，希望以增加速度來彌補損失了的時間——讓我們加鞭疾進吧！——

東西智哲，思想原不相遠。仙納卡的話也正如陶淵明說的：「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對啦！要追啊，急起直追！心園將蕪胡不歸？胡不歸？

辛稼軒也正在罵我呢：「君自不歸，歸甚易；今猶未足，足何時？」（瑞鷗鴂），他還有一首「行香子」的上半闕是：

「少日嘗聞：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者長存。由來至樂，總屬閒人且飲瓢泉，弄秋水，看停雲。」但願在最近的將來，我真會飄然地離開我堅守了八年的崗位，放棄這份輕易的工作，豐厚的薪酬，學校的榮譽，自甘重慶最簡樸的刻苦生涯，回到斗室裏閉門讀書，專心清理、美化、開拓將蕪的心園。與世無爭，寧靜地遣此餘生。

「江山代有才人出。」在這日新月異的世界，不論任何門類的機構，若要成績趕上時代水準，都必須按時培養及補充新血，推陳出新，方能有所改良，獲致應有的進步。我佔據這位置已經太久了，若非

出於不得已，實在有阻塞賢路，妨礙進展之嫌。「長江後浪推前浪」，別人也需要機會分享甘芳，發展新猷的。我若一旦退出，也可算人我兩便，公私兼利。受益的最少有三方面，這也可說是消極的貢獻了。善哉！善哉！

我應該讚美上帝的智慧，祂所賦予人類的性情、意志、思想、感情，竟是那麼千殊萬異，而又相輔相成，合作得如此奇妙與諧和！不是麼？同樣的事物，有人棄如敝屣，有人夢寐以求。假如：我自辭官歸故里，讓人漏夜趕科場，豈不妙哉？豈不妙哉！

季末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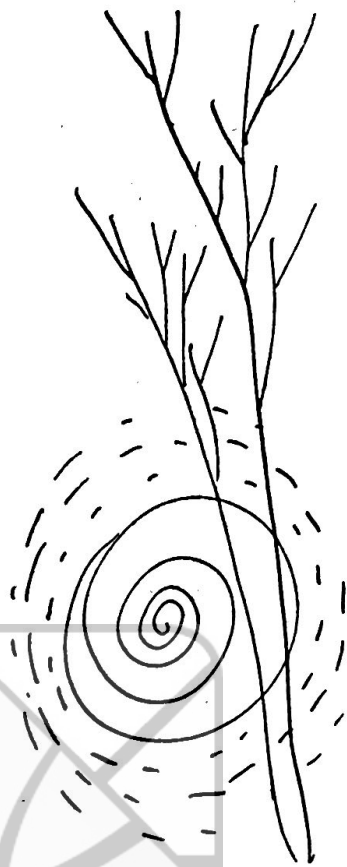
果真疲倦是你的習慣
那麼來吧
來到我的懷裏，我的膝上
我用我的纖指撫摩你
我的催眠歌將使你的靈魂飛躍，你的夢透明

我是你該裝飾的夢。

有時我走到階下，又走回屋裏看壁畫
有時我遐想她波動的髮，是在誘惑她自己
（一切成長的事物都在誘惑她自己）

真的，快來吧
像回歸你自己的家
然後把我按置在一暖暖的牆腳下
告訴我窗外的風景，春天鳥兒嘅嘅

……• 梅 新 •……



十月與六月

美·奧亨利作

易得譯

上尉對着他那掛在牆上的劍，鬱鬱地望着。在附近的壁櫥中，還藏着他的褪了色的軍服，由於風吹日晒和穿得太久而弄得又髒又破。過去那個戰爭警報時代，到現在好像已經是很久很久了！他雖是從國家緊張期中退伍下來的軍人，可是到了現在，卻卑躬屈節地屈服於一個女人溫柔的美目和帶笑的櫻唇之下。他坐在他那安靜的屋子裏，手裏拿着他剛從她那裏接到的一封信——使他面帶那種愁容的一封信。他把那要命的一段，毀滅他的希望的那一段，重新再看一遍。

辱承厚愛，向我求婚，但我不能從命。我覺得我應坦白說明。我這樣做的理由就是由於我們間的年齡相差太大。我非常愛你，可是我可以斷定，如果我們結婚，不會是幸福的。我提到這一點

，甚以為歉，但我相信，你會因我說出真正的原因而稱許我的誠實。

上尉嘆了一口氣，用手托着額。是的，他們的年齡相差好多年的。可是他身體強壯結實，而且地位，有財產。他的愛，他的溫存體貼，和他所能給她的種種好處，會不會使她忘記年齡問題呢？而且他幾乎可以斷定，她是有心於他的。

上尉是一位說做便做的人。在戰場上，他是果斷和活力著名的。他要去看她，親身去說明他的要求。年齡！——年齡算什麼？怎麼能够阻隔他和他所愛的人呢？兩小時內，他便一切準備停當，輕裝待發，去打他最大的一次仗。他坐上火車，到田納西一

個南方老鎮，也就是她所住的地方。

上尉走上碎石路時，希歐多拉·德明正在那座漂亮而有柱廊的老邸宅裏的石階上，欣賞夏日的黃昏。她笑臉迎着上尉，毫無窘態。當上尉站在比她低一級的階石上時，兩人年齡的差別顯得並不很大。他身高體直，眼明膚黑。她正當女人可愛的盛年。

「我沒料到你會來，」希歐多拉說。「你收到我的信沒有？」

「收到了，」上尉說，「我就是為此而來。喂，希歐，你重新考慮你的答覆，好不好？」

希歐多拉柔和地對他笑笑。他和他的年齡並不很相稱，她確實很喜歡他那強有力的身體，他那健康的面容，他那丈夫的氣概——可能，如果。

「不，不，」她說，搖搖頭，很肯定地。「這是絕對辦不到的事。我的年齡和你的年齡是——不要再叫我說了——我在信裏已經說過了。」

上尉青銅色的臉上有一點兒發紅。他有一會兒一聲不響，慘兮兮地對着黃昏瞪着。在他所能看到的森林線外，有一塊田地，穿着藍色軍服的青年軍人對向海邊進軍時，曾經在那兒紮過營。現在看起來好像是多麼長久的事了！命運和偉大的時間真是開了他一個很厲害的玩笑。不過相差幾年，就使得他得不到幸福！

希歐多拉的手不知不覺地向下移，讓他那堅強而褐色的手握着她。她最少感覺那種和戀愛相差無幾的情感。

「請你不要把這種事看得太嚴重，」她溫和

澈

夜

王 祿

松

第一首

我用視線縫補着窗外的殘夜，
遠處，燈火的金圖釘仍把夜幕釘得緊緊的。
而那些在街上學溜冰的車輪，練嗓子的車輪，
是快要把上帝的太陽吵醒了。

日光燈使室內裝滿了白銀，
我躺在銀堆裏讀書。

推開「歷代名人傳記」的門扉，
驟然與萬古不朽的聖賢豪傑們碰了頭。

第二首

都市快脫掉夜的黑大衣了吧？

地說。「總有一天，你會以我不會嫁給你而欣然。如果我們結婚，有一段時期是很好的，是很可愛的——可是，你想想看！只要再過短短的幾年，我們的嗜好就會有多大的不同。一個要坐在火爐邊看看書，晚上還會時常想到過去的事，或者要調養風濕，而另外一個則想跳舞看戲，吃很晚的宵夜。不，我的親愛的朋友。我們的差別雖不能說是正月和五月，但顯然是十月和六月初旬之分呢。」

「希歐，那時只要你叫我怎麼辦，我總歸怎麼辦。如果你要——」

「不。你現在祇為你會，可是到那時你就不會了。請你不要再提起。」

上尉這一仗打敗了。可是他是一位勇敢的鬪

那燈火像衣上的鈕扣在耀亮着。
而街道的錄音帶是不停地在錄音，
因為汽車終夜在朗誦它們的馬達。

雞聲落在我的枕上，書頁上，心上，
我想把這一羽羽的雞聲編一首激昂的晨曲。
哦，太陽睜眼，第一眼將看見我，
因為整夜來，洒落在我身上的燈光太多了。

第三首

我將看見太陽像一支口紅，

士，當他站起來作最後一次的告別時，他的嘴唇閉得冷冷的，肩胛抬得平平的。

他那天晚上就搭火車北返。第二天晚上，他又回到他自己的房間裏，那間壁上掛着他的劍的房間裏。他那時正在打扮，準備吃晚飯。他佩上一條白領帶，很細心地打了一個結。同時他還在那兒沉思默想，外加自言自語。

「老實說，我相信到底還是希歐對。沒有人能否認她是一個美人兒，可是就作最客氣的估計，她一定也已經有二十八歲了。」

因為，你知道，這位上尉還不過十九歲，他的那把劍除了在查塔諾加的校閱場上，就從來不會抽出過，而他之參加西班牙與美國的戰爭，也僅到此為止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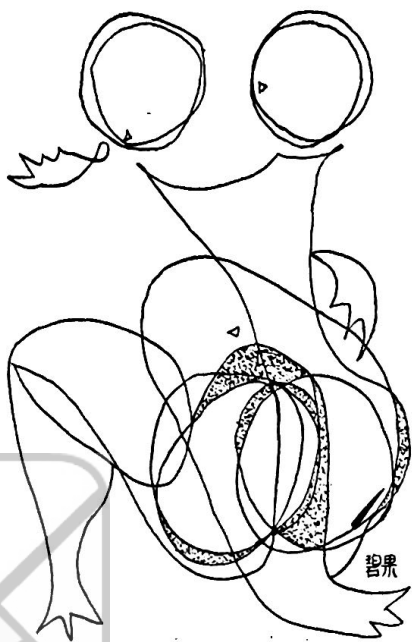
點上那黎明的唇。
我將看到東方的雲彩開始化粧，打扮，
而且穿着漂亮的衣裙出來做晨禱。

哦，我將看到我的老友撐着它的大金傘出來，
為人間遮繁星的銀雨，夜的黑雨，
我將看見它用第一支金針，
插入大地的肌膚，注射光明。

夜風不再借樹葉的舌頭做澈夜的雄辯了，
公鷄用牠火辣辣的長歌來灼傷黑暗。
我將看見太陽從雲彩裏升起，
太陽也將看到我從床上的如霞被窩裏升起……

「益蘇與妮蘭法」的格林薩

· 名佚 ·



法蘭妮 (Franny) 與蘇益 (Zoey) 二個英文字，原來是兩部中篇小說的書名，同時也是這一篇小說中主人公的小名。這二篇小說，自從在美國「紐約客」(New Yorker) 雜誌中刊出以後，極受各讀者之熱烈歡迎。至於一般青年學生，以及中上層階級的智識份子，對於作者薩林格 (J. D. Salinger) 的作品，尤其感到有一種巨大的影響魅力。因此，Litte, Brown 出版公司，不惜以各種方法，由「紐約客」雜誌社，取得該二篇小說之版權，並將其彙印成一部單行本，那就是這裏所要評介的這本書：「法蘭妮與蘇益」(Franny and Zoey)。

在過去二十一年的寫作生涯中，薩林格只寫了一部長篇小說，「一部短篇小說集」：「九篇集」(Nine Stories)，以及其他散見於「紐約客」，「星期六晚郵」與「四海」(Cosmopolitan) 等雜誌中的廿篇短篇小說。雖然薩林格的產量並不豐富，但他卻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作家中最能以具有魅力的筆法，代一般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們傾訴出他們隱藏在內心中的苦悶和迷惑。因此，本年九月初旬，當這本小說「法蘭妮與蘇益」，開始在市面上出售的時候，無數崇拜薩林格的讀者，非但認定這是美國文壇上

的一樁大事，而且甚至於將它比喻為與耶穌顯聖節有同樣重要意義的一個節日。他們在各書局門口，列隊等候發售，以致初版出書時，立刻銷售一空。

對於大部份讀者來說，這種爭購「法蘭妮與蘇益」的狂熱浪潮，乃是由於他們以前已經閱讀過薩林格的成名作：「裸麥中的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而且對於這部長篇小說，懷有極佳的印象所致。一九五三年，當「裸麥中的捕手」，以紙面廉價本重印出版時，美國各大學及中學校所建議的課外閱讀書籍名單中，即已列有此書，自從那年以來，這部長篇小說的銷售記錄，已經超過了一百五十萬本。

所以，如果我們要了解薩林格的「法蘭妮與蘇益」一書，就必須先將他的「裸麥中的捕手」，加以簡單的介紹。這部小說中的主人公，名叫 Holden Caulfield。美國哈佛大學的社會教授 David Riesman，在他的「美國人物與社會結構」(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U. S.) 課程中，就指定這本「裸麥中的捕手」，作為他學生的課外讀物。究其原因，也是因為每一個大學中，都有一些沉默寡言，孤僻而羞怯的年輕學生，忠實地模仿着這部長篇小說的主人公何登 (Holden) 的一切所作所為的緣故。

何登的本性，喜歡從現代文明中撤退出來，歸返純樸的自然，他不注重尊嚴與體面，但卻具有高度的正義感，能成為他自己德性的仲裁者。他要在一個夢想世界中，實現他的善行，所以他並不是現實世界的背叛者，而只不過是對於一個缺乏人性愛的現實世界，處處覺得十分不對勁而已。

大多數的世人，在偶或發覺這個現實世界，的確不能再忍受下去的時候，往往能將惡劣的心境，加以忽視、壓制，或以超人的機智，從其中解脫出來。可是，青年人，瘋子以及聖人，卻並不知道這一種訣竅。薩林格筆下的大部份人物，包括「法蘭妮與蘇益」一書中所有人物在內，都可歸屬於上述三個類型。

奇怪的是，青年人以及稍近瘋狂的聖人，他們的本身都充滿了令人發笑的資料。

薩林格作品中最令人驚異的傳奇式的人物，是屬於一個具有葛拉斯 (Glass) 姓氏的古怪家庭。直到現在為止，有關這個家族的傳奇故事，已在「法蘭妮與蘇益」以及其他五篇短篇小說中出現。

根據這些已出版的薩林格小說，我們可以知道有關葛拉斯家族的情形。長一輩的葛拉斯，是帶有愛爾蘭與猶太血統的歌舞喜劇演員，如今已從

舞台生活中退休出來這一對夫婦，男的名叫賴·葛拉斯（Les Glass），女的則是蓓絲·蓋拉赫（Bessie Gallagher）。賴的祖父，是一個帶有波蘭與猶太血統的十分有名的賽會中的小丑，他有一個怪僻的嗜好，喜歡從極高的處所，縱身跳下一個極小的水櫃中。

這本新書——「法蘭妮與蘇益」，是描述法蘭妮·葛拉斯在她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宗教情緒的恐慌以及她的哥哥蘇益如何與她辯論、威嚇，並且戲謔地救她脫離了這個情緒上的困境。

法蘭妮是葛拉斯家族中最年輕的一個。在本書開始時，我們看到她被人邀請着去看一場週末足球賽。她搭乘火車，抵達車站。在站上迎接她的，是一個名叫藍古德（Lane Coultell）的青年。

在餐館中午餐時，這個年輕的男子，似乎變得俗不可耐。他絮絮叨叨地向她解釋最近報章中所刊載的一些俗事。漸漸地，她感到無法再忍受了。如同「裸麥中的捕手」一書的主人公何登一樣，她對於這一類無意義的話題，覺得十分厭倦。她厭倦於在她身邊瘋狂地飛舞着的一些自我的人物。

在校中，在夏日劇院，以及目前與她同坐在午餐桌上的藍古德。爲着要逃避這些，法蘭妮抓住了一本題名為「朝聖者之路」（The Way of a Pilgrim）的書。這本書裏面的主人公告訴我們，他是如何地最初學習禱告，然後又教別人如何禱告。「我主耶穌基督，請可憐我吧！」這是禱告的開始。關於祈禱的技術，法蘭妮曾作如下的說明：「如果你照樣地反覆禱告，則不久之後，禱告內容就會自動地由口中跳出，然後所有的語句，就會繼續不斷地與禱告者的脈搏，作等速的跳動而融合在一起……。」

藍古德聽着這位美麗的少女，滔滔不絕地談論着「少女的祈禱」，心中也同樣感到厭煩。他之所以還能密切地諦聽着法蘭妮的敘述，只是爲了要在適當的時間，去中止她的繼續談論有關祈禱的話題。他說：「我認爲這一切有關宗教經驗方面的事情，都有一種很明顯的心理上的背景。」他自以爲自己是以現實主義者的立場來說話的，其實他對於現實，也並沒有任何澈底的了解。相反地，法蘭妮是一個柔弱，神經過敏以及喜歡喃喃自語的神秘主義者，但卻具有光耀奪目的豐富常識，及其能看透世界的澄澈的慧眼。

在法蘭妮這本書出版之後，隔了二年，薩林格才又寫出了第二本有關「葛拉斯」家族的中篇小說，那就是「蘇益」（Zooey）這本書。「蘇益」也就是法蘭妮哥哥的名字。在這本書裏面，法蘭妮已經週末旅行回家，靜靜地躺在長型沙發椅上，手中拿着一本「朝聖者之路」。她的心愛的小貓白龍柏格（Bloomberg），正伴坐在她的長型沙發椅旁。家中除她以

外，還有她的演員哥哥蘇益，與她的母親蓓絲。蘇益是一個才華出眾、能言善辯，但卻不拘小節而略帶詼諧的青年。他們的母親蓓絲，則是一朵正在褪色的愛爾蘭玫瑰，在家中她經常穿着藍色的晨袍，口袋裏塞滿着奇異古怪的東西。

「蘇益」這本書，開始於母親蓓絲，闖進了正在洗澡的兒子的浴室。於是，母子二人，隔着一層浴室的帷幕，開始了長達七十一頁的對白。

葛拉斯家族傳奇中另一個業已過世，但卻仍具重要影響力量的人物名叫西謨（Seymour）。在本書中，僅約略提到，他是於七年之前自殺而死的，同時又提到，他是一個天才而兼蹟近於聖者的人物。他在世的時候，曾迫使年歲較小的葛拉斯族孩子們，吞下大批無法消化的東方神秘主義和西方哲學家們的書籍。

就是在這樣一種家庭氣氛中，蘇益哥哥企圖將他的法蘭妮妹妹，從着魔於禱告的狂態中，救拔出來。他向他妹妹解釋，由於她的自命清高，躲避那些接觸於她周圍的人，她已犯了自負狂的毛病。但蘇益的這些勸說，並沒有得到成功。一直到最後，當故事到達高潮的時候，蘇益走進了這個巨大公寓裏的一間無人佔用的寢室。這個房間，以前是屬於西謨的，如今裏面還有一架登記着西謨這個名字的私人電話機。蘇益在這裏近乎出神似地坐了約摸一小時，一塊手帕蓋在他的頭上，同時，他的二眼，一直望着房門後面木板上的許多宗教格言，這是西謨在世時從世界文學叢書裏摘錄下來的。蘇益受到了這些宗教格言的感動之後，立刻拿起了電話機，和法蘭妮通話。最後蘇益採用了大哥西謨的說教方式，將法蘭妮勸得回心轉意。

原來法蘭妮與蘇益這一代，一共有兄弟姊妹七人，年幼時聰明伶俐，都有神童之稱。因此，時而有無線電台聘請他們在電台上擔任一個名叫「聰明兒童」的節目。當時，大哥西謨還在人世，他認爲他們在電台節目中盡心竭力替那些孤寂的，看不見的，不可愛的，但卻實際地在各自的收音機前收聽的那些聽眾服務，等於是把他們的皮鞋擦亮，以取悅於一個可厭而「臃腫的婦人」（Fat Lady）。西謨故意創造出「臃腫的婦人」這樣一個口頭語，用來象徵可厭的社會人物或可厭的聽眾。

「葛拉斯」家族中的神童們，莫不自視甚高，不屑與污濁而可厭的社會相接觸，這是由於他（她）們年輕、早熟、敏感、冷漠等因素所造成。在薩林格的作品中，「世人」與機械伶俐的「青年人」這二類人，似乎永遠不能接觸在一起。「裸麥中的捕手」一書中的主人公何登，不滿於他的

雙親與學校，因為他知道這兩方面都不能了解他；蘇益、法蘭妮、以及另一位兄弟 Buddy（如同他們的已去世的大哥西謨一樣），他們知道目前這一個十分缺乏精神文明的社會與世人，將永遠不會了解他們。

然而，當蘇益苦坐在西謨過去佔用過的寢室中，面對着無數西謨所摘錄下去的宗教格言時，他豁然有所憬悟，於是，蘇益立刻拿起電話筒，與法蘭妮說出了如下的獨白：

「你還記得起西謨大哥所說的話嗎？我們擦亮了我們的皮鞋，祇不過是爲着取悅於那一個孤寂、可厭、看不見，而又實際存在着的那一個『臃腫的婦人』。你在聽我說話嗎？所有目前社會上的人物，沒有一個不是西謨大哥所說的那個『臃腫的婦人』。你知道這一點嗎？現在你知道了這一個秘密了嗎？現在——好好聽我說——你知道那個『臃腫的婦人』究竟是誰？啊！『她』原來也就是基督！不管『她』如何可厭，如何不雅，如何懶散，我們仍舊應該克服內心的厭惡，而學着去愛『她』！……」

法蘭妮聽着、笑着，然後安靜地入睡。

在目前社會中，一切關係都無法保守秘密，但是本書作者薩林格卻不顧一切地設法過着一種隱居的生活。他說，他需要這樣一種孤寂的生活，以維持他的想像力和創造力於不墜，並使他在寫作過程中不被打擾。

直到現在爲止，他只有一次曾經回答過一個記者的發問。如果有陌生人在街上向他打招呼，他就會轉身逃避。美國每月讀書會，曾經請求准將本書「法蘭妮與蘇益」，列入該會月書之中，但竟爲他所拒絕。自從一九四九年他的「Uncle Wiggily in Connecticut」一書，被好萊塢購去電影攝製權，並由蘇珊海華絲主演以後，他就不再繼續將他的作品攝製權，讓售給影片攝製公司。

如同「葛拉斯」家族中的孩子們一樣，薩林格出生於紐約，他父親是猶太人，母親是一個基督徒。他的父親索爾，本來是一個發達的火腿與乳酪的進口商人，但是後來究竟如何會與舞台生活發生關係的這一點，卻被薩林格家人們所保守秘密，而毫絲未曾向外洩漏過。

「寶貝」是薩林格的小名。幼時，他是一個面容嚴肅而彬彬有禮的孩子，喜歡獨自作漫長的散步。不像蘇益那樣有七個兄弟姊妹，那時的「寶貝」，卻祇有一個比他八歲的姊姊而無兄弟。有一次，薩林格曾經提起過他的作品裏的人物西謨與何登，是依照着他的一個已去世的同學的一切個性，刻劃而成。於是，記者們和那些在大學中寫作文學博士論文的人，都設法去追蹤這一個人。至少有二個薩林格少年時的同學，具有驚人的天才。

但是經過了一番精密的偵查工作以後，人們已相信薩林格作品裏的人物，大半是憑他自己的豐富的想像力而創造出來。

十五歲時，薩林格被送到一名叫 Valley Forge Military Academy 的軍事學校去受教育。在夜間，他往往在頂上蒙着一塊軍毯，攔住手電筒的燈光，勿使值夜軍官察覺，薩林格開始寫他的第一篇小說。一九三六年六月，他得到這個軍事學校的文憑。一九三七年，薩林格父子出發到奧國維也納去。在一九四四年的「小說雜誌」(Story Magazine)中，薩林格曾作如下的描述：

「我原來是預備到維也納去當波蘭火腿行裏面的學徒，於是我被他們派到波蘭的 Bydgoszcz 城去住了二個月，在那裏，我幫忙宰了許多豬隻，與殺豬師傅驅車經過雪地。回到美國以後，又到一個大學裏去唸了半學期書。」

薩林格在學府中最後一次的求學，是在哥倫比亞大學選修 Whit Burnett 教授的「短篇小說」課程。當時，Burnett 又是「小說雜誌」的主編人。一九四二年，薩林格被徵入伍。每當他得到週末外出證的時候，他就攜帶着打字機，走到旅館房間裏去從事寫作。那時的工作成績，是替「小說雜誌」及「星期六晚郵」各投登了一篇小說。後來，海明威曾在巴黎遇見薩林格，並且看過了他的作品。海氏不禁點頭讚嘆說：「天呀，他倒是有很好的寫作才能。」

一九四六年，薩林格回到紐約，他住在他雙親的第五街上的寓所。晚間則在紐約郊區的格林維治村 (Greenwich Village) 消磨時間。

不久，薩林格忙於寫作，不再需要城鎮中的生活。於是，他就開始了一連串的遷移。最初，他遷移到廿四哩以外的一間木屋中，後來又在新漢普夏洲的 Cornish 地方，買了九十英畝的坡地，在這山坡之上，可以俯瞰康耐克狄克河 (Connecticut River)。那年冬天，他自己從河中取水，並到山中去砍柴。

無疑地，薩林格的風格和寫作的對象，可以說是前無古人，至於是否後無來者？那就要看以後文壇的動態而定。如果薩林格的寫作生活，至此爲止的話，那麼，他的「裸麥中的捕手」一書，必被文藝批評家認爲是世界文壇上的一部小型傑作。他的短篇小說選集——「九篇集」，將被認爲可以媲美海明威的「在我們這一代」(In Our Time) 而無愧色。至於「法蘭妮與蘇益」這本書，則將被認爲目前荒蕪園地中的一朵奇葩。

海明威與威士忌



· 列登納 ·

二十年前，我派在中國重慶地方。那時我只是一名低級的上尉。可是忽然之間，出了一點小名。有一次中國舉行「盲目義賣」，我叫買一隻密封的大木箱，裏面不知裝的是什麼東西。箱子重得像石頭一樣，義賣場的人，大家都以為裏面一定是裝滿了石頭塊，因為那位拍賣先生是有名喜歡開玩笑的。

我叫到卅元美金。當拍賣的人指着我喊道：「賣給你啦」時，有人噓聲說：「又是一個美國大傻瓜！」可是當我打開箱子一看，四週傳來懊喪和羨慕的呻吟聲。原來裏面裝的是兩箱威士忌酒，在戰時重慶是珍貴的東西。

正當這時候，厄涅斯德·海明威到了重慶。他也像許多別的人一樣，受着我們所稱為「四川旱災」的痛苦——就是非常想喝酒而無法得到。有一天他來找我。「我聽說你有兩箱威士忌酒。」他說。「賣給我六瓶怎麼樣？」

「對不起！先生，那酒是不賣的。」海明威拿出一捲厚厚的鈔票，「你賣給我半打，要什麼代價我就給什麼代價，」他說。「要什麼代價就給什麼代價？」

「你說價錢好了。」我考慮了一下。「好吧，我就把六瓶酒交換六節課，教我如何成爲一個作家。」

「這太過份了，」他說。「你這人真壞！我挨了多少年才學會這一行呢。」

「可是我也上了多少年的拍賣當，才交了這筆財運呢。」

海明威露齒一笑。「那就決定了。」

我交給他六瓶酒。此後五天中，他給我上了五節課。他是個超等的老師。還有，他對開玩笑有獨到之處。可是我也常常倒開他的玩笑，特別關於那威士忌酒。「你知道，海明威先生，我在那次拍賣中碰碰運氣，真是上算。第一，我騙了

那拍賣的中國人，其次，我打倒了其他不敢叫的顧客！現在，靠六瓶威士忌酒，我得到美國最好作家所辛苦得來的文學秘密。」

他眨眨眼睛說：「你是一個很厲害的商人。我現在要知道的，乃是你偷偷地一點一滴地喝了多少瓶？」

「我一瓶也沒開，」我說，「涓滴都留着請客用。」

「孩子，我要給你一個私人上的忠告。有美女就立刻吻，有威士忌就立刻開。這兩種東西都要立即弄清楚，越快越好。」

海明威比他所預定的日期，早離重慶。我和他一齊到機場去，好聽我的第六節課。

「我沒忘記這樁事，」他說：「我現在就給你上課。」

飛機的引擎已經在吼着，他的頭靠攏着我。「比爾，」他說：「在你能描述人物之前，你自己一定先得是一個文明的人。你要文明，一定要有兩個條件：悲天憫人的胸襟，和逆來順受的本領。人家倒霉，不要笑。自己倒霉，不要鬧，跟着打擊打滾——並且跳回去。」

「我看不出這對作家有什麼重要性，」我打斷他的話，不大明白他的意思。

「不管你在一生中要作什麼，這點都是重要的，」他慢慢地說。

腳夫們正在裝上行李，海明威開始走向飛機。在路上他轉過身來喊道：「朋友，你最好拿酒嘗一嘗，然後再發請帖大請客！」

幾分鐘後，飛機騰空而去。我回到我的藏酒處後，開了一瓶酒，接着再開一瓶，又再開一瓶。全是裝的茶。原來那拍賣的中國人到底還是騙了我。

海明威一定打第一天起就知道這事。可是他一直不作聲，一直不笑我，而且高高興興地照約行事。現在我才明白他所謂作文明的人的意義。



野火

· 斌子 ·

你心上燃起了一點野火！
赤道上每一塊土地上的森林將被燒盡，整個北冰洋的冰山隨着沸騰——只要你心上燃起一點野火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你不必苛求火勢猛烈，濃煙沖天，這燄一點火星，足以毀滅你，毀滅我，毀滅我的體軀，毀滅你的靈魂！

這像猩紅熱病菌一樣傳染的野火，轉着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橋樑，迅速蔓延，用不着醉人的聲浪，用不着迷人的形容，也用不着濃陰陽五行算出來的最合適的時光，這燄一點火星，迅速蔓延。蔓延在每一顆充滿鮮血的心頭。

你不會聽過這個故事麼？
你到獅島萊佛士坊去，擠在人羣之間舉頭仰望吧！望那有如點點

風帆的雲朵，望那毫無表情的藍天……

你抬頭凝望，凝望着。絕沒有人喊你瘋子，也絕沒有人懷疑你患了癲癲。只要你抬頭凝望，凝望着……

於是，人羣中最敏感的一個，最先跟着你抬頭凝望，望那白雲，望那藍天……

於是，兩個，三個……
於是，一羣，兩羣……

於是，人羣中的每一顆頭顱，都抬了起來，望那白雲，望那藍天……

於是，你對自己也發生了懷疑：畢竟是望見了南天門發出了金光，還是望見來自一萬光年以外的星球航具？雖然映入你眼簾的，只有那如點點風帆的雲朵，只有那毫無表情的藍天。

啊！你先別發笑。這美麗的故事故，不是跟那愛穿新衣服的王國的童話，有異曲同工之美麼？
但是，這美麗得太可怕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你再都到都門的湖濱公園去吧，在遊人穿插之間，對着那雨後的一小潭清水，目不轉睛的看，毫無意識東指指、西指指。你看手指指，手指看看，絕沒有人認為你神經過敏，也絕沒有人懷疑你中了邪。只要你目不轉睛的看，毫無意識的指着……

於是，遊人羣中最好奇的一個，最先跑過來，跟着你目不轉睛的看。看那一潭清水，看那水裏的一兩片落葉……

於是，兩個，三個……

於是，一羣，兩羣……
於是，經過的每一個遊人，都圍着那一潭清水，看看手指，指指看看……

於是，你對自己的眼睛也發生了懷疑：怎麼你沒有看到水裏透明的樹葉魚，怎麼你沒有看到潭中的阿拉丁神燈？雖然那一潭清水，只浸着幾株小草，幾片落葉。

你又笑這美麗的故事啦！但是這美麗得太可怕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要告訴你：赤道上每一塊土地上的森林將被燒盡，整個北冰洋的冰山隨着沸騰——只要你心上燃起一點野火！

儒夫殺人用一把利劍，美女殺人用兩片朱唇；你不需要射出死光的媚眼，也不需要含着低霜的熱吻，只要你心上燃起一點野火，你……

嘿！
你不畏懼茅山道士嘴裏喃喃麼？你不相信非洲巫師的一句咒語麼？那你總記得十常侍吧！你總記得歷朝皇帝周圍燃起的一點野火！你還懷疑甚麼呢？如果誰都能分清聖火和鬼火，汨羅江底當少去一具屍體，風波亭上也不該有那一縷冤魂。

嘿！你到枉死城去查一查吧！多少忠臣，多少節婦，多少好人毀在這一點野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不管在那一個世紀，那一個年代。

嘿！提起年代，我知道你忽略我們這一個年代！我們活在一個幾乎不必動腦筋的年代，一切的一

切，不都是有人替我們想妥了麼？這樣住最好；那樣穿最好；這樣吃最好；那樣行最好。嘿！野火！只要有一天，你在夢中囁語：「人是木頭雕成的！」

我將笑你神經錯亂。可是這點野火開始燃燒了。

你醒了以後，喃喃自語：「人是木頭雕成的！」

我將笑你胡說八道。可是野火燒到了我心頭。

他聽了你的話，在懷疑：「人是木頭雕成的？」野火開始蔓延。

我也開始懷疑了。

十個人懷疑：「人是木頭雕成的？」

我的信心動搖了。

一百個人在懷疑：「人是木頭雕成的？」

我想：可能吧！

一千個人在懷疑：「人是木頭雕成的？」

我想：大概不會錯吧！

一萬個人，十萬，百萬，千萬，……

我不再懷疑了！

你更肯定的說：「人是木頭雕成的！」

野火毀滅了一個真理。

你不知道在盲人國裏，有眼睛的人是畸形的嗎？「衆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大笨蛋的哲理。

起來了。

於是，一隻，兩隻……一百，兩百……一大羣水鴨子都飛集在湖上……

於是，一聲槍響……嘿，野火！

你心上燃起了一點野火！

你得緊緊記牢：赤道上一塊土地的森林將被燒盡，整個北冰洋的冰山隨着沸騰——只要你心上燃起一點野火呀！

等一等，你心上已經燃起一星野火了！

冬季機場

——送別瘟弦和永祥

·葉珊·

除了萎黃的菜蔬
風信旗和標桿
就是穿戴舒齊的長縮於制服裏的
自己和另一個自己的幻象
倚其黯綠生漆的櫥櫃
打開一包菸
使生者永生

其效果來自偶然
且爲純粹的偶然，極其純粹——
春之祭，火鳥，落帽的
瘦憐憐的少女

或爲女子，或爲宵夜
歌唱流亡和另一種不可辨認的構成
瀝青的流淌，公園的博覽會
除了菜蔬，就是外島

那時候，我們都知道，那時候近午
下班的人在坑道四邊煮食
且有炊煙升起，以及士官長
破爛的軍用罐頭扔棄道旁
白灰灰的小山，並等候氣象圖的藍綠
直畫東北方向

在那一個沒有哲學家方向

徙地飛升，立於假定的城堡
敲碎一個和另外一個自己的幻象
救護車，野戰醫院，休假中心
和少年漢明威的幻象
尼克，尼克，那小鎮，Sir
海拔1633m. Sir
常有狂風，且拼命落葉
多色的葉，Sir！

楓啊楓啊，如是歌道
莽原啊莽原啊——
如是歌道
且擊節，於羶帳飄浮
若灰塵的冬季機場
風信旗，標桿，和豎起衣領抖索的
必要遠行的

唱聖詩的女子，以及軍官
歌頌苦修的美好

浮生總記

· 李金髮 ·

"Give me the supreme faith of love, this is my prayer, the faith of the life in death, of the victory in defeat, of the power hidden in the frailness of beauty....."

Rabindranath Tagore

「就我個人來說，我始終認為我自己的生命，是屬於人類全體！我活著一天，便有資格享受這個權利。」

「在長久的艱苦工作裏，生命才變成永恆；生命猶如一把光燦的火炬，我將盡可能使它發出強有力的光錠直到把牠傳給後代。」
飛鳥過江來，投影在江底，鳥去水長流，此影何曾徙。

蕭伯納
胡適

童山濯濯的黃坭丘陵，因為不會開採煤礦，只會燒木材煮飯，只知砍伐——不懂「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的道理，只知就近砍木做燃料，沒有造林的計劃，於是愈砍愈光。深山大澤雖然有森林雜木，但沒有運輸的工具，只好望洋興嘆。土壤沖壞（Erosion）情形愈來愈甚，過了幾世紀，全國將成不毛之地了。

所謂嶺東一帶，多是崎嶇的山地，剩下一點點平地，實在養不活多少人，因為他們還是用祖傳二千年前方法，所以產出來的糧食，當然是有限得很，且不知道講求水利，總是靠天吃飯，有雨則喜，無雨則求。鄉村有水壩的（俗稱坡頭），已是上乘的地區，本來亞熱帶，氣候潮濕，雖非避暑的勝地，但很利於植物的生長，若有新的農產技術及肥料，其產品是可以吃得飽的。直至現在，農民只知用人畜排泄物做肥料，反對肥田粉，他們相信用了之後，第二年土壤變硬。

大庾嶺之東，有無數高及三四千尺的大山，如連平山、陰那山、鯉魚嶺、銅鼓嶺，恐怕都是

俗名，沒有正式的考據。抗戰時期，由廣州至所謂東江，要經過惠陽、河源、連平、龍川、五華、興寧一帶貧瘠的山區，才到梅縣。那條原始的道路，是唯一的交通大脈，沿途人民生活的簡陋，以歐美國人的水準來說，真是不亞於非洲印尼。

這是說陸路交通情形，至於水道的交通，則假定由海口汕頭登陸，很幸運的可以坐幾十里的（已記不清幾里）潮汕鐵路到潮州府，去搭小火輪。說起潮州（現為現代化起見，已不稱州，而改為潮陽縣），是幸運的地區，與英人訂五口通商條約時，得關為商埠，因此近水樓臺，得到銷售洋貨的便宜，於是人民較為富庶。雖然如此，在星加坡爪哇等地的苦力，還是以潮州人為多，可見地未盡其利，「不患貧而患不均」了。此外是潮州多數是平原沙地，很宜於種植柑桔、甘蔗、鳳梨等水果。這樣得天獨厚，產生了很多富翁，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是當民國六年，我經過潮汕鐵路時，沿途可以看到赤着下體的男子，在田間工作，往來人等恬不為怪。（四川山區遼義等地



作者合家照。（自左至右：作者夫婦，長兒、孫女、長媳、次兒。）

經濟落後的故鄉

「五嶺以東盡揭陽，中有梅花鄉……」這是某校歌的句子，這無疑的使人一聽起來，便會憶到故鄉的錦綉河山。廣香數十里原始森林或

，亦還可以看到赤着下身在水中做木材苦工的，大約他們貧窮，省下可貴的褲子來。聽說這種天體運動已沒有了。他們的女人特別幸運，多數纏足，無須出去做耕田工作，在家裏塗脂擦粉，與客家天足的女人，恰恰相反，她們不知前生敲破多少木魚啊。

水道的交通是靠梅江這條河道，因為水利不講，兩岸不斷的土傾，一年一年將河床淤塞，河水永遠是混濁的。在潮州有定期的蹺腳小火輪，直駛梅縣，如水淺時，則只能駛到松口，從那裏再坐慢得要命的風帆船。有句成語說：「三日三河四日州」，就是說三日之後，可到三河壩，四日之後才到梅州城。現在已有公共汽車，由松口直到梅縣，潮州的小火輪，當然是二手貨，是時時會出毛病的，停下來修理引擎，真使人難受，如遇水大則有覆舟的危險，水淺則有觸礁的可能。船艙中小小的位置，是此疆彼界，分得清楚，一點不能馬虎，開飯時每人以四毛錢買一個飯票。這樣的小地方，能够燒飯給大家吃，已是了不起，搭船還能苛求嗎？從松口上梅縣的帆船，遇到上灘船夫束手無策時，搭客則要上岸上去，用繩子拉船，溯水而上。十餘歲時因為跟族人雇船去松口祭祖，曾經合夥去拉船纜，（在電視上見過非洲人亦是如此拉纜），生怕一不小心，會掉到河裏去。

從離開潮州不遠的大埔以上，則說客家土話，大概潮州人是土著，我們則是移民，大埔人多數亦能說潮州話，以便謀生，猶如瑞士人會說德意志語，從大埔以上，都是山清水秀，但人民則「一窮二白」，手足胼胝，只能吃兩碗白飯，或者白粥，營養兩字在他們字典裏是找不到的。一個月能吃兩塊豬肉，已是幸運。地方上無工業可以謀生，土地生產得又那樣可憐，所以多數男人，如有人牽引，則到南洋港澳去做生意，甚至做苦

力亦願意去碰碰運氣，沒有人搭線的，則只有留在本鄉做農夫，為人瞧不起。譬如五華與寧的兒子，因為沒有淵源，很少能到南洋去活動，只有呆在家鄉，從事手織土布打石，當然入息很可憐。因為男子多在家鄉斯守，故人口增加得很快，他們常常將過腹的兒子，賣給比較富有的梅縣人做螟蛉子，甚至改名換姓以適對方的要求。他們貧窮的狀態，就是中國全部農民的縮影，沒有那一省能例外，縱使有，亦不過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在幼年時，常聽他們搶劫梅江的帆船，或孤獨的村落人家，一旦失手，則捉去槍斃，強盜多數來自興寧五華，正所謂挺而走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在槍斃他們時，城裏的人，則奔走駭告，好事之徒引為樂事，爭先恐後去看熱鬧，沒有一點憐憫之心。

梅縣可以說是嶺東各縣的「上國」，比較富庶，經濟比較有辦法，因為在南洋經商的人較多，每年的外匯當然很有可觀。全縣有三十六堡，常常一個堡裏有幾個鄉村，望衡對宇，都是雪白的大厦，遠望之下，確是雄壯，這些都是畢生在南洋奮鬥的結晶，正是富潤屋德潤身，他們以此可以揚宗耀祖，吐氣揚眉。一座大厦雖不過五千至一萬美金的價值，但他們以血汗錢積下來，才有此成績，已是不容易，故有很多外地來的人看了這種富庶情形，都嘆為世外桃源。人家都知道梅縣的教育比較發達，人民常識較豐富，全縣有七間中學，三百多間小學，曾辦過一個嘉應大學，因為先天不足，不久即夭折了。常常聽人家說，梅縣人在軍政界混的人真多，大約就是因為出外讀大學的人比較多，大學一出來，又去做小政客，宜海升沉了。雖然號稱文化鼎盛，但據我所知都沒有在歷史上出過煊赫的學術政治人物，以前科舉時代，津津樂道的，不過是李義何，宋襄，實則在大江南北還很少人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況且還不是狀元榜眼探花。現代比較有文學地位，算是黃公度，他在現代舊詩方面有改革的作風和勇氣，由胡適之提起他的大名，人們也就更看得起他。可憐他一生沒有做高官厚爵，只做過日本總領事，他的人境處詩鈔，是有點新穎氣息，可惜終究是舊詩，在文壇裏生不了什麼波瀾。從梅江溯江而上，因為河水太淺，中途又有大密灘，故不能駛小火輪，下水時用槳划，上水時則要用竹篙，一步一步的撐，大漢子將竹竿頂在肩上，從船頭高高處一步一步向上撐，三數人此來彼去，像接力賽跑，這是以人當牛馬的玩意兒。大漢子撐得兩肩起了疙瘩，或皮破血流，待遇當然非常菲薄，英雄無用武之地，不幹就只有討飯，這是經濟落後國家的悲劇。坐這種船使人真不耐煩，啼笑皆非，（人家流汗，你還好不耐煩？）有一次我坐着這種船回家，適船上有大量的蒜頭，弄得我頭暈欲嘔，終日不舒服。年幼時從城裏回家，若想着跑四十里的路，則要隔宿到船上上去住一晚，以便清晨開船，船費只是毫洋兩毛，最可笑的在船上如果要出恭，則要技術高明，攀住船舵的附近蹲下去，便易行事，一不小心，則可掉下去，或木板斷了，亦可以葬身魚腹，這種滋味，可惜已沒有機會再嘗試了。

帆船溯江而上，像龜子在爬行，沿途要經過白渡、小沙、三角地、長沙、羅衣，一路河岸都點綴着高聳入雲竹林，使荒涼的兩岸有點好風景的氣息。常常可聽見牧童歌兒的山調，使人悠然生悽愴的鄉思。這些竹林（可惜太少，不能成林），有護河岸的功勞，否則河岸崩潰得更快，不獨田園逐一消失，將來連人行的地方也沒有了。中途有一個長沙灘，水中很多危險的亂石，水淺時帆船容易觸礁，但附近的居民迷信風水，不願將水底巖石炸掉，他們以為一旦炸掉，全堡的人將遭受惡運，這種無知是進步的障礙了。

再溯江而上二十華里，就是新塘墟，是我們這一族人出入的「港口」了。

在民國十六七年間，縣裏有了一個比較開通的縣長，把古老的城牆拆掉，城中驟然增加很多寬闊的馬路，又把全縣開了幾條公路，縱橫數十里，使人民耳目一新，往來比較方便。因此有一條公路由梅縣直達興寧縣城，約二百華里，木炭車必須經過新塘墟，我們出入也不要跑路四小時才到縣城。普通國內大學生，畢業後無業可就，迫得向政府機關裏去討生活，平添無數小政客分利之人，廣東的大學生一律以做縣長為最高目標，他們以為做了縣長，就有土，有民，有財，無論怎樣的窮縣，他們都可得些貪污的錢，及天公地道的得些田糧的回扣，因為不上幾年，即使當年是一個窮光蛋，亦可以有幾千圓黑錢。縣份大的，當然聚斂得愈多，因此人人垂涎做縣長，互相角逐，看誰的背景強大，（多數以軍、師長保薦，普通用八行箋介紹的，很難成功，或者先要籌一筆本錢做送禮之用，關打通了才有希望。）如此大家存五日京兆之心，誰也不想做事，於是舊社會三十年五十年原封不動，沒有水利，沒有公路，沒有醫院，沒有學校，這是整個政治機構無能，不是個人的過失，這是中國革命五十年後的成果，夫復何言。

新塘墟規模之小，恐怕是全省最末名的。全墟的店子不上五十間，多是吊兒郎當的生意，如「往來客寓」，藥材店，伙食館，雜貨行，（一間較像樣的當舖也不知何時關了。）幾十年如一日，永遠繁榮不起來，這是要講到經濟的原理了。因為地方不適合農民山人將出產品送到這裏來出售，經紀商人的船也不願到這裏來日中為市，他們願送到長沙墟去交易，於是新塘永遠是死市，雖然有些商人會試圖使它改觀，終於振作不起來，除非將來有鐵路或飛機場在那裏出現才能得救。

二 華路藍縷以啓山林

據說我們的祖先，在五胡亂華及南宋渡江時，從中原或甘肅隴西遷來的，（現在有香港的羅香林，台灣的郭壽華，著有專書，討論客族南遷的歷史，我沒有看過，這裏也不能多談）因為南時，當地有土人居住着，我們是後來者，故稱我們為客族，現在據說有不少歐美人研究客族問題，我們雅不欲外國人稱我們為「tribe」，因為帶有土族部落的意義，其實我們是真正中原的居民，正統的漢人，而不是土族。原有的土著，不知是何種民族，他們亦說是中原南下的，有些人說，東江有畚坑，是當日為畚民居住的地方。我懷疑他們是秦始皇當年遣戍五十萬來兩廣的後裔，原來的土民，可能是苗子、獠子，現在早已入深山去逃避了。如果有機會去查看大英百科全書，必能把這問題弄明白，因為不是本文範圍，也不去操心。

據我想像，我們的祖先南來時，必死傷慘重，因為長途跋涉，以寡敵眾，老弱的早已被淘汰，小足的女人中途走不動的，早已落伍，後來她們不纏足，恐怕就是餘賸下來強者的遺傳。他們初到貴地，當然受人仇視，有如英法人初到新大陸，要與紅種人爭一日之長，死傷當然很大，大約初到時較優美的區域，已有人佔領着，不能插足，他們只能到較整腳的山區去立足，故我們多數在東江及福建之南一帶落居，亦有不少到廣西山區去的，當時與土著怎樣衝突，亦沒有記載，至少我沒有見到。

我們的客語很像華語，說不好華語的，只要將客語說慢一點，對方就可以聽得懂，至於廣府話與華語雖距很遠，如說何故為「點解」，說一會兒為「一陣間」，說做什麼為「做末嘢」，都會兒為「一陣間」，說做什麼為「做末嘢」，都

與華語沒有半點聯繫；至於潮州語及廈門語，更是「離譜」，猶如英文之與西班牙文之別，那又是怎樣形成的，要請語言學家趙元任去研究一下了。我們稱潮州話為「學老話」，是學到老也不會講之意，事實上很多人與他們通婚，後來說得很流利的潮州話。

為敘述方便起見，現在把範圍縮小，我的祖先何時來做開山始祖，族譜當然有詳細的記載，不過我沒讀過這個族譜，（就是所謂「family tree」）。我們始祖及其他祖先的墳墓，多數在縣城南九十里之松口及附近，他們歷代相傳，深信堪輿之說，都頗信祖宗的墳墓都是牛眠之地，所以今日子孫能够這樣繁衍，他們以為人口多是「旺丁」，人多就是強房大姓，不管事業有無成功，財富有多少。始祖以下有名的墳墓，記得有雄獅擺尾、綉針落槽、猛虎跳牆，說得頭頭是道，若有人敢侵犯這些祖墳，必惹眾怒，闖下大禍的。在太平時代，每年祭祀的季節，（春秋二祭）有來自各鄉各堡的子孫，動輒數百人，誠心膜拜。我們家族中，亦有一種「蒸嘗」，每年由土地出息一點錢，到春季集令十餘人，雇船到下游去祭祖，要花幾百塊錢，不去好像是丟臉的。我曾參加過一次，一去十來天，好吃的好玩的，真是一個好的辟克匿克，沒有特別的人情，是不易享受的。現在國破家亡，恐怕亦無人還有這祭祀的力量了，況且社會主義的政府也不會許可人民迷信，他們是主張數典忘祖的。從前讀小學時，知道我們是從福建寧化石壁遷來的，此外語焉不詳，李姓的人，傳到我們已是二十三代，好像第七代才搬到生長地方羅田徑來，正式的名稱是龍文堡，七世祖算很幸運佔領了這個豐腴的村落，這個村落為長方形，約可分為上下兩村，下村是姓朱的為主體，上村的以姓李的為主體。

（未完）

我的寫作態度

· 契訶夫 ·

給D.V. 格里高樂維奇

我熱愛的、和善的、帶來好消息的人呀，您的信跟一聲雷鳴那樣的震動了我。我差點哭出來，我激動得不得了，現在我覺得您的信在我的靈魂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求上帝保佑您，就跟您那麼善心的對待我的青春一樣。在我這方面，我既找不出話來，也想不出用什麼舉動來報答您。您知道普通人拿什麼眼光看待像您這樣的上帝的選民，因此您想像得到您的信怎樣影響了我的自尊心。這信比任何什麼文憑都強；對初出茅廬的作家來說，這信現在是鼓勵，將來也是。我差不多昏頭昏腦了。我沒有力量判斷我究竟配不配這麼隆重的酬報。我只能反覆的說這信弄得我昏迷了。

要是我有什麼值得尊重的才具，那麼在您的純潔的心靈面前我要承認：我一直沒尊重過我的才具。我覺得才具我是有的，不過我素來認為那點才具無足輕重。純粹外來的原因，就足夠使得人對自己不公道，懷疑自己，看不起自己。現在想來，在我的情形裏，像那種原因實在多得很多。凡是跟我接近的人都帶着點鄙夷的態度看待我的寫作，一直不停的用關切的態度勸我不要爲了亂寫些文章而丟掉正經的工作。在莫斯科，我有好幾百熟人，其中有二十來個寫作的人，我記不得有誰肯讀我的作品或把我看做藝術家。莫斯科有一個所謂的「文學界」，有才能的作家啦，老老少少，各式各樣的庸才啦，每個禮拜在一個飯館裏聚會一次，胡說白道。要是我上那兒去，哪怕給他們唸一小段您的信吧，他們也會對着我的臉哈哈大笑。近五年來我不斷在各報館的編輯部走動，臨了我就接受了普遍認為我的文學作品無足輕重的看法；不久我也習慣了對我自己的勞作採取馬馬虎虎的態度，於是大勢去矣。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我是醫生，看病的工作忙得不亦樂乎，因此那追迫兩隻兔子的格言^①剝奪我的睡眠時間，比剝奪任何什麼人的睡眠時間都要多。

我寫這些話，唯一的目的在於在您的眼睛前面多多少少替自己開脫。

截至現在，我對我的文學工作的態度向來是極輕慢，極隨便，極不在意的。我不能想像我用不止一天的功夫寫成一篇小說：您所喜歡的那篇「獵人」，我是在洗澡間寫成的。我寫小說，如同新聞記者寫火災的消息一樣：信手寫下去，不大在心上，既不顧到讀者，也不顧到自己……我寫着，盡力不在一篇小說裏用盡我所珍愛的形象和場面，我反而把他們珍藏起來，小心的藏好，上帝纔知道這是爲甚麼。

第一回逼得我自己批評自己的，是蘇瓦林^②寫來的一封信，而且依我看來，誠懇的信。我開始計劃着寫正派的文章，可是我仍舊不相信我有才能寫出像樣的東西來。

然後，您的信來了，如同青天霹靂一樣。原諒我做這個比喻：這封信對我的影響如同總督下令叫我在二十四個小時裏面離城！我忽然感到迫切的需要，急着要逃到我所陷在裏面的洞穴……

我要停止——不過不能馬上辦到——寫那種奉命而寫的作品。要我一時三刻跳出自已陷在裏面的轍，那是不可能的。我不反對挨餓，因爲我過去也挨過餓，可是那不是我自己一個人的問題……我把我的空閒時間供獻給寫作；白天兩三個鐘頭，晚上的一小部分時間，那就是說，只配寫短篇小說的一點時間。到夏天，我的空閒較多，開銷較小，我就要着手寫點嚴肅的作品了……

我的一切希望寄託在將來。我只有二十六歲。雖然光陰荏苒，我還是有希望成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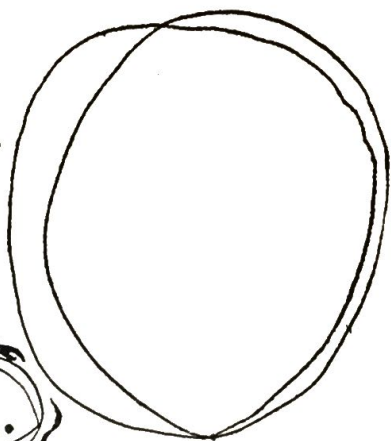
原諒這封長信，請不要因爲信長而責難一個生平第一次斗膽給格里高樂維奇寫信的人。

要是可能，請送我一張您的照片。我給您的善意弄得昏昏沉沉，以致我覺得好像不是在用單篇的紙給您寫信，倒像是用整刀的紙給您寫信似的。求上帝賜給您幸福和健康，請您相信深深尊敬您，感激您的人的一片誠意。

① 格里高樂維奇 (Dmitry V. Grigorovich) 是十九世紀享盛名的作家，論輩分，是契訶夫的前輩。他原本不認識契訶夫，可是讀過契訶夫作品後，寫信給契訶夫，稱讚他是當代的傑出作家，督促他寫作那種要求時間和思索的嚴肅作品，哪怕因此挨餓也不管。這信對契訶夫以後的寫作顯然有很大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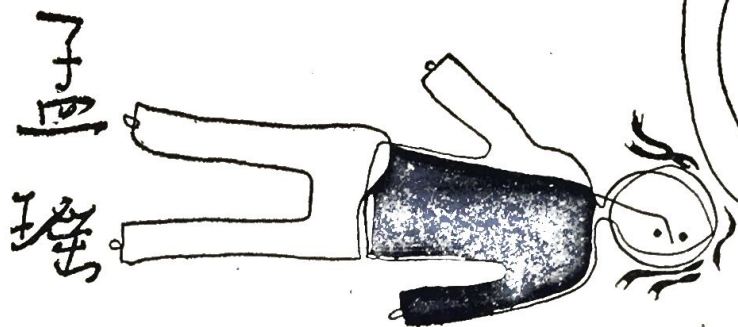
② 指格言：「追兩隻兔子，那就一個兔子也逮不着。」新時代的主編。

太陽下



太陽下

1964.6.25. 號



小窗裏酒進一片幽幽的月光，仄隘的屋子更覺得霉臭逼人。

同室的囚友都排隊去看晚場電影，只有洪濤吃得開，他有本領讓管理人弄來一瓶酒，一些鹵菜，一包香煙，便和左範之對飲對聊起來。

「你的酒喝得這樣猛，老弟台，心裏有什麼解不開的扣兒麼？」左範之是個大酒鬼，有誰請他喝酒，他就高興，他真懂得湊趣，於是擺出一份關切的面孔。

「左大哥，你猜，這次上面會怎樣批下來？」

「你有本事把死刑打成無期，就有本事把無期打成無罪！」左範之說完，貪婪地喝了一口酒，趁機便抓了個鷄翅膀到手裏。

「無罪？」洪濤不相信地望了老左一眼。

「無罪！」老左重複地肯定了一下他的結論，然後又揚一揚眉：「有錢有辦法有本領的人就能無罪。法律？法律是爲管那些笨蛋而設的。不是爲你我，我告訴你，死的那小子是我……」老左說到這裏，忽然有所警戒地住了嘴。

洪濤原不在意地喝着酒，見老左突然住了嘴，倒忍不住用一對炯炯目光望過去。

範之慢條斯理地吃着他的酒菜，腦子裏也盤算定了，才又接下去：「其實，告訴你也沒關係，他們抓不到我的證據，再說，連苦主也都死絕了，怕什麼？我告訴你，死的那小子是我蓄意謀害，官司打成出於自衛而過失傷害致死。判五年，坐一半，兩年半買條人命，怎麼說也便宜，是不是？所以我什麼話也不說，悶着頭熬，還有幾個月……」老左一揚眉，又一伸手：「還我自己！」

小洪聽後笑了，拿出煙，丟給老左一支，彼此點燃了，慢慢地吸了一口，才開玩笑地：「這兩年半，你放得下心你的老婆麼？她……長得真

漂亮！」

老左邪惡地笑開了，半天才拍了一下他那光的禿腦袋說：「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再說，我老婆嫁給我這些年，最懂得我，我這一輩是好貓還厲害，她敢動邪念？不怕我宰了她？再說，她離開了兩年，準信得過我到家就把她伺候得好的，那是大有盼頭啦！」

小洪驀地笑開了，像一顆爆開的炸彈。把空寂的監房震動得引起一串森森的回響。

「喂，老弟台，小聲點，查監的來了。」老左輕輕地喊。

「洪大哥，」法警已到了門口，溫和地警戒道：「您小聲點，怕有……」

「對，老鄉，」小洪表示接受對方的好意，拿出一支煙丟過去：「來一支？」

這一手真漂亮，那支煙從鐵欄縫裏到了對方手中，法警向他揮揮手，走開了。

小洪得意至極，望望老左，又隨意地問：「說說，那小子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打我們小丫頭湘湘的主意，他媽的，一個什麼也沒有的窮小子，」老左吸着煙：「我讓他撒手，他不買帳，好，我教他把一條命賠出來。好小子，他倒真會想，就憑那張小白臉就想把我那一朵鮮花似的小閨女勾引了去？天下有那麼便宜的事？我左範之也是貴公子出身，往日在老家，上千畝的良田，閉着眼睛糟踏也糟踏不完，如今到了海外，吃盡當光，就剩湘湘這一塊寶了，我們兩老口兒下半輩子的指望就在這小丫頭一個人的身上，能讓一個窮小子白掙了便宜去？要是這樣，我左範之就不够資格游手好閒，白吃白喝一輩子了。」

「你們湘湘真是一朵鮮花麼？」
「什麼話呢？」老左一拍胸：「當初我左範

之得意的時候，講究的是吃喝玩樂酒色財氣，討老婆不是絕代佳人不要，老鳳凰生小鳳凰，錯不了，再說，我老左當年也是一位翩翩佳公子呢！

小洪又想縱聲大笑，但立刻在警戒中壓抑住了，這一壓抑倒觸動了他自己的困擾。他遲疑片刻，終於忍不住問：「左大哥，你說說，我能判無罪麼？」

「那就要看你幹的時候手腳乾淨不乾淨了。」

「兇器我丟在化粪池裏，他們一直沒找到。」

「那就是說，人是你殺的了？」老左狠狠的問過去。

小洪立刻敏感自己落入了對方的陷阱，但是緊接着他又埋怨自己不必如此過度機警。他和老左同監以後感情一直融洽，他不會對自己打什麼壞主意。因此便十分坦然地：「當然，在法庭上我是一口咬定不是我。其實，案是我犯的，人是我殺的，你說，會判無罪麼？」

「法律要的是人證物證，只要幹得乾淨不落把柄，別說一個兩個；就是幹它十個八個，也照樣能逍遙法外。」

這些話說得真爲小洪打開一片希望，假若他真能無罪開釋，那麼便又能和小杏兒在一起了……啊，小杏兒，他一想到小杏兒就心亂。官司一拖就是兩年多，這些日子小杏兒一個人怎麼過？她來得這樣勤，看來是沒有變心，變心？可是每次問她日子怎麼過，她總是……小洪心裏真有點酸溜溜的。

「想什麼？老弟台。」

「我是說小杏兒，」小洪嘆口氣：「明天是接見的日子，誰知她來不來？」

「急什麼？準來。我記得這兩年多沒有缺過一次。就是臨時有事，也一定派代表。對了，我

說，」老左酒興濃郁：「老弟台，你那小杏兒是不用說了，就是那個什麼小芳，也是個好角兒。」

「嗯！」小洪漫應一聲。

「你的艷福不淺！」

「人家有丈夫的！」

「你還管那一套？」

小洪笑了，他是不管那一套，可是他雖是放肆慣了，所有女人除了小杏兒，卻誰也闖不進他心裏去。

遠處傳來雜沓的腳步聲，看電影的人回來了，兩人忙着喝完杯中殘酒，倒頭便睡。片刻鼾聲響起，一醉解千愁，兩人都忘了將要面臨的命運是什麼。

一夜過去，天亮，各人有自己的規律活動，老左寫得一筆好字，他的工作便是伏案繕寫，小洪是知識階級，在裏面，他學會了排字技術。

這天，小洪的工作情緒非常的不穩定，昨天老左把他希望上的雲霧撥去，他加倍地盼望着小杏兒爲他帶來好消息。終於，他的名字被喊到了，丟下手裏的東西，他就跟了前去。

窗外，李杏微鎖着雙眉站在那裏，看見小洪，她又不自覺地綻開一絲笑意。她走前兩步，習慣地抓住那鐵絲網，喊了一聲：「洪濤。」

小洪最愛小杏兒這樣連名帶姓地喊他，這裏面充滿了太多童年溫馨的往事，他也搶前一步：「小杏兒，你來了？」

李杏點點頭，抬起眼皮不住地打量小洪，兩年多的獄中生活沒有損折他什麼？那眼睛裏還是有那樣多的光芒，太多了，李杏從兒時起就嫌它太多，多到把他性格中的善良統統逼光。而且也常常因爲它太刺眼的緣故，使她不敢仰視。同時這些光芒也掃褪了一些他的英俊，使他看來份外獠野。臉上的紅色淡了許多，但渾身看來還是像一塊熟鐵鑄成的。她忍不住把扶住窗上的手動了

動，像是想伸過去求他擁抱，小洪完全懂得她的意思，歪起頭吻了一下，雖然空間的距離隔絕了他們的親近，但是他們卻都因此得到撫慰。小洪抬頭望着李杏一笑，問：「官司怎麼樣了？」

「一兩天就會下來，聽說是無罪！」李杏把聲音放得很輕。

「無罪？」小洪不覺眼睛睜大了。

「我想是的，外面幫你忙的人很多。」

這是一陣狂喜，引起了小洪衷心太多的凌亂，擺在他面前的，又是一段新生活的開始，他望望生從他身邊割開的李杏，忍不住帶些疑慮地問：「小杏兒，我真的出來了，你高興麼？」

李杏被問得很不舒服，他們是從小一塊兒長大的，兩個人的心硬是有一條道路互通着。但是洪濤常常有心頭劣地爲它佈上障礙，有時使她感到跨越爲難。她抬頭望着他那炯炯目光，有心淡淡地反問一句：「洪濤，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不放心你！」

「你以爲這次官司我沒有替你出力，是麼？」李杏幽怨地望過去：「你的死黨雖多，沒有我求着，怕也不會這麼賣力呢！」

小洪目不轉睛地望着李杏，她的神色增加了他的信任。他的心裏更加開朗了，不覺帶點孩子氣的笑意問：「生氣了？」

「本來嘛，你對天下人都沒有好感，可是，」李杏輕拂了一下額前散髮：「我們的交情總歸不同一點。我這一輩子只想求你一個另眼相看，可是……」

這一份柔膩之情從心徑中傳給了小洪，他真想狠狠地把她攬到懷裏，但是他們身外卻隔着鐵窗，小洪真有些焦躁，半天，才歪起頭，做了一個鬼臉，說：「得了，別這樣，笑一個。」

李杏沒有笑，但是心裏卻因此平靜了些，對洪濤，她永遠那樣傾心，她從不計較他的一切。

沉默片刻，她才說：「我親手給你燒了兩個愛吃的菜，已經交上去了。」

「好！」

「洪濤！」

「嗯？」

「我……好想你。」

小洪心裏被激起無比浪潮，但無由發洩，他咬咬牙。

千言萬語被沉默包圍，時間竟這樣被流走了。

二

周延一面吹着口哨，一面把冷水拼命往身上淋，他覺得假若不這樣做，那歡愉的熱情就會使他焚燒，他心裏好開心好開心，因為他要去見湘湘，他要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洗完澡，他跳着蹦着就到了前面。黃英正坐着喝茶，看見自己的孩子這一份高興，便忍不住問：「又預備出去？」

「嗯，媽，今天星期六下午沒有課。」

「去看湘湘？」黃英遲疑片刻，終於問。

「是的，媽！」

黃英打心眼兒裏不同意孩子這份戀愛，湘湘雖然長得白俊，但是那孩子在神情上有一種青年人所不應有的憂鬱，而且，黃英最不放心的是那孩子的家庭，一個不正常甚至於不光榮的家庭。她多望了沉溺於戀愛幻想雲霧裏的兒子一眼，忍不住又問：「你對這樣的女孩子真的十分傾心麼？」

周延沒有來得及留意母親的眼神，只對着鏡子梳理自己的頭髮，便漫應了一聲：「噯！」

黃英知道她的孩子沒有辦法透過那雲霧看見真正的現實，便又忍不住提醒道：「你不覺得這件事很麻煩麼？她有一個犯刑事案子的爸爸？」

「這和她有什麼關係呢？媽？」

「小延，你真覺得沒有關係麼？」黃英以

一種近乎冒險的心情提醒她的孩子：「犯刑事，總不能不說是品德上的一個大污點。」

周延忍不住回頭望向他的母親，雖然臉色溫和，卻反駁道：「爲了自衛，我也可能殺人的，媽！假若我殺了人，便算是我品德上的污點麼？」

「可是湘湘因爲有這樣一個父親，所以她顯得比一般女孩子不快樂。」

「我卻不能因爲她不快樂就不愛她。」

「你知道麼？這愛情會爲你帶來多少煩惱？」

周延聽了好不高興，但是望望華髮蒼蒼的母親，又不忍有任何拂逆，終於只好裝出一份孩子氣的樣子，挨緊母親身邊坐下，親熱地說：「媽，你吃醋了，是不是？」

黃英忍不住臉紅，白了她孩子一眼，說：「你這孩子真能胡鬧。」

周延有心高興得跳了起來，便說：「媽，我不回來吃飯了，一會讓小申陪您！」說着，也不等回音，跳出門，扶上車便到了街心。

他輕輕地吁了一口氣，一份母愛的擔子，才算困難地從他肩上卸除。跨上車，他騎向湘湘的家。

這一段路程不算近，湘湘的家住在這城市的附廓處，放眼遠望，盡是一片綠野田疇，擠在這城市裏成天被煤煙塵土包圍久了的周延，至此每感到一陣難言的爽快，但是，這漫長的途程，卻使他出了一身汗。

屋門開着，這是一座比他的家還簡陋的房子，像一朵鮮花似的湘湘，竟在這樣污濁的環境裏熬過了多少年的歲月，周延每想到這裏，便有一陣隱隱的難受。他架好車，再擦了擦臉上的汗，才喊了一聲：「有人嗎？」

湘湘在房門口探了一探頭，見是他，便笑了：「是你！」

「怎麼？很意外麼？你不知道我要來？」周延不勝悵惘。

「知道，」湘湘輕柔地：「但是，好像早些。」

「你不應該更高興？」周延逼近一步問。

「別這樣！」湘湘輕輕地把臉轉過去。

湘湘語氣裏帶一點哀愁，周延被感染着，那開展的情緒立刻被縮成一團。湘湘也敏銳地感覺到了，充滿歉意地望他一笑。周延忽然想起母親方才對他說的話，便忍不住多望了湘湘一眼，覺得湘湘的確沒有一般女孩子的活潑與天真。爲什麼？她的心靈受到創傷！於是他悲憫了！他所愛的女孩子竟負着傷。一時，他的眼睛竟也有些潮潤，他目不轉睛地打量着湘湘，半晌才勉強問：「媽呢？」

「聽說你要來，正在廚房裏忙着燒兩樣菜請你呢！」

「是嗎？」周延說：「我知道我今天的口福不淺。」

湘湘轉身到廚房，周延也跟了去，谷晉正在廚房裏忙着燒菜，滿臉冒着汗，只望了他們一眼，也來不及答話。周延卻喊了一聲：「伯母，燒什麼好吃的？」

「湘湘說你今日來吃飯，也做不出什麼好吃的來，平常青菜豆腐，今日也只多買了一斤肉，寒儉死了，方才小丫頭說燒兩個菜請你，還不如說我們自己想解解饑呢！」谷晉嘆口氣：「這一向的日子過得太苦咯！」

「伯母平常太辛苦了，也該吃點好的。」

「現在大家都在逃難，吃點苦是應該的。」谷晉不勝感慨系之：「用辛苦換來的飯，才吃得飽，睡得着。」

「人也不能太辛苦了，」周延說：「吃完飯，我請伯母看電影去！」

「我的眼睛就是爲了繡點花換些吃喝，簡直就越來越嬌貴，沒事就想閉眼養神，電影太費眼神，一會兒吃完飯你們去吧，我當在家裏歇一會兒。」

「媽準是趕繡那一幅百鳥朝鳳，忙得茶飯無心，」湘湘嬌嬌地：「我說呀，媽，你也真該歇了。」

谷音笑了，忙着盛菜，卻偷閒望了周延一眼說：「傻丫頭一點也沒有脫錯，繡花是爲了賣錢，可也真有樂趣在內，我這幅百鳥朝鳳構圖與設色，我都十分稱心滿意。」

「那是媽的傑作。」

「嗯，」谷音嘆了一口氣：「往年做小姐的時候，日子太好過，爸爸手頭寬，盼兒女多念點書，自己卻不知道該念什麼，爲了喜歡東塗西抹，便學了藝術。藝術那裏是凡夫的玩藝？到頭來當然是一事無成，卻沒想到今日連吃飯都成了問題，倒靠着當年的一點基本訓練，畫點畫，繡點花來混飯吃了。」

「媽客氣，周延，你知道麼？媽的繡貨很熱門，都是還沒有繡好就訂下的。」

「小丫頭就會爲媽吹牛，端菜吧！」谷音笑喝道。

三個人圍着吃完飯，周延便帶着湘湘出去看電影，搭上公共汽車趕到電影街，卻無一處不擁擠，排到長龍裏，好不容易才把兩張票子弄到手，正鬆了一口氣擦額上的汗，忽然後面喊了一聲：「哥！」

周延回頭，看見妹妹周申，一臉調皮的樣子在喊他，周延便問：「你不在家裏陪媽，跑來幹什麼？」

「噢？你怎麼不在家裏陪媽？跑出來幹什麼？」周申立刻歪起頭問她的哥哥，見他沒作聲，才充滿了勝利的神情，望着湘湘喊了一聲：「湘

姐！」

「一個人出來玩？」湘湘笑問。

「不，」周申又找向哥哥：「我和同學一塊兒出來，沒買着票，哥，把你的給我。」

周延心裏真爲難，他不願在妹妹與湘湘面前顯得小器，但是客滿牌正掛了出來，他到哪裏再排長龍買票？

「湘姐，瞧我哥哥這份小器勁兒！」周申縮回手說：「你以爲我真要你的票呢？我們早比你先看了，瞧你，連一個玩笑都開不起。」

周延被妹妹轉昏了頭，正不知該說什麼的時候，周申又把手中的兩塊車牌遞過去說：「我和同學到別的地方去玩，你把我們的車拿回去吧！」

周延想拒絕，周申把牌子往他懷裏一扔，不等他回答，就鑽到人叢裏不見了。

「小申真調皮。」

「一見面就被她吵昏了頭，」周延皺皺眉：「你看，忽然多出兩部車來，多費事！」

「我們不是正好一人騎一部回去麼？還免得擠公共汽車。」湘湘輕輕地安慰他。

「可是我還有一部在你家。加起來三部車，多熱鬧。」

湘湘望着周延的樣子，也忍不住想笑。

鐵門拉開擁擠的觀衆魚貫而進，優美的電影加上親切的依偎，兩個年青的孩子感到太多的滿足，散場後，已是夕陽黃昏，他們去車棚取出周申留給他們的兩部車，便往回家的路上走去。穿過繁華區，慢慢便到了冷僻的馬路，這是一個太理想的騎車環境，多一半的時間，兩部車都能並肩而行，周延吹着口哨，湘湘的情緒也輕揚異常，這對湘湘說，不是常有的事，周延因此好高興，他立刻像一個隨着水漲的弄潮兒，迎向每一個高躍起的歡樂。這使他感到，從與湘湘認識以來，這是一個多麼令人難忘的日子。

「我……」湘湘忽然說：「好像很久沒有騎車了。」

「今天這一段長途，不夠我過癮的麼？」

「嗯！」湘湘漫應着道。

快要到達湘湘住處的時候，路上幾乎沒有行人，夕陽歸去，早升的月亮還沒有露面，大地被留出一片淒寂，周延爲了打破湘湘突然的沉默，忽然起一個惡作劇的念頭。他看看路基下面是稻田，離地也不過只一尺多距離，即使摔下去也不會有什麼危險，於是他便有心往湘湘一邊擠，他喜歡看女孩子笑着叫着的样子，在家沒事時，他就愛這樣逗弄他妹妹。

湘湘已發現他的惡作劇，但開始時她不願示弱，只是沉默地穩定地控制着手裏的車。只是神色卻越來越緊張，終於一聲近乎神經崩潰的狂銳喊叫，接着便連人帶車滾向稻田。周延被這一串心的聲音嚇慌，丟下車便去扶湘湘，但是湘湘卻幾乎變得無法控制自己，她推開周延的擁抱，傷心失意地大哭起來。

「湘湘摔痛了麼？對不起，這真怪我不好。」

「周延內心緊張極了，卻勉強笑着說：「我下次再也不開這種玩笑笑了，好麼？別哭，好不好？」湘湘卻再也無法收斂自己，忍不住抽抽搭搭地說：「不行，他……我們……」

「他……」周延奇怪地：「他是誰？」

「你不要問，不要問。」

「不行，」周延一把將湘湘攬住，又激動又溫存地：「湘湘你得告訴我，你不許對我隱瞞什麼！」

「他……」太多的悲哀把湘湘的眼睛模糊了。

「湘湘，」周延爲她拂去淚水，又問：「說他是誰？」

「他，被爸爸殺了，我們常常騎車走這裏！」

……
周延完全懂得她爲什麼傷心，雖然那個「他」早已死了，但是他依然嫉妬異常地問：「湘湘，說，你愛他麼？」

「愛，他是好人！」

周延生氣了，立刻鬆開手，預備丟開她跑掉，但是，他如何捨得？而且那個人已經死了。於是，他又拉住湘湘說：「不行，湘湘，你要把他忘掉！」

「不行，我忘不掉，他死得冤枉，我爸爸……」湘湘忽然衝動地拉住周延：「我爸爸就要出來了，他也不會喜歡你的，周延，離開我好不好？我值不得，再讓你陪進一條命去。」

周延心裏好亂，他捨不得把命陪進去，更捨不得離開湘湘，於是他把其他的一切不快都忘掉，只緊緊握住湘湘說：「怕什麼，湘湘只要我們真心真意在一起，爸爸又能把我們怎麼樣？」

三

小芳指了指屋子的四周說：「你看，一切還算理想吧？」

「嗯，」李杏在一張小沙發上坐着，望望四周，沉思片刻，終於回答說：「這一房一廳的小屋子住起來真滿舒服的，可是問題並解決不了，一個老丁，一個小洪，我夾在中間，我說該怎麼辦？現在當然可以撒謊說我們兩個人要去環島旅行三個星期，但是，三個星期以後怎麼辦？」

「是這樣，」小芳也向李杏身邊坐下：「李姐，問題是該有一個澈底的解決，兩邊都不放手是不可能的，你得丟掉一個！」

「我不要老丁！」

小芳吃驚的望過來，她再也想不到李杏打算放棄老丁，而且打算得這麼爽利乾脆。丁翔鶴的事業，目前正蒸蒸日上。而且對於李杏還是打心眼裏喜愛，有這個大戶頭真够一輩子吃着不盡的

。連小芳也因此得到不少殘湯剩水，而李杏，竟準備放棄他。小芳不覺爲自己的前途焦慮起來。只是她看得清楚，她沒有力量改變李杏的決定，因爲李杏與小洪中間有一段真正的情孽！當她和李杏還在伴舞的時候，李杏是塊紅牌，圍着她的男人不曉得有多少，她把他們一個個弄得服服貼貼，卻把一顆真心完全交給了小洪，小洪殺人入獄，她靠上了老丁，老丁像供養一朵鮮花似的供養她，她卻從沒有一分鐘肯忘記小洪，到了該接見的日子，不管天塌下來也要趕去，李杏平常頂有手腕，但是一見小洪便喪魂失魄。小芳從沒有這樣迷戀過誰，她不懂，何以李杏竟躲不掉小洪的控制？在她想，世界上最使她着迷的還是那能由着她的性兒去揮霍，穿好的吃好的那種舒服日子。所以，她忍不住提醒道：「不過，你把老丁一甩，連吃帶穿，便都得自己想辦法了。」

「大概還不致於餓死吧！」李杏的想法不同：「你別以爲我只貪享受，苦日子我也不怕。」

「哼，小洪怕沒有你老實呢！你不要老丁，你再去伴舞來養小洪，他肯吃這口氣？他當然要把你留在身邊靠他，他能幹什麼？他肯找一份正當職業靠一點微薄的薪水吃飯？」小芳說到這裏有心望李杏一眼，又冷冷地笑笑：「當年爲了硬從別人手裏搶一塊肥肉，連別人的命都一起幹掉，坐了兩年多，官司好不容易打成無罪，他出來會幹什麼營生呢？還不是搶地盤造勢力，聚賭抽頭，黑吃黑，事情順手還好，要是不順手，流血的事還免得了嗎？李姐，只怕以後難有舒心的日子過呢！」

李杏知道小芳句句話都對，但是她連一句也不能聽，於是沉默片刻，終於看看錶，站起來說：「該去接小洪了，你去嗎？」

「我這一會兒跑去幹什麼？夾蘿蔔干？」小芳聳聳肩，又揚眉一笑。

李杏不再說什麼，拿起手提包正預備往外走，卻又從裏面抽出一紮鈔票遞過去說：「給你，昨日贏的。」

小芳坦然接受，她給李杏跑跑腿，近日的生活就是靠這種方法維持着。

到大門口，兩人分手，剛走不幾步，李杏又喊道：「小芳，你回來，我有話說。」

「什麼？這樣顛三倒四的？」

「別往外亂跑，碰着老丁，不好意思！」

「放心，李姐，有錢，我約幾個朋友到家裏打牌。」

「那才好。」

李杏見小芳去遠，才丟下心裏的雜念，僱了輛車，直奔監獄，到了門口，她原想進去迎接小洪，但又想給他一個意外的驚喜，於是抽回腳步，在鐵門外站住了。

鐵門兩邊是高牆，高牆外邊斜射過來太陽的光線，這光線把她的影子拉得長長的，思慮隨着這些長長高高的東西引向了遠處，遠處，無一地不是站着小洪。

牆根的盡頭，有一條仄巷，這仄巷多麼像故鄉老宅的環境。在那裏，她出生，她長大，她遇見了他。他們住在一條小巷裏，隔不了幾戶人家。小洪大她五歲，當她還只七八歲的時候，他帶着她玩，長大以後，她離不開他了。雖然他從小就不務正業，成天滿街好勇鬪狠聚眾滋事，沒有誰覺得他是個好孩子，連她的家人也阻止她與他接近。她沒有覺得父母的話有什麼錯，但是當她一見了他，他的一個手勢一絲眼神，就會使她忘記一切而隨着他的心意轉。就這樣，當一個大的動亂到來，大家議論紛紛，計劃着怎樣逃難的時候，在一個那不眠的深夜，他站在窗外的一聲輕輕的口哨，就把她呼喚了出來，她毫不考慮地隨他離家出走，直到今天。（待續）